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婦女

第十四卷
第八號



民國十七年八月

婦女雜誌社發行

THE LADIES' JOURNAL

Vol. XIV, No. 8
August 1st, 1928

臺灣風景

鄭皎鶯

臺南地方，本推臺灣首都，故到處遺蹟不少，茲擇有沿革數處，介紹於左。



文廟（第一圖）在臺南市幸町，明末鄭成功子經建，歷三百餘年，屢修葺，至八年前，臺南官民，合捐重修，廟貌巍峨，庭園幽雅，丹朱炫目，煥然一新，各國來遊者，必瞻仰之，祭器樂器，亦皆重造無缺，惟廢跪叩，以鞠躬代之。



大南門（第二圖）元臺南府城之正南城門也，乾隆元年築造，前臨桂子山（今之魁斗山），高四十五尺，又附半月形外郭，四十餘年之間，未加修葺，瓦石傾圮過半，昔者繁華重地，今盡荒涼，本年已定由官費數千元修補之，聞府八門僅欲留此以爲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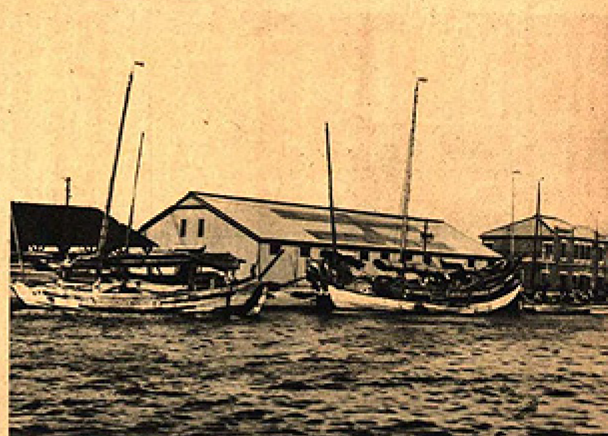
五妃墓（第三圖）明末，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寧靖王之妃也。當時清將施琅，克鹿耳、安平二港、王死，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姊、荷姊、從死，邑人欽其節烈，合葬五氏於此，本年由本邑愛國婦人會倡修，現已開工。其工費六千餘元，且於基之周圍，造一大遊園，而至此約二里許，交通有汽車，以便邑人士瞻仰之息足，大道康莊，行人感快



紅毛樓（第四圖）明中葉，荷蘭人據臺時所築。當時建臺三座中空，地道曠達，多置火藥彈子，清軍因之至中法戰爭時，道尹令折毀殆盡，惟留最下臺垣，改建蓬壺書院於其上，右卽魁星樓左卽海神廟，十年前以官費重修，今棟樑耀明，登其樓亦得遠眺安平，鹿耳，七鯤鯓，而天朗之日，澎湖可得入眼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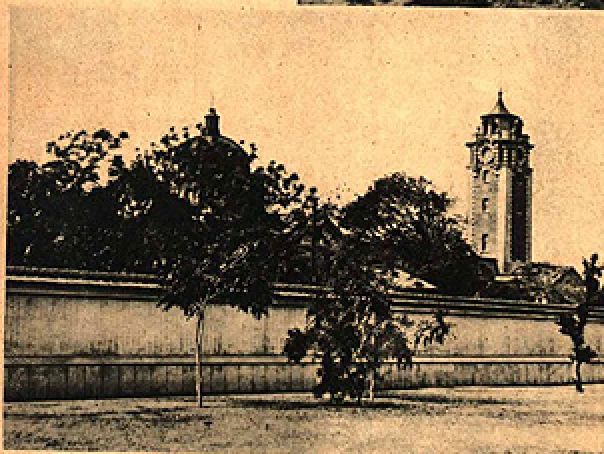
臺南公園（第五圖）前清府城之大北門址也。今毀，改造公園。園中花卉常艷，四季不萎，綠茵天然，翠蓋如繡，具個勝景之處也。各界人士，男婦老少，接踵來遊者，日以萬計。但出入自由，故多嚮往



新運河（第六圖）前清府城西永固金城前，舊運河之南也，三年前以七十五萬元巨資，竣此河道，直通安平港，以運輸汕頭廈門貨物然安平港道，因北方曾文溪沙淤積，每年浚費浩大，故出入惟帆船而已，最是春秋佳日，邑人多攜妓泛舟，以賞月色

臺南神社（第七圖）在莊雅橋街　元邑紳吳宅舊址也，祀征臺日本皇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之神，現已昇為官幣中社，例年大祭時，滿市熱鬧，異於他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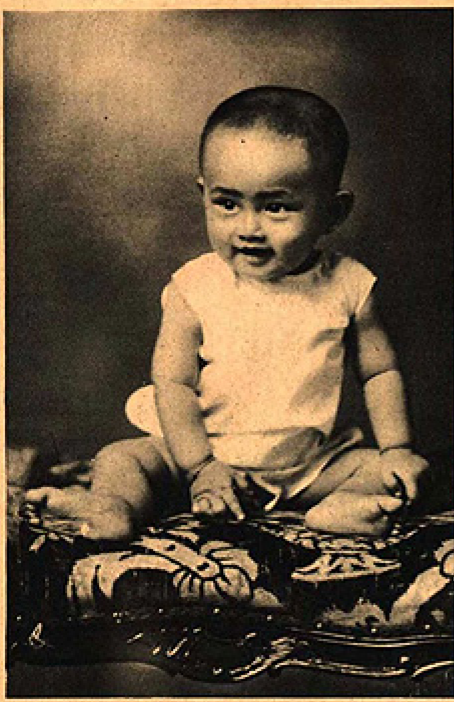
臺南地方法院（第八圖）築在明末鄭軍駐馬兵之營址，即古土墼埕也　臺灣南部惟一之裁判衙　構造宏大，內部概從西式，有十分之設備，遠勝人家之客室　高低二塔是特異，登其上，得瞰全市

安平遠景（第九圖）極目處有起煙者，安平製鹽會社工場也。其左細視之，有沙線起伏處，乃古時所謂七鯤鯓相連，至今尚在沈葆楨鎮於臺南時，所築砲台，額曰億載金城，亦完好如舊，惟砲身無存，兵房圮塌，內門上額曰，萬流砥柱　僅此二額之字，新好未壞





臺南州衙(第十圖)在三界壇街，元一峯亭林家舊址，中央三層，兩廂二層，皆有地下通風設備，構造純仿西洋式，壁內貫鐵條，四面砌磚，屋上俱蓋石盤，凡嘉義，西螺之北，至香洋莊之南，皆在轄內，辦事員州知事以下約五六百名



斐律濱、馬里剌李哲生君的愛子，生纔八個月的肖像



吳竹似君與李惺女士及其愛子(名曙來)

婦女

婦女雜誌第十四卷第八號目次

離婚與家庭及道德問題……陳罕敏（五〇）接前號
〇引言〇（一）婚姻問題太不慎重〇（二）兩性間不道德的行爲〇（三）家庭間的衝突〇（四）結論

結婚年齡與妊娠調節……李　挺（五七）

□浪漫式的婚姻……曙　蘅（五六）

婚姻的選擇和改進……郭心玄（六三）
〇（一）貧家的子女〇（二）貴族的子女〇（三）以職業爲生的男女〇（四）學生時代的男女〇（五）中新舊的男女

□[illegible][illegible]婦（白播仕女）……吳　嘉　猷（六六）

婚姻問題的六個斷片……陳伯吹（六七）
〇（一）婚姻與戀愛〇（二）婚姻與儀式〇（三）婚姻與麵包〇（四）婚姻與生育〇（五）婚姻與人生〇（六）婚姻與離婚

離婚問題……鍾煥鄴（七三）
〇（一）離婚案件的增加〇（二）離婚案件的分配〇（三）離婚的基本原因〇（四）離婚案增加的原因〇（五）救濟的補議

貞操問題……沈沛恩（八〇）
〇（一）貞操是什麽〇（二）貞操之二種意義〇（三）爲什麽要有貞操〇（四）貞操觀念之變遷〇（五）各民族對於破操之觀念〇（六）貞操與絨貂之關係〇（七）貞操對於人身生理的影響〇（八）結論

婦女

失戀自殺之預防……志堅（八六）

戀愛之力……志堅（八八）

議婚（兩幕劇）……廬英華（1）

愛情與麵包……晶清（3）

花燭之夜……朱文輝（11）

婚事上的苦悶……徐學文（14）

戀愛的墳墓……玉英（17）

強迫的婚姻……徐培仁（23）

八月號徵文

▲無業爲貧

甲種徵文當選

一語破的……映雪女士（2）

她家裏雖富有……倪象乾（3）

K夫人的協助……鄭廷棟（5）

豈有此理……莎琴女士（8）

去蘇誰呢……茜冷（10）

遺產毒……惜巢（12）

可憐的玲姐……洪競芳（13）

▲倚窗望秋月

乙種徵文當選

慘離離雲際穿窗月……秉丞（15）
曾幾何時……蔣芸（17）
他的口頭禪……廖國芳（18）
因疑生懼……文霞（19）
隱約螢火光……馮良明（20）
那種豪興久已無存……映雪女士（22）
不堪回首月明中……梅痕（23）
思往事愁如織……顧惠民（24）
低頭思故鄉……張運池（25）
□倚窗望秋月（圖畫）……陳流生（15）
□天，依把圖轉頭落眼（圖畫）……陳流生（17）
嘉耦怨耦（續前）……天游（27）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35）
攝影術顧問……杜就田（39）
十五卷三月號徵文……（40）

婦女雜誌

第十四卷第八號



沈悶

離婚與家庭及道德問題

陳罕敏

引言

我們要希望社會的進步，必先要從家庭做起，因為家庭是組織社會的原子。中國家庭所以有這樣長而且久的歷史，全是為了家庭之能團結鞏固的緣故。可是在近年來，離婚的事實，日見其多。報章上所登載的案件，無非是寥寥幾個訪員所知道的；其餘沒有登載的，真是汗牛充棟，車載斗量。若是統計起來，雖還及不來美國和日本的那樣多，但也足夠驚人了！

離婚問題，是複雜而非簡單的。我們無暇去討論究竟，誰斷應當提出離異，祇要研究離婚的本身，對於家庭有什麼影響？對於道德有什麼關係？

離婚與家庭和道德，都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家庭中發生了離婚，勢必將家庭的根基動搖。為離婚的影響而破家蕩產，傷風敗俗的，累累皆是。家庭既是養成道德的重要機關之一，一旦受了打擊破壞，於道德方面，當然不無妨礙，然以離婚的本身而論，不能一定說是完全不對的。但是離婚的壞處，就在離婚之後和其中所餘留的、所造成的孳害遺毒。

造成離婚的原因，真是多不勝舉。在未討論離婚的三大理由之前，要先將現今的趨勢介紹一下，使我們更可以明瞭今日社會的現狀和離婚的由來。

今日的世界，不比從前，什麼東西，都已經過了重大的變化。本來婚姻大事，是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支配的；可是現今不行了。『自由戀愛』，『社交公開』的聲浪，已經高唱入雲。於是婚姻的主權，漸漸從父母媒妁的手中，猶似把租界從外人手裏那樣收了回來。同時，夫妻間的關係，也有了相當的改變。本來女子總不能和男子處在同等地位的，『良妻賢母』，就是她們的信條；到了今日，這種都是明日黃花，古代化石，不值得人們一笑了。有了這種緣故，所以一般對婚姻不滿意的，或在思想上、事實上、受過束縛的人，就躍躍欲試，覺得離婚是他們的大出路，大救

論，社會上的輿論，現在也漸取寬容的態度，對於自由公開的目光，也放大了。即使先前以爲不然的，今日也祇好認爲合理了。不過，其外還有很緊要的一點，乃是現在工業狀況的發達。這在中國還不可算爲什麼。譬如美國的女子，在近五十年中，都可以賺錢獨立謀生。她們有了這力量爲後盾，於是離婚也隨之而增多。中國近代的趨勢，也有點如此。從前時候，女子的經濟是完全不獨立的，能夠自力營生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今日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女子能經濟獨立的，已日漸增多。我敢說，數十年後，中國的女子，大半也是要進出工廠公司中，憑自己的工作去解決她們的生活問題了。我們看見了這種現象，不能稱爲社會的不幸，更不能說社會要退化。因爲一方面固然使離婚更易增多；但在另一方面，使女子能自己獨立，也是社會的一種進步。

離婚的原因

離婚的發生，除了種種特別情形之外，大體上不外乎三種原因：第一是婚姻結合太不愼重；第二是兩性間的不道德行爲；第三是家庭間的衝突。這三點，是離婚的主要原因。要補救離婚問題，當先從解決這三點着手。

在未將這三點一一討論之前，我們先要知道家庭的功用是在那裏？這可使我們對於離婚的問題，更有明晰的背景和觀念。

家庭的根源，當然是婚姻。婚姻的組織，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所以家庭的功用，其重要是可想而知了。我們要研究家庭的功用，可從五方面着想：

第一種，是生理上的功用。這是最主要而重大的。因爲婚姻的目的，就是在生育兒女。假使有人喜歡結婚，而不願生育子女，我們可說他是不道德的；因爲他祇顧個人的肉慾，不盡貢獻社會國家的責任。家庭成功的樞紐，當完全歸功於婚姻。婚姻的由來，是因爲人的天性中，有一種做父母的天性，有吸引異性的本能；其結果，就是男女的結合，即是婚姻。有了家庭，才可以實現人生一切的希望，并能夠替國家社會，栽培強壯健全的人民。

第二是心靈上的功用。家庭是影響人格的要所，這是誰都承認，用不着贅述的。要分析『人格』二字，則不能離開人的心志，尤其是人的理智作用，和他的各種理想。婚姻是男女二人的結合，使成爲永久的親密可靠的配偶，共趨於二人所同好的目標而造成一種更高尙、更偉大、更密接調和而有意味的生活。所以婚姻非要有同情與合作的精神不可。

第三是經濟方面的功用。因爲家庭是出產和消耗的區域。在起初時代，家庭是出產的中心點。什麼織的、種的、養的，都是從家庭裏產出。到現在，雖然被工廠公司等等佔去了大半的產品，可是消耗方面，仍舊有增無減。如同食物、衣服、燃料等，那一件是家庭中所可省的？而且在廳點

之中，正是男女分工的實現場所，女的在家，將生變熟，將布變衣；男的在外，賺錢供給家用，這些工作，若以生利的一點來計算，女子並不比男人在外賺錢來得少，無非兩方面都能合作同工而已。但是經濟狀況，關係於人格非常重大，要發展高尚的人格，必須不要受經濟狀況所妨阻。否則那無所歸，環境將迫得他墮落；或者不能受相當的教育，沒有得適宜的衣食；以致智育上、身體上不能得充份的滿足，妨礙了他人格的培養。

第四是倫理上的功用。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用不着討論的。因爲家庭的最主要的一種功用，是倫理道德的訓練和栽培。如果一個家庭，不能有貢獻於倫理道德上面，那末，這家庭就不可以算爲眞的家庭。

第五是社交上的功用。兩人結合之後，家庭中就造成了一種新的社交的關係。這關係，比普通的友誼，更深更密。如果他們是眞正理想的結合，那末，不但他們的生活發生了一種新的意義，不但他們有更大的發展的機會；他們也能夠倍增他們社交的經驗，重估他們生命的價值，而且對於他們的工作和努力上，加增了一種新的鼓勵，新的刺激。這樣，他們就變成人羣中一個很重要的部份。

離婚的三大原因

我們既知道了現在社會的趨勢，也明瞭了家庭的重要，就可以開始研究離婚的原因了。上段已經提及，離婚不外乎三大原因。現將每條逐一討論於下：

一　婚姻問題太不愼重

離婚乃是出於不得已，至無可解決的時候才發生的。發生的原因，第一點是在結婚之前，沒有經過鄭重的考慮。往往受了性的吸引，情的衝動，就憑一時間定下了這重大的婚約。這種婚姻，名義上雖屬自由，可是牠的結局，也許比父母媒妁所安排的，還要可怕。要知道結婚的愛，是一件漸進的工作，要兩方面有沈毅的決心，肯慢慢相繫的進行；願犧牲一切，爲的是要達到最後——也是二人所同好的目標。眞正的結婚，決不單是情感的連繫、天性的吸引所能夠造成的；必須能將兩個人格合而爲一，如耶教聖經中所謂『二人成爲一體』。而且在眞正的結婚中，二人的目標、宗旨，總是相符合的。假使我們不想到這種原則，貿然結婚，那末這婚姻眞眞是人格的犧牲，是以自身的幸福和命運相賭博。其流弊所及，還是以養成一種不良的心理觀念；就是說：我們何妨試一試，橫直試得不好，可以離婚的。所以要屏除這種不圓滿的婚姻，必須有很精密的理性的思考，幷當想到將來的結果，和目前的希望，孰重孰輕？經濟的狀況，能否維持？我們有了這種思想，就不會一誤再誤的走入情的迷途上去，而不能自拔了！

講到事前思考的一點，我們也要想到社會的背景，我覺

得我們對於這婚姻問題，實在太大意、太輕率、太沒有相當的重視了！但這是受着習俗的影響，不上年紀的人，誰也不敢講論婚事，即使講來，也是浮而不實，講的人已經面紅耳赤，似乎很害羞的樣子，父母一日的戲言，竟造成了子女百年的盟約。子女旣受了父母這種的教訓，看到了他們的態度，於是也依樣的教導他們的子女，若非有特別的情形糾正他，這種觀念，總得要世世承襲下去。但是這種弊病，社會也當負一部份的責任。社會對於婚姻，旣存放佚的態度，置之不顧；那末，離婚的事情，自然是更易於發生了。祇要拿出相當的金錢，經過相當的手續，或者請一個包打官司的惡訟師，就可以稱心如意了。豈知這種情形的結果，反使一般人對於婚姻的態度，更加輕忽藐視。這樣，婚姻中沒有愼思和深切的考慮，必致家庭的根基動搖，離婚的案件增多。

二　兩性間不道德的行爲

性是人類天賦的本能，但這也是一種非有節制不可的本能。因爲性的衝動若不受節制，很容易成爲不道德的起點。社會上有了不道德的事，是一件大不幸。我們知道性慾這樣東西，如果有了適當的節制和調和，就足以變成人人品性中的一種正當的活力，也足以幫助那健全人格的養成。要是不能夠節制這性慾的衝動，也很易使人流到淪亡之域去的。兩性間的不道德，是出於人們所不覺，縱情地將天賦的這種雄偉有用的本能濫用，甚至於弄到人亡家破的，累累皆是。這樣我們可以明白，性衝動的本身，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最要在乎我們能用法子引牠走入正當的途徑，使有益於個人自身，也有補於社會邦國。

現在社會上所最使人痛心疾首的，乃是性的商業化—娼妓男子爲了性慾的難制，劣友的引誘，女子受了經濟的壓逼，或他人的慫弄，就走上這不道德的路。更可痛心的，乃是這種不道德的事，居然像商業一樣，可以在社會上公開，女子的人格，可以用金錢買賣。據五六年前的調查，說美國就支加哥一城而論，女人中百分之一，是正式的娼妓，近年來當然是更多。在中國雖沒有統計過，但單以上海一處而論，也足以駭人聽聞了。這淫業的影響，就是家庭的破壞。當然，做妓女的，是由於生活程度的日高，工作低而進數太少；在這種環境之下，萬難維持，於是就把她的身子，供人玩弄，把道德純潔等等問題，暫且不管，先來解決麵包的問題。

社會上還有一種普遍的惡點，就是人們對於男女的目光，常看出兩種不同的標準。男的妻死續絃，誰都以爲正當；女的夫亡改嫁，就當她是非法，她就要臭名四揚，好像男子可以續娶，女子必須守節的。這種風氣，這種事情，我在們中華民國的歷史中，不知已屈死了多少的婦女。雖然有的是爲了貞節的名，而願意操守；但還有一班『啞子吃黃蓮』，

說不出苦」的呢？這種觀念，在現在的時勢潮流中，事實上不應該存在，要守貞節，應當男女一律，爲什麼男子可以不貞，女子定要守節？好在這觀念已漸有改轉的趨向，希望將來男女能平等看待，全世界有一種共同的性道德的觀念。

兩性的不道德，又有一種傷風敗俗遺害社會的惡果，就是所謂花柳毒，中國患梅毒的人，不知有多少；喪掉生命的，也不可勝數，他們不但害了自身，也將遺毒直接傳給他們的子女，患花柳病的父母所生育的子女，什九是瞎眼，有神經病狀，或其他種種精神上、肉體上的殘廢和痛苦的，而且，這是一種能傳染蔓延的病症，害己害人，更匪淺鮮。

在這裏我們不妨談談社會和父母，對於造成這種現像的誤點，不但在從前，就是到了今日，對於談論性的生理和婚姻等種種問題的機會，是少而又少的，有的時候，子女憑着天眞求知的心，去問父母，關於兩性或婚姻生理一類的問題，父母總用別的話，把題目諉過了，好似這種事情，兒女不應該知道，而且是很污穢不神聖的，做父母的旣如此，做師長的更是如此，子女從父母師長處，旣得不着相當的知識，就往往從不正當的地方去找出回答來，何況現今社會上流行的誨淫書籍，多如牛毛，所以一種不道德的根苗，就此深根蒂固的種在兒童的腦中，要挽救這種缺憾，必要從家庭做起，做父母的當用公正誠懇的態度，在適當的時期和機會，將這問題的生理與衛生方面的知識，漸漸地從淺略方面灌輸給子女，所最可痛惜的，乃是普世界對於這種問題，大都禁而不講；其實禍根就種於此！

論到男女的不平等，在今日有理性人們之心目中，早已沒有這種觀念的存在，此種重男輕女的習慣，都是由於買賣式的婚姻所造成，什麼年齡多大，聘金幾何，或者說幾塊錢、一歲等等，男的固然是賺錢的，但難道就可以壓過女子麼？何況女子在家庭中的工作，也不一定比男子少呢？卽使男子的體力比女子強，但不是說強了就可以隨他們自由去壓迫人家！

現今婦女，爲了工業的狀況日漸發達，已漸有獨立的能耐，將來男女平等的實現，自可拭目以待，最要緊的，我們要救濟各方面的情形，使女子可以用正當的工作，賺錢過活；用不着賣她們的肉體和人格，以求飽足。

娼妓的公行無忌，政府也是負一部份責任的，政府眼見得無法可禁，就定了娼妓捐；可不知道一定了妓捐，她們按月出了幾塊錢，就可以明目張膽的賣淫了，在政府固然每年多了一注進款，於百姓實加了一重禍患。

這是一個關於道德的問題，對於這種可悲可泣的情形我們每人都要本着自己的良心，運用銳敏的目光，想出徹底的辦法，來負責改良道墮落的現象，我們要除去『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主義，如果我們各人能激發自己的良心，肯努力爲社會謀幸福，那麼，這種情形便會漸漸

的除去了。

三　家庭間的衝突

造成離婚的大原因，第三點要算家庭間的不睦了！男女婚姻，要有真真的愛情的結合；但是，這種理想的結合，是不可多得的，大半的婚姻，多少是受了性的吸引，情的衝動而成的。當他或她墮入於戀愛的局中時，一時的熱情便把理智麻醉了，對方面的人格、行爲、性情，當然是不暇顧及。因此在結婚之後，就生出下列的種種情形來：

第一是性情上的不合。我們知道在結婚以前，男的總要竭力顯出他的能力和資財，去引動女的羨慕。女的也盡力的裝飾美麗，以博得男的歡心。女的要吃、要穿、要用，祇怕她不開口，「開口，男的總是願意去設法，寧可自己負債的。可是一到結婚之後，什麼性情脾氣的本來面目，都漸漸的顯露出來了。好的特性，和壞的特性，同時在這婚後的生活中開演。於是夫妻間或者有意見的不同：一個主靜，一個好動；或者一個很費，一個極儉；或者父母和子女，有什麼意見；姑嫂發生了什麼爭執；種種諸如此類的緣故，都是造成家庭間不快樂的原由。甚至後來齟齬觸起，離婚的聲音也聽見了。對於這種情形，我們必要忍耐行事，對別人須有同情。我們總要有一種清晰的家庭的觀念，到底家庭是什麼？家庭中有什麼責任？爲什麼人人須有同情能合作，才可以保持家庭間的樂趣？

第二是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譬如丈夫對於妻子的工作無同情，妻子對於丈夫的職業不滿意，其結果就是對家庭的熱望冷淡，對家庭的責任漠視。若然一個家庭中，妻子或丈夫有了這種態度，這家庭的前途，是非常可怕的！

第三是女子經濟不獨立的苦痛。她自己沒有錢袋，一切所需所用，完全要仰給於丈夫。遇見了不體諒的丈夫，要問他拿一塊錢，真是千難萬難；他自己却在外面亂吃濫用，好似妻子在家操作，是應該的。當然，做女子的，要經濟，要節儉；不過做男子的，也當明白事理，時時想到他的家庭。要知道他妻子的工作和辛勞，也是很可貴的。

四　結論

離婚的遺害、原由、和道德關係，已經討論過。我們最後的使命，就是要怎樣去改進，去補救？這一件事，可從主觀客觀二方面着手：

在主觀方面，我們要喚醒我們的良心。對於家庭，須有明切的見解，負責的態度。學校對於家庭，是很有關係的，應以正當的法子，以適當程度的性教育，訓練子女兒童。並且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每人都要存一種光明無私的觀念，努力供獻於這合作的共同生活，使家庭之間，充滿着樂觀的前進的希望。苟能人人如此，什麼事都可以成功。

在客觀方面，當然要政府與社會的襄助。第一，我以爲政府須用更嚴厲的律例，去消滅這類社會上的汚點。第二，政府對於將結婚的人，應當令其先得醫生的驗證書，然後准許他結婚（按此二條，在美國已有數省實行）。在給予婚證時，要特別注意到男女的衞生狀況與身體，幷且不能於領得婚證後，立刻結婚，這樣可使男女有考慮的機會。至於離婚的律例，須全國一致；對於離婚後的嫁娶問題，也須有鄭重的討論。如有梅毒或神經病或殘廢的人，當禁止其重婚再嫁。因爲他們自己的個體，已足遺害社會，不應該再傳染給子女和他人了。『預防勝於治療』，是不移的定論。

從上面看來，離婚的影響，破家庭，礙道德，是社會的一種危險，應當竭力的設法補救的。不過責任仍在每一個人的肩上。我們一方面須鼓吹、須宣傳；更一方面，也須從自己本身做起。對於家庭的組合當有愼重的考慮，夫妻間應有充分的同情，幷且做父母師長的，要還着純正的心，去教導兒童關於道德上、生理上、兩性上、婚姻上的一切知識。那末，不但婚姻可以滿意，就是離婚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了！

（完）

浪漫式的婚姻

雪痕

（一）訂婚太易　婚姻的第一步，當然是從社交着手。但是靑年的男女，情芽剛才萌動的時候，經驗薄弱，觀察不精，往往話得投機，就成莫逆交，你來我往，幾無虛夕。這時的熱量，可以到熱昏的高度，因爲大家親熱了，就訂立婚約，不到幾時，就正式結婚了。不過這種戀愛，是兒戲的、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將來一遇到外界感觸，就要起變化了。所以結婚太易，是一個缺點。

（二）愛情不專一　眞正的戀愛，外面看來，平淡異常，沒有什麼特別舉動，足以表示他們的熱愛。他們的愛，全在精神不在物質，一事一物，一舉一動，莫不就理智以爲繩尺，且各有調節維持其愛的才能。可是浪漫式的；沒有解得愛的眞義，受一時動物性欲念，盡量做出許多醜態百出的愛來。到了結婚之後，覺得漸漸的厭倦了，於是各尋着各的短處，發生衝突，結果因之離婚。愛情不專一也是一個缺點。

（三）不能實行互助　在理：現在的一般新女子，應當人人有職業，人人能自立，結婚之後，把家庭中的經濟和事務，共同負擔。在他倆則不然，女則不事生產，男則以有限的金錢，供他倆的糜費，食物必求精美，服尙又擇新奇，新婚以後，家中經濟不知調度，已足爲後日虧負的張本，況且空下來的時候，最好玩玩遊戲場，看看電影戲，把所有的汗血金錢，任意揮霍，結果：金錢告乏，愛情也破裂了。這又是一個缺點。

結婚年齡與妊娠調節

李挺

俗語有一句說：『男大當婚，女大須嫁』；這就是說男女達到了相當的年齡，就應該結婚。但是什麼年齡可算爲適當，這是値得研究的。我國從前，是盛行早婚的；有許多男女在未出世之前，就由雙方的父母，指腹爲婚，把他們的配偶擇定了。也有男女到了三四歲之後，父母旣經替他們訂了婚的；又有因別的關係，到了十五六歲或十七八歲，便有了家室，猶幸此等早婚的，尙不甚多。唯有印度人的結婚年齡，却比我國人爲早，男女到了十二三歲便做了父母的，隨處都可見得到。印度種族當中，婆羅門族，刹帝利族人的結婚年齡尤其早，女子在春情發動期之前，卽須舉行結婚式，否則別人對於這個女子，都不贊許，好像她犯過什麼大罪似的，所以她們當中，有許多在三四歲卽旣經嫁了人的，有許多在十歲左右，就做了母親的。

依日本內閣統計局的調查：近幾年來男子似乎是在二十三四之間，女子似乎是在十九歲二十歲結婚之間爲多。我國雖無確鑿的統計，近年來我國結婚年齡似比從前略遲，其平均在二十左右爲中數云。

其他各國的平均結婚年齡如下：

國名	男子年齡	女子年齡
英國	二五·九四	二四·六九
法國	二八·四一	二五·三二
德國	二八·九〇	二五·七〇

比利時	二九・九四	二八・一九
荷蘭	二九・一五	二七・七八
挪威	二八・五一	二六・九八

這樣看起來，各國都是趨向於晚婚的。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因為文化日進，謀生日難，少數的資產階級，雖然感覺不到生活的艱難，但是多數的無產階級，卻有種種顧慮：終日勤勞工作所入，僅足供自己的衣食，那裏還有餘力，顧及結婚之事。一結婚就要組織家庭，這一筆費用是要籌備的，結了婚家中一切用度，對方可以和自己平等分擔否，也是一個問題，等到生了子女之後，負擔又要增重，這也是不能不預先打算的；因有這些問題，所以男子在沒有準備妥當去維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費用以前，是不敢結婚的。但是準備這筆費用，是須相當的時日的，一年復一年，等到可以結婚時，年齡已經不小了，這就是各國都趨向於晚婚的原因。

到了這麼大的年紀才結婚，雖然有許多便利的地方，但是也有種種不便，值得我們考慮的。我們要知道：『食色性也』人類有性慾，好像飢思食、渴思飲那些慾似的，性慾不能得滿足，雖然不至使人類生病或死亡，和飢渴那些慾不能滿足時一樣，然而這種從生理上性慾的壓迫，我們是要費許大的意志力，才可以抑制住。古來宗教都以為性慾是卑汙的東西，當作罪惡來排斥他，所以佛教和基督教都以能夠獨身能夠完全作禁慾生活的為真正的宗教家。因為這個緣故，就使古來許多豪傑都非常煩悶着。這實是自尋煩惱。我們試看看古今來能夠完全禁慾，做一個忠實的，獨身主義信徒的，有幾個人？近世的厭世哲學大家叔本華（Schopenhauer），平素是極力主張人生沒有意味的，他尤其憎惡女性，但是柏林霍亂很流行的時候，他首先避到意大利去，在意大利的時候，結識到一個女優，常常和他在一塊兒，過他歡暢的生活。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也是蔑視性慾的，他以獨身生活為高潔生活的第一條件，但是他自己卻叫他的妻生了十六個小孩子。這樣的大哲學家和大文學家，嘴裏雖然說獨身，但是暗地裏都沒有能力來抵抗性慾，性慾是多麼難抑制的呢？

男子到了十五六歲，女子到了十三四歲，便入於春情發動期，到了這個時候，男女身體都要漸漸的發育起來，精神上也要發生一種變異，男子對於女子，女子對於男子都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愛慕的念頭。這種念頭，愈積愈久，便越難抑制，這種難於抑制的、對於異性的渴慕，便是性慾的表現。人們有了這個慾，便要設法滿足他。但是滿足性慾的方法，除了不規則的行動及自瀆外，還有什麼呢？不曾結婚的人，若性慾衝動，不能抑制，唯有到花街柳巷去，否則唯有自瀆而已。然而自瀆和宿娼都是有害於身體的，娼婦大多數都是有花柳病的，屢屢宿娼的人，終有一日會傳染到花柳

病，花柳病不但可以使自己的身體虛弱，且可以遺傳於子女，使子女也發出這種病症來。至於自瀆的害，也是不可輕視的：失眠、腰部壓抑之感、背痛、消化力不良、記憶力減退、意志力薄弱、性器官敗壞等。自瀆多了的人，都會感覺得到。所以結婚過遲，甚則可以使人患花柳病，最少亦足以使人發生種種病態，或不舒服的感覺。這就是晚婚最大的弊害。

我們都知道：人們結了婚，便免不了要生小孩子，旣生了小孩子，則教養之責，自然不能不擔負。如果結婚太過遲，等到小孩子成人長大時，自己旣經衰老無力，足以盡教育之責，那麼，小孩子教養之責，將由誰擔負呢？這就是晚婚第二種的弊害。

還有一種弊害，就是：女子到了二十五六歲時，性器官就開始萎縮，所以產科醫生對於年紀長大的初產婦女，一定勸她到醫院裏去分娩，以防危險。因為胎兒從子宮裏，經過腟道迫壓出外面的時候，筋肉的彈力性和出產後的收縮力都大有作用，但是這個彈力性和收縮力，是與產婦的年齡有極大關係的。女子在二十五六歲的時候，這種彈力性和收縮力，是最強大的，過了二十五六歲，便逐漸的減退，所以二十五六歲以前不曾產育過的婦女，在分娩的時候，她的筋肉彈力性和收縮力，不容易把胎兒壓出來，所以多須用手術把胎兒從子宮裏拉出來。這麼樣，產道就很容易發生裂傷，細菌於是可以乘機侵入體內，釀成產褥熱那些重病，這便是晚婚的第三種弊害。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極不主張晚婚，同時我又提倡早婚。但是我在這裏所謂早婚的，並不是未達成熟年齡或一到成熟年齡便卽行結婚的意思。早婚與晚婚，並沒有一定的界限，雖而定之，則男子在二十五歲以前，女子在二十歲以前結婚的，大概都可以說是早婚，男子在三十三歲以後，女子在二十五歲以後結婚的，都可以說是晚婚。我主張男女在生殖機能成熟之後，過了相當的時日，就好結婚。我所提倡的早婚，就是女子一到十八歲，就好結婚，無論如何，不可在二十五歲以後才結婚，男子一到了二十五歲左右就好結婚，無論如何，不可過了三十三歲才結婚。各國對於結婚年齡，都極注意，以法律規定結婚的最低年齡如下：

國名	男子年齡	女子年齡
德國	二十歲	十六歲
奧國	十九歲	十五歲
法國	十八歲	十五歲
俄國	十八歲	十六歲
英國	十四歲	十二歲

意大利	十八歲	十五歲
西班牙	十四歲	十二歲
荷蘭	十八歲	十六歲
比利時	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日本	十七歲	十五歲

這些法定結婚年齡的用意，卽是禁止男女在這些年齡以前結婚的。在這些年齡以前結婚的男女，生出來的子女，都是身體虛弱的，做父母的身體，也會一天虛弱一天，這就是早婚最大的弊害。此外，因為結婚太早，所以生育也早，經濟上還不能獨立的青年男女，當然沒有力量來為他們的子女打算，為他們謀豐足的衣食，為他們求良好的教育。結果，社會上便增了許多毫無教育的衣食不足的貧民。這就是早婚的第二種弊害。

但是早婚並不是有弊害而無利益的。早婚最少有四種利益，茲列舉如下：

（一）不至陷溺於種種自瀆的行為，例如手淫等等。

（二）心情不至放蕩，嫖賭那些惡習慣，可以免除，所以花柳無由傳染。

（三）夫婦的性質容易融和，新嫁娘也容易與家人洽合。

（四）兩親到了初老年期的時候，小孩子也既經成年了，可以獨立謀生了。

早婚的利益如此，那麼，我們為要得這些利益，避去晚婚的弊害起見，當然要主張早婚。我們只須想法子把早婚的那兩種弊害除去，那麼，早婚便是很有可取的了。我們有什麼方法，來除去早婚的弊害呢？便是產兒制限的方法。產兒制限這個名辭，是從英文的 Birth Control 譯出來的。這個譯名，是不大妥當的。因為產兒制限那個產兒二字，容易使人發生不快樂的聯想，而引起誤解，所以這個名詞，在英國現在既經有人主張用妊娠調節（Control of conception）那個名詞來代替他了。

私權的享有，起始於出生的時候，這是法律所規定的。法律上所認為權利主體的個人，當然起始於誕生時，但是人間的發生，則在出世二百八十日以前。男子性器官所生的生殖質（精子），女子性器官所生的生殖質（卵子），在受胎的那一刹那，就是人類一個的出發點。由這個受胎的卵子，變成人類的雛形，是第一段；在母體內，新生的生命當作胎兒而發育，是第二段；日期滿了之後，從母親分娩出來，是第三段：經過這三段的次序，人類才生成。在這個經過中，在第二段的，卽是準備出產的胎兒，倘使有人斷絕了他的發育，便構成法律上所謂墮胎罪的，倘使有人殺害經過了第三段，卽是出了世的嬰兒的，法律上便處以殺害嬰兒的罪。「產兒制限」或「產兒調節」那個產兒二字，動不動可以使

人發生誤解，以爲是制限或調節那些「出了世的嬰兒」或「準備出世的胎兒」，由是便令人發生「墮胎」及「殺害嬰兒」那些可怕的聯想。其實我們所主張的妊娠調節或產兒制限，並不會含有半點墮胎及殺嬰的行爲，反有預防這些罪惡於未然的效果，法律上並沒有一點可以責難的地方，這是我應該特別聲明的。

我國盛行早婚，是無可諱言的，所以早婚不必自我提倡，然而早婚而不知妊娠調節，其害實不下於晚婚，所以我雖然不主張晚婚，但是我對於早婚而不知妊娠調節的人，却也大大的反對。我以爲女子在十八九歲，就應該結婚，在二十三歲左右，就好產生第一個小孩，以後滿五年就好產育一次。這樣，至四十歲左右，就可以生產四個小孩。這些小孩，一定生得很強健，精神也極活潑，對於疾病的抵抗力，一定也很強，嬰兒死亡率由是可以減低至非常之低。做母親的，也不至因產育太頻繁之故而陷於虛弱的狀態；因爲在五年那個長期間中，母親可以漸漸的恢復她的體力和在妊娠、分娩、哺乳時的損失。而且因爲子女少的緣故，個個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教育，個個都有獨立的能力，不至流爲乞丐或無業遊民，以擾亂社會的安寧秩序；這就是妊娠調節最大的使命。妊娠調節普及之日，卽無業遊民及儒弱多病的民衆絕迹於社會之時，這是我敢斷言的。

所以妊娠調節或妊娠制限，並不是只從消極的方面着想，只設法使人口減少，使這種機能，爲意志所左右，使受胎的卵子，都可以安全的變成胎兒，胎兒可以安全的從母親分娩出來，可以安全的發育，變成強健有爲的青年。妊娠若無調節，結婚又早，一年生產一次，從十八歲至四十五歲止，在這二十六年間，便可以生二十餘個小孩，但是結果却怎麼樣？產育的回數雖多，而安安全全的生出來而又可以完全成爲強健有爲的青年的，却沒有幾個，大多數都是身體虛弱的，愚蠢不堪的。這許多小孩縱可以保持他們的生命，發育長大之後，因爲做父母的沒有能力個個給以良好的教育，所以個個都沒有獨立的能力，不是流爲弱者，便是變成盜賊，社會秩序由是越發不安寧了。觀於近日下級人民可作一榜樣。

馬爾塞斯的人口論裏有說：『人類的性慾及生殖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旺盛的，所以出產數一定超過死亡數很遠，人口由是逐年增加，食物於是不够了，由是釀成生存的危機，所以須禁絕早婚和私通，以限制人口。』人口逐年增加，我固然承認，但是制限人口的方法，我却不敢和馬爾塞斯雷同。馬爾塞斯主張晚婚而奬勵獨身生活，固然有片面的理由，但這不爲人人做得到的，一般的人對於性慾都缺乏抑制的能力，若禁制他們使他們的性慾不能滿足；他們便會私自另求滿足性慾的方法。這麼樣，花柳病和娼妓就日益增加了。所以布列斯所提倡的『新馬爾塞斯主義』以避妊代替晚

婚，不主張結婚的延期而主張產育的延期。因為結婚延期卽為晚婚，強求大多數人實行晚婚，是很難辦到的，非有極大的克己心、意志力，決難與性慾為敵，與其強求他們太過，要發生種種弊端，不如因勢善導，使他們可以滿足性慾，我主張早婚的原因，就在這一點，至於早婚的人實行妊娠調節的，也有很大的理由，因為年輕的夫婦生殖機能還不大成熟，一切養育子女的準備，還不妥當——因為妻子在產前產後，不能歸相當的時日，來補養她的身體，在這個期間內，當然不能出去工作，小孩子出了世之後，人口增加了，費用自然也要增加，所以做丈夫的不能不先事打算，——在這筆費用沒有準備妥當以前，是不能生育的，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二十歲未滿的女人所生的小孩，死產及夭死的數目，非常之大，這是統計的結果告訴我們的，美國邊西爾別尼亞省有一個地方，叫做約翰斯唐的，曾有人實地調查嬰兒的死亡率，如今從這個統計當中，把產婦的年齡與嬰兒死亡率及死產的關係，揭出如下：

產婦的年齡	對於一千人的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
二十歲未滿的	九·五人	一三六·八人
二十歲至二十四歲	四·六人	一二一·一人
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	四·五人	一三五·九人
三十歲至三十九歲	六·五人	一四三·二人
四十歲以上	七·五人	一四八·六人

從這個表看起來：嬰兒死亡率最低的，是二十歲至二十四歲的產婦所產生的，最高的是二十歲未滿，四十歲以上的婦女所產生的，我所以主張十八歲就好結婚，結婚後，過了四五年才好產育的，並不單因為經濟上及道德上的關係，實在為減少嬰兒死亡率及夭死者的數目起見，為使未完全成熟的母體，不至因產育太過頻繁而耗損過多起見，早婚的人，不可不實行妊娠調節，至於晚婚的弊害，我在上面，也既經說過，從這個表看起來，女人不可以晚婚，也有了確證了，所以我極力排斥晚婚而主張早婚，不過早婚須有一個附帶條件，才不至有弊端，這個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實行妊娠調節，至於妊娠調節的實行方法，因為限於篇幅，不能詳述，有空的時候，當另做一篇來討論討論。

（完）

婚姻的選擇和改進

郭心玄

婚姻問題，可說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經多數人的研究，牠是直接關係於男女間一生的幸福，間接影響於社會公衆的安寧，故不得不慎重選擇。古時的青年，對於本身婚姻，實無選擇的可能，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結合婚姻。子女輩亦不得反抗，還其支配，唯命是聽，簡直可說是被動式的結婚！尤其是子女還沒有出世，而父母即替他們指腹爲婚的，愈屬可笑！所以古時的婚姻，是完全不自由的，完全失却了婚姻的神聖性。因其不自由，不神聖，往往沒有好結果；病在未結合之前，兩方面沒有主觀的選擇；所以現今關心於社會問題者，有鑒於古代婚制的不良，竭力鼓吹婚姻自由，注重主觀的選擇。就是說，除了婚姻中之直接關係的當事者以外，他人毋許干預。父母兄長之輩，不過站在客觀地位，只好作參贊勸勉者，而該婚姻之結合與否，其着力點亦全在雙方自擇者之『我』。法非不善，可是因各人所擇之目標不同，而發生下面幾種的結果，仍須亟謀改良。今不嫌煩瑣，分述如左：

（1）貧家的子女　貧家的子女，因爲受環境的壓迫，和經濟的困難，常被人鄙棄，而難列入被選之例。即使他們自己已選中了他們的意中人，而婚姻結合的原素，須經雙方同心，決不能憑單方的合意；所以這類的青年，往往因供過於求的緣故，對於婚姻問題，大起恐慌。有的以爲年齡大了，難以求配，勢必永成鰥寡，所以飢不擇食，即與同在恐慌中的男女，互相結合。雖說是貧者和貧者結合，沒有多大的貽害，而且對於家庭的苦況，因爲彼此都受過切身的經驗，還可以本夫婦互助的精神，以求得種種的安慰；然而對於雙方的意志、情感、和個性方面，究難和衷如一的。所以這類的婚姻，至少也有幾分被環境壓迫而結合的情勢，對於他們自動的擇婚，總難說有十分圓滿的解決吧！

（2）貴族的子女　貴族的子女擇婚的惟一目標，是求合乎彼此的『水平線』。怎樣叫做水平線呢？就是對方人的地位，要和他並駕齊驅，高低一樣的意思。換句話說，或許是等於『門當戶對』的古語吧！而所謂對方人的地位者，其範圍亦很廣，如金錢、榮譽、權勢等等，都包括在內。其他品性、學問、道德方面，因爲貴族子弟是向來放縱慣的，倒

反不很講究，貴族之子，只叫對方是某總長之女，擁有百萬財富的，便馬上選她爲妻，貴族之女，只叫對方是某軍官之子，握有無上威權的，儘可向其求配，因爲雙方都是抱了這種目標，所以貴族間的子女，很容易結合婚姻，不過結合之後，也難說『可保無患』吧！因爲一般貴族之子，因其有財有勢，無所事事，往往喜歡誘惑別個女子，使他自己的妻子嫉妬，其結果妻愈嫉妬，夫愈不悅，夫婦間就生出一種隔膜，日後雙方破裂，是顯而易見的，那末這類的婚姻，也不能說有徹底的選擇吧！

（3）以職業爲生的男女　這類男女，本來是很安分守已的，其擇婚的方法，也是量力而行的，她們也不想嫁較高的丈夫，他們也不想娶很美的妻子，只叫雙方都是克勤克儉的，略有積蓄的，就可互相結合，照現今之社會情形觀察起來，這類的男子，是比女子更多一種負擔，因爲女子娶來以後，怎樣的料理經濟，怎樣的維持家庭，這種都是男子未娶之前應該想到而且準備到的；否則他決不敢冒昧的娶妻，雖說娶來的妻，也是有職業的婦女，而能夠幫他生利與否，總當經過十分的考慮才能確定。

（4）學生時代的男女　學生時代的男女，因爲在學校裏受過新時代的教育，對於舊式婚姻，當然是同聲的打倒了！他們極力主張『婚姻自由』，他們還主張『由戀愛而結婚』，所以他們很喜歡和異性交際，希望彼此的情感，能一天深似一天，以達於愛之焦點——結婚的成熟期，這本來是很好的一種擇婚法，可是因爲廣於異性的交接，有時容易發生『三角關係』；此中危險就大了，日本廚川白村著的戀愛論裏，也有得說過：『戀愛結合之一方，更分其愛於另一對手，這叫做「三人之劇場」，又通稱爲三角關係，三角關係裏頭，包含着許多憎惡、嫉妬、恐怖、絕望、復仇種種的不良分子，人類苦悶之妻之萬花鏡，就在那裏展開了。』可見選擇婚姻，只從戀愛着手，亦非妥善之策，還有現今自認爲頂時髦的女學生（這當然是少數的，至少我希望如此），染有一種怪癖，她們的擇婚法，是架了一副不平等的眼鏡來支配的，她們一定要選那比自身程度較高的丈夫，她們不願像貴族子女的和丈夫同站在一條水平線上，所以女子高小的畢業生，都熱烈地希望男中畢業生來求婚；女中畢業生，也許要男大畢業生來擇配——委曲些，至少也須在大學讀過書的，至於女大畢業生，那是非留學生便配不上資格了，她們抱了這個目標，去選擇她們的愛人，這是很容易錯過她們的婚姻年齡而至於失時的，因爲男中的畢業生，自然要選同程度的女中生，男大的畢業生，自然要選同程度的女大生，其他男留學生，自然要選女留學生的；雖說是現今某種的男子，或因缺乏交際的手段和戀愛的才能，而願曲配程度較低的女子，然這終究是少數，或許是提倡婦權的初期，有學問的女子似乎比較少些，而她們的價值與地位，也就更高貴了些

吧！但是男女始終要達到平等的地位的。

（5）半新舊的男女　這類男女，大半是家計稍厚，曾受過一些兒教育的，而以無職業的居多。他們的個人生活，似乎有點浪漫派氣象，抱着得過且過隨隨便便的態度。而他們的擇婚法，也可說是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成分包含着。他們祇憑着「自由戀愛」的四個字，去尋求他們婚姻的對手。他們也不明白自由的正義，和戀愛的真諦。他們只要能求着對手，在他們認為有某種的美，就急不容緩的結合了。可是關於對方的品性、學問、人格、意志、和情感，他們都置之不問，這是多麼的錯誤啊！

上列諸端，不過就社會之大概情形而說。其實如富人的娶妾，寡婦的再嫁，雖說是重婚，也未始無選擇的可能，現因限於篇幅，　姑且勿論。上述諸端中，第一類男女的擇婚法，雖無多大的貽害，而較為痛苦。因為他們惟一的希望，是擇個好的對手，結果反被人所棄，不得已，祇能和他們同樣感着痛苦的人相結合。對於他們的心意方面，已表示一種失望，欲謀改進的方法，除了苦心經營家計，使其富厚外，並無其他的良策了。又第二類的男女，其擇婚法是只憑着「同等地位」的目標，對於雙方的意志和情感怎樣？完全不注意到，那是所謂「盲馬瞎闖」，危險就立刻要出來的。挽救的方法，還須各人努力的把眼光放大，消除了貴族的階級觀念，使他們於黑暗之中，得到擇婚的真自由。並且他們也逐漸可以覺悟到平民中未必沒有良夫和美妻。說到第三類的男女，因為彼此都是賴職業以生活的，他們的擇婚法，是比較穩重些、妥當些，似乎沒有什麼的缺憾。只須他們在臨選的時候，　關於對方個性能研究一下罷了。至於第四類的男女，雖說是受過教育與新知識的洗滌，而其擇婚的方法，好像戴了戀愛的假面具似的，並沒有照教育所指示的正軌去選擇，那是根本的錯誤了！若是不謀改進，容易使人效尤，非特害己，而又害人！況且我國的婚制，是亟須改良的，而改良的責任，完全在乎青年，青年中尤以受過教育的男女，為當事的主人翁。不過改進的步驟須在男子之「自決」和女子之「自覺」，就是說，男子須自己決定對方是否真心的愛我，有無分愛於另一對手；女子須自己覺悟我是否確能勝人一籌，而必須配較高的男子。如彼此能在未結合之前，加以這番思考，那末他們的擇婚問題，亦不難解決了。還有第五類的男女，因為他們是半新半舊的緣故，所以對於新知識，不能說他們不懂，也不能說他們全懂。他們是一知半解的盲從者。他們只憑着「自由戀愛」的目標去擇婚，完全不從和婚姻有關係的各方面着想。這當然是危險的。然而怎樣補救呢？照我個人的意見，還是要普及教育，使他們有充分的知識，以決斷他們切身的問題，那末，對於我所提出的擇婚問題，亦不難「迎刃而解」了！

一七五三一於星洲。

班婕妤

漢，班況女，賢才通辨。成帝選入後宮，大幸，爲婕妤，帝遊後庭，欲與同輦，婕妤辭。後爲趙飛燕所譖，求供養大后於長信宮，作賦及紈扇詩，辭極哀婉。



吳嘉猷繪



婚姻問題的六個斷片

陳伯吹

不知有多少的年青的人，為了「婚姻問題」而躑躅在十字街頭。舉頭望着那嵩高的精緻的象牙之塔，覺得幸福之源泉，近在咫尺；同時，却又感到遠隔天涯，可望而不可即；不知走向那裏纔是坦道，又時時懷着誤入歧途的憂慮。因此：他們只是徬徨着呵！

讓我們在那裏安置下指南鍼吧，指示出途徑來！不致使他們問津無從而苦悶，而悲哀。——於是我便寫了這篇文字。

一　婚姻與戀愛

愛倫凱曾經這麼說過：

「無論怎麼樣的婚姻，有戀愛便是道德的；即使怎樣經過法律的手續，沒有戀愛，是不道德的。」

依她的主張，婚姻的有無道德，全然以戀愛的有無為標準。這似乎在婚姻的道德上，給她定下一種倫理的法典了。

真正的，現代的婚姻，定須建築在戀愛的基礎上：在一方面有改善種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對於個人是幸福的。所以：戀愛的婚姻，實在是可禮讚的一回事，她是構成一種社會的價值！

然而，一般人往往有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結婚是戀愛的極峯，結婚時期的到來，即戀愛的末日，這是莫大的誤會！婚姻，道德的婚姻，既以戀愛為中心，一失了中心，所剩餘的自然是只有輪廓了。至此，婚姻便宣告破產，雖則夫婦的形式還繼續着。為的是婚姻的內質——愛情——早已空洞無物，所謂夫婦者，僅是形式而已！

對於戀愛已認識了麼？——即使戀愛在狂熱的時期，只要任何一方對手稍微變異了，他方即能銳敏地覺察而加以極端的注意，由注意便生懷疑，由懷疑便生裂縫。啊！不幸的

很，這裂縫中填滿了的就是苦痛！所以：對於戀愛，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婚姻是戀愛的成功，決不是終極；結了婚後，更應該相敬相愛，使戀愛有永遠的繼續性；戀愛有了永遠的繼續性，婚姻也就有了永遠幸福的生命！」

請不戀愛的婚姻的讚美詩：——

除了被死的到來所阻撓外，把他們相互的生活築成像柯息克式的大寺院一般，支壁之上加支壁，拱廊之上加拱廊，裝飾之上加裝飾，直到他的尖端的鍍金，捉那落日最後的光輝！

但是啊，要維持永久的戀愛有三個要件在：（a）諒解的態度（b）犧牲的精神；（c）永久的敬愛。

（a）關係這樣密切的，接觸又是這樣接近的，在長而且遠的日常生活中，誰也難保沒有小小的誤會發生，正如誰也難測風雲的幻變。但是，即使有了誤會，只要以諒解的態度去折衝，無論是多大的誤會，多大的問題，沒有不會冰消瓦解的。所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最容易生出枝節而惹起無謂的風波的，便是不諒解，牠最能使事情擴大。

（b）一到了戀愛的境地，（自然，準戀愛不在此例。）本來是：他肯為她而蹈火赴湯；她亦肯為他而不顧生死的了，這種大無畏的犧牲的精神，實在是對於對像愛極了的緣故。這種精神能永永繼續下去，戀愛是不要憂慮到破產的。

（c）梁孟的「舉案齊眉」，至今傳為美談，把牠分析起來，也無非「愛」與「敬」兩個字罷了。有許多的事實，足以證明不相敬愛的夫婦的破裂，大概是為這樣的緣因：兩性既相愛了，就不免有過度的戲狎，終於損害了感情，因為感情本來是盲目的東西。在這裏，應當明白：「既愛之，則敬之！」不過，這「敬」字並不作狹義講，如：小學生之於老師，幼輩之於尊長，那是自然不能通行了。

現在我們更可明白了：婚姻須以戀愛為中心；而戀愛又須以諒解、犧牲、敬愛去永久維持着。再要說明的，這戀愛決不是機會的衝動的假戀愛，如果是那樣，當加以憎惡的，非難的！

二　婚姻與儀式

在現時，討論這個問題的人非常之多。我們先要問一句：「婚姻的要有儀式是為了甚麼？」牠的答案一定是：「無非取得法律之承認與保障而已！」

其實，高尚而神聖的婚姻（指有戀愛的道德婚姻而說），本來不需要法律的保障，自然更不需要法律的承認；戀愛，便是婚姻的有力的保障，便是婚姻的合法的承認。法律的自身是什麼東西？原不過是一大堆形式上的東西，至少可以說是消極的。法郎士對於法律說得非常滑稽，他說：

『從法律的大體上看起來，似乎是平等的，因為牠是一樣的禁止富人和窮人的掠奪麵包，沿街乞食，裸臥

欄下的。』

我們還乞靈於法律麼？法律是怎樣的不健全？法律是不能有絲毫的力量來幫助我們的！所以：婚姻的儀式，實際上便消失了效能。世間所認爲唯一的不可缺的婚姻之外形的儀式，不拘怎樣是無妨的；甚至於沒有那儀式。

蕭伯納在他的結婚的序文上，大膽地發出反抗現代婚姻態度的喊聲：

『……結婚不是一種魔術，可以在瞬息之間，把兩個人的相互的關係的性質完全改變了的。戒指、手帕、誓約、祝福等等的東西，決不能夠使男女的愛情在二十分鐘間內固定的！』

他以爲結婚的儀式，是最無用的東西；只有戀愛才能使兩性的同居生活更高尚、更健全、更美滿。

嘉本特說得更好了，他把法律的對於婚姻，形容得淋漓盡致。

『戀愛到了深切的感激時，其中含有絕對的要素，所以兩性依了性的吸引而接近，而希冀永遠的結合，不論怎樣，似乎是當然的事。然而此時法律的所爲，全然是惡魔的行徑！在那危機一髮的刹那間，法律潛伏在男女兩人的背後，偷聽他們的誓約，高聲喊道：「哈！你們現在結婚了，運命從此決定了！」』

我們對於婚姻，徹底的主張廢除儀式，儀式於婚姻是贅疣。而且，現今的婚姻儀式，一大半是含有宗教意味的，是傀儡戲樣的；但是，並不值得我們去改造更好的，因爲我們的婚姻的生命是戀愛。至多對外聲明：「我倆是同居了！」已夠了。

三　婚姻與麵包

「愛情」與「麵包」，是人生的兩大要求；但是，在以經濟爲中心的資本制度的現社會裏，大有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勢。然而，事實上又缺一不可！要解決愛情問題，必先要解決麵包問題，不然，愛情的四周築了長城似的高牆，這梗着的極大的阻力，你怎能有力氣來奮鬭呢？假設你單單有了麵包，而得不到愛情，這種爲生活而生活的生活，也太無意義與價值了！所以在現社會還沒有到破滅的時期，當然，我們對於愛情還是要追求的；同時，麵包問題也要顧及。否則，到那時候，愛情做了麵包的俘虜，幸福反成痛苦！喜悅所換來的是悲哀！

關於這一點：葛斯大法克和魯以絲的故事（事見胡適的短篇小說第一集九一頁——一〇七頁），實在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千萬不要蹈他倆的覆轍，重演悲劇，這是要慎之又慎的呀！

如果戀愛已達到了成熟的階段，而需要結合時，兩性應該各各縝密地考慮：「自己能不能營獨立生活？在結合了以

後能不能不使對手方面不感受經濟的壓迫？……』這戀愛的一部分的物質，也有把握的圓滿解決了，就不妨達到所要達到的目的。

再，在這裏，另有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夫婦間任何一方面當「寄生生活」的，常使對手方面發生鄙視的心理，輕蔑的態度，這不是戀愛應有的正當態度，而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兩性間的戀愛，雖則不被麵包所擊破，却要給另一種勢力打得粉粉碎碎了。

牢記「獨立生活」，也是婚姻問題中主要的一個！

四　婚姻與生育

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結婚之後有小孩。

倍倍爾說的：

『性的衝動的存在，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條件和社會的基礎。這是人間性情的最偉大的力，是人生唯一的中心的力！』

戀愛原來是「靈肉一致」的，至於柏拉圖戀愛的只有「空靈」，以及與此極端相反的「純肉」的戀愛，還有基督教的視戀愛為「罪惡」的，都是流於偏仄，眞正的戀愛，並不區別靈的與肉的，是使之溶化為一體，正如裔特散士所說的：

『不以感覺違反靈魂，同時亦不以靈魂違反感覺。』

所以生育終於不免成為一個問題了！

曾經研究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都很知道：——一切的生物，都有不絕的增加到超出他們所準備的食物以上的傾向。就人類看起來，如果永遠照着今日種族繁殖的傾向下去，人口每二十五年加一倍，是依幾何級數增加率繁殖着的。然而，維持這樣增加的人口的食物，其增加率決不能遵着這幾何級數一樣快。所以：我們如果不用適當的手段來限制生殖率，定將不絕的受那饑饉與戰爭的毒害。於此，他提出兩個方法來：（1）積極的抑制，如戰爭、饑饉、疾病、洪水、殺嬰、墮胎等，以增多死亡人數。(2)消極的抑制，如禁慾、晚婚、獨身等，以減少產兒的數量。

馬爾薩斯的主義，不免太蔑視人間本來的慾望，而近於理想的主張，為人類生活所不能實行；即使有實行的可能性，顯然要發生許多的不幸和悲慘。那麼，這個「產兒制限」的主張於婚姻問題中是動搖了？是有了疑問了？是不是？那可以直截了當的答覆，絕對不是！試看愛理治的話便可明白：

『家族、國家，乃至人類的根本問題，可以依了種族出產的愼重的制限而解決。各個人的健康、長壽、勞動者的經濟幸福，社會文化的一般標準的向上，以及絕滅戰禍的可能等；一切問題的解決，以適當的制限種族的出產為最主要，最根本！』

產兒制限，當然能成立，當然要實行：而馬爾薩斯的方

法又太理想，於是，山格夫人的產兒制限，遂爲世人所注目了。

山格夫人的產兒制限的焦點，在絕對尊重「母性的自由」，自由的母性，是不受捕捉的母性，是不受束縛的母性，而能防止可以毀滅母親精神和肉體的過剩的子女的產生，並且自己可以決定有小孩的時期，自己可以嚴密地規定產兒的數量，這是自由母性的權利和義務！這樣的產兒，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盲目的，是由於母性（兩性）深切的要求，嬰孩的富有生命力，自然是合理的事，無形中吻合優生學。

歸納一句話說，山格夫人的產兒制限，於婚姻是幸福的！

五　婚姻與人生

「一生所期待的，全只是美滿的婚姻，如果婚姻成功，萬事皆休！」好像一般青年的心理，都害了這種流行性的病態，而「言爲心聲」地便發出這一種口頭禪。——這是我們應該加以糾正的！

第一個目標，我們要認識的，就是「婚姻於人生是起點，決不是終點。」結了婚後，一切的事業開始長足的進展，因爲現在是可以安心工作了；不然，婚姻便是墳墓了！婚姻於人生上的價値，爲共同工作之開始，爲增加工作之興趣。

「閉門造車，不能合轍。」這一個方程式，在任何一種事業上都是合理的。且用兩句極淺顯的諺語來作憑證：「一個巧皮匠，沒有好鞋樣；兩個笨皮匠，大家有商量。」可見「集思廣益」，於工作上是大有裨益的。兩性既成功了一個小組織，對於工作上的計劃難點，都能各抒所長，交換意見，而作妥善的解決；工作的效能，比之獨作，自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這便是婚姻的價値的一點。

「人生爲幸福而生」，這句話雖不免武斷些，勉強些。然而，假定「生之原」沒有興趣的存在，反不如「死之國」的長眠的平和了。我們對於「生」，還有什麼企圖？戀愛的婚姻，始終是幸福的！而人生之事業，決不是僅僅在戀愛的一部分事業，而戀愛也只是完成人生之一部分。婚姻正是能增加兩性從事工作的興趣，互相勸勉，互相安慰，使我們對於事業有百倍的努力。這便是婚姻的價値的又一點。

我的結論是：婚姻於人生，縱的方面是人生的起點；橫的方面是事業的策勵。

六　婚姻與離婚

雖則這是絕對的不幸，離婚，而且是極不希望於事實上現實；然而，人人，似乎只是矛盾的，離婚的悲劇，降至近日，愈發演得多了。這不能不加以研究。

我們都尊重自由戀愛，自由結合，同樣的，一個婚姻已經到了破裂一步而至於要離的田地，我們對之，亦唯有許可其絕對自由。想藉法律來強迫他們嚴守夫婦的形式，是毫無意義的，這簡直是強迫他們天天在扮演悲劇！

在現代，有錢的人，除妻以外，有所謂妾，有所謂情人；這一類的事情，都在現代嚴守一夫一妻的形式制的裏面隱秘着。更有蠢愚的男子，倚仗了畸形的現社會所遺留下的劣根性的「父系威權」，去壓迫他的妻子，要她爲了他的煙、酒、賭而拼命勞動，這種醜怪的事態，都可以藉自由離婚而矯正若干。

離婚，在事實上並不是婚姻的破壞者，反是婚姻的第一保障者。一千的結婚，不過是一千的結婚；而一千的離婚，却是二千的結婚。假如遇到對手方面不好的時候，離婚是非常需要的！離婚不否認是悲劇；但一方或雙方既有「離」的表示，定須強迫他們不許離異，這完全是奴隸制罷了；而他們的苦痛更甚於離婚！

最成爲一個問題的，便是離婚的當事者已有了小孩，這個處置，是非常爲難的。然而，愛倫凱又說得非常明白：

「雖是有了小孩的時候——這是普通的——事實上不能繼續夫婦的關係的夫婦，當然不能因了夫婦關係的錯誤，便可以免除對於他們所生的那小孩協力養育的義務。然而，他們爲盡這養育小孩的責任起見，斷不是定要同住在同一的屋棟下面的。」

實存的，如果真正爲小孩計算，以離婚爲有益的；在這裏，又要引用愛倫凱的話了。

「……小孩總可以依其離婚而置於更好的狀態；換一句話說：就是小孩可以透脫了做他父和母的軋轢的主題的痛苦，可以透脫了被粉碎在兩個相反的意志之間的痛苦，而且一面又可以透脫了被養在兩個相異而又相爭的見解之間的痛苦。」

綜上所說，我的意見是如此：「夫婦的關係，既到了憎惡的極步，雙方的感情完全惡化了，雙方的意志完全相反了，自由離婚不僅是無弊，而且是有益。至於結了婚而發生離婚，這是不能給以贊成，爲甚在未婚之前不經過思考的過程而昧然從事？這畢竟是可咀咒的！」

以膚淺的學識，用拙劣的文字，寫完了關於婚姻的六個問題後，覺得異常的慚愧。掛一漏萬，知所不免；一得之愚，還祈讀者指正！這幸福之源泉喲，——婚姻；但，我們要把她的途徑指示得明白呀！

（完）

一九二八，六，一四，於寶山。

離婚問題

鍾煥鄴

是篇取材於 F. W. Blackmar 和 J. L. Gillin 合著的社會學大綱裏面的一章，原名近世家庭的離解（Disorganization of Modern Family），雖內容多屬美國材料，然不無借鏡之處，因為我國離婚案件，向無統計，無從考得確切的數目，故特介紹此文，以作研究離婚問題者的參考。

譯者識

一　離婚案件的增加

晚近家庭有二件值得人注意的事：一是歐美所謂文明國家的家庭體制，異常消散；一是最近五十年來的離婚數目，大為增加。這兩種現象，是不是有相同之點？是否一為原因而一為結果？抑或二者均係受一相同的原因的影響？這些事實，是否絕對的表示兩性間惡感的增加；抑或是不表同情的伴侶，比較容易分離些？這種種問題，都是審查離婚統計時所當注意的。

離婚的數目，並不是指示現在的婚姻較之從前的婚姻更圓滿或更不圓滿；乃是要使我們對於這種不幸的事情，找出一個正確的理解來。從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美國的離婚事件，在每十萬人中增加三倍。一八八〇年比一八七〇年加增百分之三〇．〇五，一八九〇又加增百分之二五．五，一九〇〇年加增百分之二〇．七。確實的離婚率，顯然是基於結婚的人口，所以每十萬結婚的人口中，其離婚的數目如下表：

一八七〇年……八一人
一八八〇年……一〇七人
一八九〇年……一四八人
一九〇〇年……二〇〇人

所以美國每一千結婚的夫婦中，在一八七〇年有一．五個夫婦離婚，一八八〇年有二個夫婦離婚，一八九〇年有三個夫婦離婚，一九〇〇年有四個夫婦離婚。如以結婚人口為比例，則一九〇〇年的離婚率，較之一八七〇年增加二．五倍。

二 離婚案件的分配

（a）按照結婚的年載　離婚率達於最高點的時候，大約是在結婚生活的第五年。在這第五年完結的時候，一半以上的離異都已經發生過了。這樣可以指出家庭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是在婚禮後的數年中。假若在這個時期內，不能有感情上的調和，那離婚是沒有一點疑義了。但是，從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在離婚的總數中，竟有百分之三．一是同居二十五年或二十五年以上而離異的。但是，在起首的五年中，危險總比較大些，因爲那時他們還沒有生育孩子的緣故。

（b）有孩子和無孩子的家庭　沒有孩子的夫婦，比較有二三小孩的夫婦更易於離婚。這樣是否能表示沒有孩子的家庭比有孩子的家庭更缺少快樂，雙方都有理由可講。當然的，這是表示有孩子的人總不願意家庭的分裂。而且當夫婦沒有孩子的時候，總缺少一種很強固的聯結物，自私自利的心理，就能夠在沒有孩子的家庭中馳騁了。

（c）職業的不同　有幾種職業，呈一極高的離婚率，如一九〇〇年，優伶和電影家的離婚，占其職業中結婚全數的六分之一。從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九個結婚的商業旅行者中，有一個離婚。音樂家、醫生、酒店主與電報和電話的職工，也是現一極高的數率——大約每二十四個結婚的裏面，有一個離婚。至於農人的比例，則爲一與九十二之比——這種比例，是在平均以下的。

（d）兩性離婚率的比較　美國所有離婚案件的三分之二是對於妻的。這是表示男人的離婚，比較婦人更有把握。據我們考察的結果，男子要求離婚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妻的不貞。

（e）美國離婚案件與各國的比較　世界離婚率最高的，除了日本以外，就要算美國了。瑞士爲歐洲離婚率最高的國家，但與美國相較，不過三與七之比罷了。

三 離婚的基本原因

從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所有離婚案件的百分之九十四，是由於下列的五種主要的原因：通姦、虐待、丟棄、嗜酒和怠於供給。上述的原因爲離婚的主因，此外或者還有別的情形，可以使這些原因實現，但是這些情形不直接促成離婚的行動，也不能作爲離婚的辯證。

呈文上要求離婚的理由，不是常常確實的。如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中所有離婚案件的百分之三八．九，都以丟棄爲口實。男人要求離婚的一半（百分之四九．四）和婦女要求離婚的三分之一（百分之四九．四）都是用這個理由。在離婚案件中，男子因爲他的妻子的通姦而要求離婚的有百分之二八．七，受妻子的虐待而離婚的有百分之一〇．五；

而在另一方面，幾乎適得其反，妻子要求離婚的，有百分之二七．五，是由於男子的虐待，而由於男子的通姦的，則僅百分之十．妻子方面，單以嗜酒爲理由而要求離婚的，只有百分之五．三，而男人則祇有百分之一．一．在離婚案件中，有百分之一三．八是屬於間接的原因；男人請求離婚的百分之四．七和妻子請求離婚的百分之一八．三，都是屬於副因．副因中有百分之三二．四的離婚案，是妻子因爲虐待而要求離婚的；還有過於五分之一的離婚案（百分之二一．二）是妻子因爲丈夫怠於供給而要求離異的．

看了上面的敍述，我們知道男人因對方的通姦而要求離婚的，比婦人多些．單獨因爲這種原因而要求離婚的，有百分之五九．一，是妻子犯的罪，而男子犯的，則祇有百分之四〇．九．但是，男人的犯姦必不亞於女人，可知社會上反對婦女的通姦，比反對男人更利害些．道德的雙重標準，使男人易於脫罪，而婦女遂不得不找尋別種易於證明的理由以達其目的．

自一八六七年以來，因通姦而離婚的數率，漸漸降落下來了，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茲用百分法計算其降落的數率如下表：

（1）一八六七——一八七一……百分之二五．六
（2）一八七二——一八七六……百分之二〇．七
（3）一八七七——一八八一……百分之一九．四
（4）一八八二——一八八六……百分之一九．二
（5）一八八七——一八九一……百分之一七．八
（6）一八九二——一八九六……百分之一七．三
（7）一八九七——一九〇一……百分之一五．八
（8）一九〇二——一九〇六……百分之一五．三

在別方面，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〇六年，因虐待而離婚的，幾乎增加了二倍，同時怠於供給，也由原來的數率百分之一七，增加至百分之三．八．或者婚姻上的不貞潔真的是減少了，或者現在還有別的原因可以要求離婚，無須乎通姦的證據，遂使通姦的原因，不常發現了．

四　離婚案增加的原因

上述的各種原因，是對於法律方面的，並不能指爲離婚的真正理由，還有不能看出的，非常正確的，而且影響很大的心理原因和社會原因，致能得到法律上承認解除婚約的結果．我們須知要有很多同樣的影響，纔能解釋離婚的現象．現在的婦女比從前的婦女的經濟地位更好了，所以現在婦女反對爲生計而結婚的束縛．

（a）經濟原因解釋離婚的一部份　因爲貧窮而使供給者和管家者勤苦工作，是很多的．而在女子方面，却優遊度日，享盡安逸的生活．在現今文明國家，爲金錢而結婚的，仍是普遍得很，所以金錢還是爲結婚的要素，爲成立家庭的

眞正基礎．可是虧欠的結果，就是解約的起源了．

（b）婦女社會地位的變動　最近五十年來，婦女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改變，非常重要．因爲她們的經濟獨立，所以能解除她們的束縛；這些束縛，她們曾忍受過，致得免於餓死．從前她們受遺習勢力的壓迫，所以，雖然不顧結爲伴侶，也不能破除婚約，於是這種婚姻，就沒有愛情之可言．信仰回教的國家和歐洲各國，不大允許離婚，因爲她們有很多方法，可以不用離婚而使婦人脫離她所不滿意的丈夫．但是婦人的精神是在她柔馴的性質，所以她能受苦，過她沒有愛情的生活，並且做她所不敬愛的人的奴隸．這種遺習，現在還沒有完全破除．有很多的婦人，仍舊忍受痛苦，因爲她聽她親戚朋友的意見，或是看她的教會對於離婚的態度，或因爲她不忍丟去她孩子的緣故．但是婦女在工業上的解放，使離婚受了極大的影響．因爲社會的遺習一經打破，她便想希求一種較好的結婚制度，同時婦女教育的增進，使她想到了她和男人間正當的關係．當她開始運用思想的時候，遺習的勢力就被打破了．

（c）婦女智力的解放　婦女的解放，是從她理性的要求裏發展出來的．因爲她明瞭了兩性的理性，才開始懷疑到從前條律的不平．這種懷疑已經引起了許多問題；但對於這種問題，許多婦女還沒有實地去預備解決．這種時代精神所表現的成績，就是歐美婦女所得到的選舉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結果，就是婦女對於遺習的信仰，大大的減少了．於是離婚數便自然地增加起來．婦女漸加信仰她的命運的不好，也在解放運動中表現出來了．她覺得政治的解放，還是她們負擔中的最微小的．她們更深深地覺得她們家庭的束縛，於是更熱烈地希望能從這兒恶的束縛裏解放出來．

一般的改造家——無容疑義是提倡「婦女自由」的人——走得太遠了．因爲要完成他們的言論，這些領袖們說她們的苦楚是過深了．這種挑撥的言論，遂引起一般激烈的婦女故意言過其實的說她們是如何如何的不快樂．這種「婦女奴隸」的論調，遂爲一般人討論的目標．在這種論調平息以後，我們第一先要使離婚的數率減少．

（d）選擇對手的不合理　當我們沈思婚姻的不合理性時，使我們很奇怪的，並不是因爲十二個結婚者之中，必有一個要在離婚的法庭中了結的，而是在於達到這個結局的很少．在現代思想裏面，有二個定理在愛情中最佔勢力．或以爲婚姻「天作之緣」，或照新的神學上的見解，相信人們的結合不是由於人力而是由於天然的．一個是形而上學的，一個是「非科學的」．所以，這兩種論調都不是科學的，不是我們所信仰的定理．在適合配偶的人格裏面，吸引的原素不是由於科學條例所構成的．性的吸引，一部份是根基於肉體的基礎．普通的信仰就是說男女兩性，互相吸引，和磁石正負兩極的吸引一般．有些社會學者，以爲性的吸引是隨個人

的經驗，有些以爲每種民族各有其外貌的鑑賞和其智力文化相合，而表現各種特殊的美；但是這個問題，當有待於精細的科學的研究。

某種智力的和社會的品質，能影響於婚姻的選擇，自然沒有疑義了。現在對於這種兩性吸引的原理，不得不討論一下。提倡這種理論的人說，完全的調和，可使兩性吸引。在心理學上講，這是可能的，因爲異性的智力的特質，能吸引對方的注意，並激起對方的興趣，因而愛情發生了。或者我們都有智力品質的標準。但是這種智力的品質合成的原素，和這種原素選擇組織的方法，還沒有觀察出來。

這裏最重大的一點，就是選擇配偶；普通都是建築在天性的、甚至不合理性的基礎上的。一般人選擇伴侶，是因爲愛我們的對手。某種肉體的或智力的品質，深入愛人的理想中，這是毫無疑惑了；但是，爲家庭的將來計，有沒有在愛人的行爲上精細的分析或熟思他們的品質呢？愛人方面，對於肉體的特質是很少注意的。而且對於對方能否做父親或母親也不注意。他們所有的重要問題就是：「他們倆是否互相愛悅」；而不是問：「他們倆是否有這種品質——肉體的和智力的——使他們能夠適合而永遠繼續戀愛下去呢？」男女的愛情渙散以後，還有什麼可以做愛情的基礎呢？在許多情形之下，這些問題都沒有考慮過；所以結果就是離婚。

五　救濟的建議

（a）一致的離婚法能否救濟？許多人討論，以爲一致的離婚法是離婚的一部份的救濟法。有些人常常說離婚是很容易的，因爲各州的法律不同，有的離婚條例很寬弛，有的則較爲嚴密。有些在本州不能達到離婚的，便走到容易離婚的一州裏面去。於是有些人力爭以爲各州若有一致的法律建築在同樣嚴密格的基礎上，那麼這些想望輕易離婚的人都不可能了。這種議論，是以爲加增離婚的困難和不可能，就足以消滅這種不幸的事了。但是，這種推論是不是合理的呢？

固然，在某種情形之下，法律是足以激勵道德的。但是在別種情形時，法律也能做不道德的引火線。嚴厲的離婚法能夠防止少數的離婚——這些離婚僅僅是小發的意氣或一時的破裂。假若兩方異的勢難合作，試問嚴厲的法律能夠防止他們的離異麼？法律能夠防止不快樂的生活麼？不斷的陰謀和不眞實，能夠以結婚的束縛而遺誤他們的終身麼？法律能夠防止祕密的結合，甚至於畫毒藥麼？關於這點，在禁止離婚的國家，都已發現過了。假若這種錯誤的配偶發現了，法律的阻止也是不能挽救的——事實上或竟致變本加厲。假若一對男女已經受了婚姻的束縛，因爲感着不快樂，而不能再過着伴侶的生活下去，是不是最好就一下子離異了呢？

（b）比較嚴厲的婚姻的約束——離婚的更重要的救濟，就是婚姻的嚴格的限制。結婚舉行的公告（Banns），是有很多好處的。這種公告至少是認識婚姻的社會性質，給社會約

束以一種審査的機會。假若這種審定的婚姻發生阻礙時，社會就有進言的機會；牠可以審驗這是不由於不合理的厭惡；並給以熟思考慮的時間。在別一方面，公告的性質，並不是科學的。牠並不鼓勵這種考慮如上面所說的一般。牠是完全以宗教情形爲基礎，而不顧及基本的生理，智力和廣大社會的考慮。這種宗教的結婚公告對於信仰宗教的教友，當是很重要的。但是，結婚的對手是不是有同樣熱心的信仰，也是很關重要的一點。還有最大的缺點，就是結婚的公告是只限於信仰宗教的人，他們以宗教爲基礎，而不以社會力量爲基礎，並且他們的試驗不是根據於生物學的，心理學的或社會學的。不過在沒有科學的方法裏面，教會的公告也能供給一種很好的意義，去約束那一部分將要結婚的人。

(c)優生的結婚律　優生的結婚律(Eugenic Marriage Laws) 已有幾州通過了。這種法律的目的，是要證實健康的身體和沒有疾病，——尤其是花柳病。在這種法律通過以前，也曾有法律禁止智力殘廢的人結婚，像癡獃、或孱弱、瘋狂和其他患智力上的疾病的人。這些法律的基本觀念多是命令的。這種計畫在實行上的困難，就是缺少科學方法去判斷男女是否有結婚的資格。但是許多州裏，除掉有顯明的智力缺陷者外，都能得到結婚的允許證。在好幾種情形之下，有些人曾住過爲智力殘廢去而設的瘋狂院或別種院所，仍不難得到結婚的允許證。自從民意嘉許這些想結婚的男女，須先經過精神細的身體和智力的測驗以後，我們却覺得這種限制，是很愚笨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建築於科學以前的經驗上的。美國有好幾州，法律上是要領得允許證，纔可以結婚。領這種允許證是要有名的醫生的證明，說某人經過慎重的試驗，證明他沒有各種的花柳病。但最大的困難是不能得到好的醫生，因爲醫生都願意照上面這樣去證明。尤其是因爲法律已制定了舉行這種測驗的價目——這種價目使醫生不能作精細的測驗——醫學上最有名的威塞蒙測驗(Wassermann Test)。很多的醫生以爲用威塞蒙測驗，也不能確實曉得這種被測驗的人有否舊疾病。主要的困難，就是法律規定了測驗的價目，這種低廉價目是不能做完這個測驗的。這種困難的結果，使威斯康辛州的檢事長聲稱無須採用威塞蒙測驗：不過是測驗以後，構寫了證明書，便可以得到三塊美金——法律所定的價罷了。這種方法自然毀壞了法律的價值，使庸醫乘機招攬，濫發允許結婚的證明書。一個簡單的改更，就是使醫生在國立衛生試驗室或國立精神治病院裏面測驗，並且預備各種需要的設施：這就是免除威斯康辛的困難的一個方法。還有一個可採取的方法，就是必須要威塞蒙測驗，但測驗的價目由應驗者和地方共同付出。但是反對這種政策的以爲這種測驗還是不能確實，而且測驗的一致和精詳要在一個國立的機關裏面保證的。這種身體病的測驗是要增補的，因爲不但要驗出花柳病，而且別種病如肺癆等，也是要驗出

的．此外還要給以智力的測驗，使精神稍微薄弱的人不能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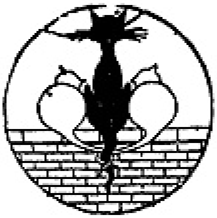
（d）家庭綱紀的法庭　美國有很多都市都建設了這種奇異有趣的法庭，其目的在使離婚減少．牠所根據的理論，是以爲大多的離婚都是由於沒有「有權勢的第三者」去判決其爭點，而這些爭點都不是夫婦破裂的根本原因．這種法庭的經驗，已經證明好多家庭在破裂的時候，可以應用機變的會議和仁愛的感動挽救轉來．

（e）發揚結婚的社會理想是必要的．

上面所述的方法，雖然很好．不過單只是接觸着這個離婚問題而已．這些方法能作爲愼重結婚的指導，並且使人注意到選擇配偶的幾個要點，俾對於這個責任重大的問題，有愼重的思考．還有更重要的就是關於社會責任的遺傳問題．想結婚的男女，在現代智識發展的時候，應該想到這種事體．讓牠成爲男女的常例而嚴重的質問自己：他們是否在智力和身體方面與對方適合而能够快樂；並且他們是否准備犧牲去和這些人做終身伴侶，使終身忍受痛苦，假設對方真的是不能滿意的話．

國家和婚姻利害相關的地方，就在兒童問題．假若結婚的夫婦不能產育兒童，國家是否有干涉的權利，還是一個疑問．因爲國家和兒童有一種密切的利害關係，所以國家常常對於家庭用一種小心的監視．現在用很高的原動力，去提倡這種態度，使每個男女要做有用的國民，要有強壯的身體和意志，要適合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的情形，所以，國家對於兒童的求學和工作都加以干涉．有很多政治家和社會學者發生了一個疑問，就是國家爲什麼不退一步去干涉兒童的遺傳呢．在這種計畫實行以前，民衆必須受有相當的教育，使知家庭建設於真正的生理基礎上，是很重要的．每個人在選擇配偶的當中，也要知道心理和社會的原素的重要．心理的原素底意義，就是指性情的互相適合而言．將來科學發達，必能幫助人類去選擇性質相合的配偶．社會的原素底意義，就是這些問題：如社會的理想、風尙、態度、習俗等．不平等的生活程度，或對於養育兒童不同的理想，都是離異的原因．不能並立的態度，如對於娛樂，飲酒的風俗，個人的習慣，和家庭的風俗等等，常能破壞家庭的和平．超越乎上面數項而最緊要的就是家庭「做什麼事」和「爲什麼事」的理想．理想就是社會的努力和不努力的產物．假若家庭的理想錯誤了，社會的行動可以糾正．教育、社會的放逐，社會的競爭，都可利用以供給家庭生活的理想．印刷和演講，團體和社會，學校和家庭自身，都是製造家庭的理想之工具．現在的學校，雖然講及家庭問題，但大都是研究衣食問題的．有沒有一個學校去研究家庭裏面的社會調和的大問題呢？我們教訓我們的女孩子，如何和男子兒童烹飪，並且如何管理家務．我們爲什麼不教訓她們去管理家庭，俾維持和平和幸福，並且做社會改良的工具呢？我們教訓男孩子關於成家的事比女孩子少些，教訓他們的盡是謀生的道理．我們從沒有想到去教訓他們，如何和他們的妻子共同過活；並且對於她們要有鄭重的盟約，就是「愛她，敬她，保護她，在歡樂和悲哀時撫愛她，在健康和疾病時撫愛她，在安適和患難之時撫愛她，忠實於她，永不嫌棄她．」當我們觀察所有的原素的時候，對於離婚的增加就沒有奇異了．（完）

於南昌東湖邊上．



貞操問題

沈沛恩

貞操是什麼？貞操是如是如是的，稍有常識的人，誰也會講幾句。但是沒有徹底了解貞操之意義的恐怕還不少。現在將日本澤田順次郎所著的貞操問題譯出來，貢獻於讀者。看他對於貞操的解說是怎樣講。

第一節　貞操是什麼？

貞操到底是什麼？在討論貞操問題之先，必當了解貞操這兩個字的眞義。英文裏的 Chastity 和德文裏的 Treve 意義，都和東方的貞操二字相當，作清潔講；清潔，並不是只求皮膚的潔白而已，去了精神上不快的陰翳，使心地光明，也是眞正的清潔；所以眞正的清潔，是應當就身體和精神而相提並論的。祇有清白的皮膚——肉體——而沒有純潔的精神，仍舊不是徹底的清潔，因為身體上的污垢，誰也知道是很容易清洗的，但是精神上染了污點，是一生一世不會減退，滌盡太平洋的水，也不會有消滅之可能的了！

精神清潔之根本方法，就是保守人倫、人格、和尊重性道德，性道德，就是關於性（Sex）的德義。明白地說，就是對於異性的性關係，在法律和從來的習慣上，祇能適用於有契約的夫婦間，夫婦以外之性的關係，是絕對的罪惡的。更進而言之，所謂貞操也者，就是鞏固一夫一婦的制度，遵守一夫一婦的制度，使不致與其他異性發生性的關係的代名詞。夫婦間之性的關係，不得謂之破操，而非夫婦或夫婦以外的性的關係，方可以說是破操。——野合或通姦。

破操，嚴格的說，不單屬於肉體的，就是肉體雖然沒有破操，而精神上——思想上——有了姦淫的思念和想像，也可以說是破操。基督說：『心裏有了姦淫的妄念，和實際上肉體的姦淫，是一樣的』，就是和上面所說的，無論男或女，心裏有了和異性行淫的想像，精神上已宣告破操，有同樣的意義。

現在一般人所說的守貞（Treve bewahren）和破操（Treve brechen），是以肉體為主體的，守貞和破操，可以就既婚和未婚者分別來講，換言之，性交還是性交；不過就夫婦或未

婚者講，貞操便有了區別。這兩種不同意義的貞操，就是夫婦對於夫婦以外的性的關係，是禁止的；至於未婚的男女，是應當保守自己的純潔，斷絕對於異性之性的關係：前者在法律上有相當的規定，而後者在法律上雖然沒有規定，但是在道德上，從來就有非守不可的習慣。上述這兩種不同義的貞操，很可以了解了罷！

這兩種不同義的貞操，已經在上面講過了，但是這樣來講未婚者和既婚者的貞操，在人們的眼光中，很覺得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但這是由於自然的結果而產生的法則，貞操的本身，是應當這樣講的，因爲守貞與否，不單是由道德上的觀念而發生，實際對於生理上，也有很大的關係。

在道德上，貞操是應當保守的。這句話，就全世界的民族觀察起來，很有相異的結果：東方，自然不必說，幾千年來陶冶於孔孟之教的舊道德裏的女子，誰不是遵守着這個教訓，就是歐美諸國，也有相當崇尚貞操的習慣，他們國民對於貞操問題，經過中古世來道德的化澤，和東方民族一樣的也有應當守貞的習俗；但是南洋群島及西藏的民族，卻大半是沒有貞操觀念的。所以，道德上的貞操，全世界不會有同一的觀念，然而生理上的關係，卻沒有人種和民族之別，完全是一樣的；因之，要徹底的講貞操，是有既婚和未婚之別的必要。

第二節　貞操之二種意義

貞操的廣義，就上面所講的，是有未婚者和既婚者之區別，至於未婚者之童貞和處女，和既婚者之夫和婦，自然是都包括在內的。這兩種不同義的貞操，以著者之科學的見地，從事說明：未婚者之貞操，可以稱爲第一義之貞操（First chastity）；而既婚者之貞操，可以稱爲第二義之貞操（Secondary chastity），自信是很適當的。

有了上面所講的兩種不同義的貞操，於是貞操的問題也越弄越複雜了。如其貞操是只有可誇的童貞和處女，那世界已結爲夫婦的男女，可說是完全沒有貞操的了。因爲既然成了夫婦，童貞處女自然沒有保存之可能；換句話說，結婚是破壞童貞處女的儀式，放棄了第一義的貞操，喪失了男或女天然的純潔。如其唯一的貞操，是作如是講的，那有夫之婦和有婦之夫，儘可以自由與夫婦以外的異性發生性的關係，而結果的不外乎失貞二字。社會之有姦夫淫婦，敗壞社會的風化，一方面雖由於不能克制慾的衝動，和沒有得到相當的性的滿足，或許也有因了以童貞處女爲唯一的貞操，而流於墮落。

但是，從第二義之貞操講，夫婦是破壞了第一義之貞操而進入於第二義之貞操——新貞操——的，結婚——破壞童貞處女的儀式——是人類所公認，國法所規定的，是家庭組織之本源，社會秩序之基礎，自然，爲維持社會秩序和鞏固法律的權力起見，有應守第二義貞操之必要。

結婚是人生之大典，古來就這樣講，因爲是人生的大典，所以結婚便有了許多繁複而嚴重的儀式。但是不問儀式之複雜與否，結婚的目的，是爲求兩性結合關係之鞏固，慶祝新夫婦之和合偕老。所謂和合偕老的本意，是放棄了當貞處女的第一義之貞操，而永久的互相保守和尊重第二義之貞操——夫婦間相互之貞操——貞操的本質是不會有改變的，不過換湯不換藥的改了個名稱罷了。

第三節　爲什麼要有貞操

未婚時代的貞操，是片面的，結婚後的貞操，是相互的，所以就責任上來講，既婚者的貞操，比未婚者更爲重大，因爲經過了婚儀以後，夫有保護妻子的生命和身體的責任，而妻也有保護和安慰丈夫的義務；丈夫不能拒絕妻子的同棲，而祕密與其他異性發生關係，破壞他對於妻子的貞操之不正當行爲，而妻子也不能無故拒絕她丈夫的同棲，而私通其他異性，違背她自己對於丈夫的貞操；換言之，他們倆應當嚴守一夫一婦的制度，雙方相互的尊重兩者間之貞操。所以，夫婦間之貞操，是有差別的，而未婚者當貞處女之貞操，雖然是純潔而有價值，但是因爲沒有一定配偶的緣故，責任問題便無從發生，祇有爲尊重自己的人格，爲將來之配偶而保守貞操。這樣的守操是不規定爲那一個異性的，是爲無論那個異性的，所以這種貞操，可以說是無差別的貞操。

分別了有責無責和有差別無差別的貞操以後，結婚以後的男女，祇要這夫婦關係在繼續的進程中，無論如何，夫婦雙方是絕對不能與其他異性發生性的關係的，不幸而一方破了操，法律便有干涉之可能，甚至會有引起離婚的悲劇之可能，所以雙方相互守操，是原則的、倫理的。

但是，不幸這原則的、倫理的貞操問題，因爲從來男尊女卑的惡風，便發生了莫大的錯誤。何以呢？現在一般人所認定的貞操，是片面的，女子所單獨負擔的，男子可以公然無恥的去幹那無節操的勾當——宿娼蓄妾——一面卻嚴厲的監視妻子，施行無上的夫權，自己先開了姦淫的先例，而反歸咎於人，這是何等的不合原則，不合倫理呢？誰也可以明瞭，這完全是野蠻時代的男尊女卑和一夫多婦的惡習所養成的，此風一日不掃除，社會人類便一天不會有平等之希望！

社會風紀之紊亂，男女之不能平等，完全是縱慾好淫而沒有責任的男子所作成的。女子雖然也不乏多情好淫的，但是女子單獨的破壞自己的貞操，是不可能的。淫亂的舉動，完全是雙方的，而男子常居於發動的地位；他用誘惑與挑逗的手段，常使女子陷於墮落；所以女子是被動的，而男子是主動的。如其法律對於男子不加以相當的督斥，男子自己是絕對不會覺悟他已經侮辱了女子的，所以要改革社會，非先督斥男子，使其徹底覺悟不可。這個問題一解決，同時廢娼

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因爲女子的墮落，當歸咎於社會的罪惡的。

第四節　貞操觀念之變遷

合理的，雙方應當互相保守的第二義之貞操，在某種的情形之下，會由第二義之貞操而成爲第三義之貞操。譬如新婚夫婦，不幸而有一方夭折，在結婚已久而有子嗣者的，那老年的暮境，還可以得到相當的安慰，沒有抱子他就之必要，何況扶育亡夫或亡妻立的子女，不單是不負亡者之恩愛，更顯其合於高尚的人道。但是，早孀而無子嗣的，若強制的要她守操，或竟皈依佛門，實在是大不合於人道主義之本質，使亡者知之，也要死而不瞑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婚的男女，對於亡者的貞操，是不得不放棄的，不過對於第二次夫婦的貞操，仍舊有堅守之必要。不幸的事情，是誰也不容易先知或預料的，於是第三或第四次的再婚，或許也有。在這時候，對於第三或第四次的夫婦間的貞操，還是應當同樣的遵守的。有許多人說，經過多次再婚的婦人，對於貞操的觀念，會自然地流於漠視，這種婦人，是應當負好淫之罪的；但是我們放棄了生理關係的問題，而就新道德上面講，非難再婚或再再婚的人們，是不合理的。如其他能夠實在地保守再婚或再再婚間的夫婦之操，這再婚時的貞操，可以說是第三意義之貞操，再再婚的可以稱爲第四意義之貞操了。在舊道德的浸染下的人們，或許因爲沒有了解第三義之貞操，而對於再婚或再再婚的男女，加以無節操的惡名；了解第三意義之貞操的人們，當明白這並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吧！

第五節　各民族對於破操之觀念

在新道德的立足點上，男女的再婚再再婚，是合理的，並非不名譽的，這已經在上面講清晰了。但是這種觀念，並不是全人類一致的。因爲民族間之風俗習慣各異，對於貞操的思想也自不同，而在人民風俗十分繁複的印度、亞弗利加之康各僕姆河地方，和其他南洋諸島的舊族，他們以爲妻子是丈夫之所有物，宗教上制定着死了丈夫的婦人是應當守操的，於是不耐孤涼的人們，有因夫死而自殺的。因爲這種事情，殉夫的惡習，也同時產生了，流弊所及，甚至有以殉夫爲名譽的。在這種妻子對於丈夫有絕對的節操的民族裏，死了丈夫而想再嫁，更其是夢想不到了！現在英政府雖然努力從事於劃除殉夫的蠻風，但是警察權力不能涉及的地方，還有仍舊存在着的。中國現在雖然已覺悟了不少，但是在昔時殉夫和守寡的惡風，也曾經盛行過的。

還有在波里納西亞和每拉納西亞及澳洲太拉亞等地方，死了丈夫的婦人，必須下嫁於夫弟，或其他同系統的親屬的，而且不單是婦人有下嫁於夫弟之必要，弟更可以得亡兄

遺下子女的所有權。這種子隨母嫁的事情，在中國也未始沒有，在日本昔時，也是很多，而不少的；不過對於先夫的子女，不能完全負擔責任吧了！這種弟娶其嫂的事情，太半是因爲家政的關係，或因不易找得熟悉性情和家務的女子，恐怕有不如意的事情發生，還是採取和合主義，娶了自家人爲合算；但是也有相當的限制，譬如亡兄已經有了子女，是不能貿然嘗試的。在現在的法律上，自然不許有這種亂倫的舉動發生了。

此外，西藏還有兄弟共妻的習俗，諸兄弟有共同保護其妻之責任，而妻子也有與諸人共棲的義務。古時斯邦爾脫也有這樣的事情，而且還有子女國有的制度，眞是一夫多婦的正反對者——一婦多夫了。

第六節　貞操與嫉妒之關係

各民族的貞操觀念，雖有差異，不過除了西藏等以外，對於妻妾的貞操，却有同樣的公認的。但是，對於貞操的本質，人們還有很多錯誤的見地。貞操的眞正本質，實在是野蠻時代丈夫對於妻子的嫉妒，疑心別人會占奪他的妻子，或者妻子去投奔別人；爲防患於未然起見，便無理的加以監視和限制，久而久之，從習慣而變爲第二天性，於是居於人妻的地位者，便必須爲夫守操了。

因爲民族的開化，人類感情之日趨濃厚，而貞操觀念也隨之發達演進。雖於現在的現象。至於昔時監視妻子的舉動，現在亞比西尼亞、猶太和其他回教國裏，還有施行防止妻妾破貞的秘訣，中國昔時的「守宮砂」，也有同樣的用意。貞操從嫉妒而發生，是很顯明的了。

還有，貞操是和忠孝一樣的有關於道德的。貞操之不限於女子片面，誰也可以明白；但是，試看世上的男子，有誰肯、男子的貞操是和忠孝一樣的有關於道德的？那一個民族中的男子，是有純潔的貞操的？還不是恣情縱慾，處處造成自己的便宜，好像貞操是規定限於女子的。法律上或許會有相當的條文；但是實際上，一目瞭然，男子是作威作福，玩弄蹂躪女性，而以妻妾爲私產的。貞操的本質，還不是嫉妒麼？

總之：道德上的貞操，是皮膜的，不過是貞操的色彩，美飾；而貞操的本質——嫉妒——纔眞是貞操之血髓，構成貞操之主體。

第七節　貞操對於人身生理的影響

從新道德上講貞操問題，有上面的許多理解，讀者當可以明白了，現在把貞操對於人身生理的影響，討論一下：

從 Waldstein 和 Ekler 兩人所創的性交反應論講，女子經過性交之後，身體中會產生一種由異性精子帶來之釀酵素；明白點說，就是女子的血液中，因了男性的精子，而發生反應酵素。據兩氏之實驗，家兎交尾後，牝兎之血清爲一．五〇．而牡兎之睾丸增加〇．五，用 Abderhaden 氏的透析法來檢視，可以知道這反應是呈陽性的。反應酵素之發生，約在交尾後四小時，如其沒有姙娠，便在兩星期後消失了；但是一經姙娠之後，直到臨褥期，還是呈着反應的現象。這種反應，如其幾次交合的異性始終是那一個，則所呈的反應也是同一的；反之，如其進入的精子，是多種的，則反應也會呈不同的現象。有了二氏的實驗，處女與非處女之鑑別固然是很容易了，就是有夫之婦，是否有與夫以外之男

子作性的結合，也很可以明白的鑑別了。這種實驗，不單與醫學上以重大的臂助，在道德上也有不少的功勞。因爲女子經過一度性交之後，身體上顯有重大的變化，處女經過了結婚之後，乳房臀部會發生在處女時代所沒有的現象，也就是因爲異性的精子，進入於血液中，而發生酸酵素的緣故。

女子經過性交後的變化，不單是身體上而已，同時性格上也受其影響。貞淑和水性楊花的淫女，雖然有遺傳，教育，家庭陶冶和環境感化等關係，不可以一筆勾消，同時因爲性交而發生的性格變化，也是很可注意的問題。淫蕩女子性格之不貞淑，也就是因爲多種的精子進入血液，發生種種不同而複雜的反應，而結果還使性格變爲淫蕩。所以，有許多品性貞淑，教育純正，和家境良好的女子，因不得已而再婚或三婚之後，性格會變成淫蕩，就是因爲這種緣故。

寡婦因爲不耐性的煩惱，或者是被欺之後，一誤再誤而結果流爲淫蕩的，比有夫之婦多，也是基於這種理由。進之，賣淫生活者——娼妓——之性實輕蕩，沒有真情，也未始不由此所致。Lombroso 和 Ferrero 二氏說娼妓之荒淫寡情，雖然先天的遺傳，也有一部分的關係，而因爲後天之多接異性，由複雜之異性的精子而發生複雜的反應，引起性格之變化，實在是個重大的原因。

就體質之變化言，賣笑婦女之不會姙娠，最初自然不免是用種種避姙的方法，在後却會自然的陷入於不姙症。妓女從良後之少產和不姙，更可以證明是由於多接異性而發生體質變化之故。

生理的問題，關係及於道德，更可以影響到社會和國家。據 Waldstein 和 Ekler 二氏的觀察，要免去由婦人生理變化，對於國家的不良影響，至少應當注意下面的幾個問題，就是：

(一)姦淫能夠使婦人的體質惡化。

(二)被姦婦人的子女是不良的。

(三)不純潔之婦女的子女是不良的。

(四)希望有優良和純潔的子女，應當固守一夫一婦制。

(五)不純潔的婦人，應當和第一次發生性的關係的異性結婚。

(六)婦人性格之變化，沒有更甚於再婚的。

(七)貞女不二夫，是含有生理的教訓之意味。

至於男子由性交而發生的變化，現在還沒有確實的定論，但是應當和女子一樣的守操，是合理的，是原則的。

結論

貞操，因爲有生理上的關係，所以男女應當絕對的遵守一夫一婦制度，而不能再婚，但是，從新道德第二義之貞操講，再婚或再再婚都是沒有什麽關係，絕對不是背道的；守節——守寡——是沒有充分成立之理由。至於覺悟了死的場所，而不願再婚的，乃是個人的問題。貞女不二夫，固合於生理的關係，但是太殘酷而不合於人道主義和社會政策；就是因爲亡夫遺有子女而家境清貧，自願犧牲一切，終身瞻老扶幼的，也不過是個人的感情和人道問題。但是，因爲一時的感情關係，而拒絕再婚，終則又因不耐性的煩惱而私行苟合的不徹底了解貞操的男女，是應當排斥的。

（完）



失戀自殺之預防

志堅

在近來的報紙上，常常記載着某某女士因失戀而自殺的事實，這不是婦女界的良好現象。凡是關心於社會問題或婦女問題的人們，都有討論方法以圖救濟的責任。但是我看見現在一般研究社會問題和婦女問題者，對於此等事件，只略略評論自殺者的錯誤，却不曾有切實具體的救濟辦法說出來，我對於這件事的救濟，略有一些小小的意見，現在趕快寫出來，以表示我同情於婦女的一片熱忱。

我們做個人，無論男女，要是粗俗愚笨，無知無識，絲毫不懂什麽情愛的，那麽雖沒有戀愛上的快樂，也沒有戀愛上的苦痛，倒也落得乾淨。可是我們人類中有許許多多人天性聰慧，生而多情，往往於童稚之年，卽有憐才愛美，尋求佳伴之思，所以一旦遇了平日理想的人物，就不禁傾心愛慕，夢魂顛倒，生出種種喜劇和悲劇來了。

究竟一個人還是無情好呢？還是多情好呢？當然是多情好。一個人生在世上，粗俗無情，有什麽趣味？一個多情的人，當其戀愛某個男人或女子時，他要有多少甜蜜的幻想，有多少內心的安慰呢！無論一個男人或女子，在找到了一個情人的時候，便會把一切的煩悶消散，生出種種新的希望；他或她的心，便有了一個歸宿的地方，讀書和辦事，都可以爲愛人而更加努力，嗜好與習慣，也都可以爲愛人而漸漸改正。戀愛的力量眞大！戀愛的樂趣眞多！人怎可以不知戀愛而有戀愛！

但是從古以來，因爲戀愛失敗，受着失戀的痛苦，鬱鬱而死，或仰藥自殺的，不知其有幾千萬了，我們還要去謳歌戀愛，未免是只知其利而不見其害吧！啊，人們因戀愛失敗而死，並不是戀愛自身的罪惡，乃是人們自己不善用戀愛的過失，與不能打破惡環境的結果。怎麽叫不能打破惡環境？就是自己的戀愛不能自由，要聽命於家長。怎麽叫不善用戀愛？就是把戀愛用到不値得戀愛的人身上去。前者打破惡環境，在現在同情於戀愛自由的時代裏，只要你能努力，比較的容易做得到；至於後者善用戀愛，却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我們要怎樣用我們的戀愛呢？比方我們愛上了一個意中

人，我們必須審察那個意中人是否也愛我，不但要知道他或她是否一時愛我，並且要用種種試驗去知道他或她是否能永遠愛我。要是那意中人真能永遠愛我，那麼再把我愛他或她的熱情加高起來，因而衷情同結纏綿，以至於白頭偕老。否則不愼於始，鮮克有終的。

或者說凡人遇着了自己心意中人，不免要意志迷亂，誰能抑住勃勃的熱情，再下試探情人的工夫。而且，就是你想下試探的工夫，要是試探不出來，又將奈何？不，這種話是似是而非的。一個人不是色情狂，何至於一見了一個男人或女子，便意志迷亂？一個真正聰明認識戀愛的男子或女人，對於自己心中的愛人，斷不肯輕率從事，總要下一番試探工夫的。你要是審於試探情人的心性，一定會試探得出來。第一，你先看你的情人的個性，是不是和你自己相合；第二，你要看你的情人是不是真心愛你，還可先看他或她能不能爲你而犧牲一切。比方你所愛的是男子，他是專愛錢財或虛榮，或嗜好賭博飲酒的，如果他爲了愛你的緣故，肯把他所愛的都犧牲了，那麼他之愛你是有些靠得住了。要是他徒然口頭殷勤，連一些兒小的利益和心愛的東西，都不能爲了愛人而犧牲，試問這種人還能長久愛你嗎？你對一個假意愛你的人，却用真的熱愛去愛他，那得不漸漸失望而至於氣憤，而至於自殺呢！

青年的女友們，我們知道我們的貞操是應該獻給我們眞正的愛人，不應該去獻給那不值得我們心愛的人的；那麼，我們的戀愛，也是和貞操同樣的神聖的，怎麼可以胡亂的去用在負情者的身上呢？古語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從前的青年男女受了一般虛僞的人的欺騙，以至於悲憤自殺的，已無可挽救了；以後我們必得預籌一個救濟的辦法，使得我們的大好青年男女，不致再蹈覆轍。我以爲我們要不再演失戀自殺的悲劇，惟有照下面這三條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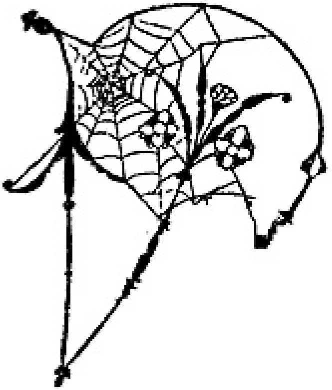
（1）凡青年男女須認識戀愛的眞諦。

（2）尊重自己的人格，不輕易對人用熱烈的愛情。

（3）要克制肉慾，找不到眞正有愛情的人，寧可終身無性交。

我們要做到以上這三件事，須在平日多看種種婦女問題的書籍，要對於戀愛及性道德等，有充分的了解，使得自己的學識和品性有很好的修養，而後才可做到。青年的女友們！不要把你們根本的學識和品性忽略了，不加修養，只是學了新女子的皮毛，任性胡行，自投羅網，弄到結果怨憤無路而死！要知道你們都是今後婦女界的指導者，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解除一切婦女的桎梏，拯救一般在苦海的女同胞！

（完）



戀愛之力

志堅

東方有個人，有三個女兒。他有一羣山羊，他的三個女兒給他輪流去放草的。山羊嚼草跳躍於山坡之間，那女牧人坐在樹蔭之下。

其時正是酷熱的夏天，那長女倦而睡熟了。不久醒來，四下一望，數一數羊羣，發覺有一隻山羊走失了，她不顧受她父親的怒責，便立即動身去搜尋牠。

當她在山巖間攀援，看見山壁上有一扇朱紅漆的大門。她從不曾見過這種地方，把山羊都忘記了，忙把那紅門推動。門兒開了，一條甬道現在前面，她就走了進去。

女郎來到黃金燦目的門邊，又把牠推開，裏面還有第三重門，門上閃閃現出異彩，原來那門是珍珠做成的。進了珠門，還有第四門，那門又是用碧玉翡翠做成的，更其可愛了。她從此門走到一個大房間裏，看見那裏有許多堆金子和寶石。她東張西望，要想碰見一個男人或女人——一個國王或一個王后，或別的官員，却是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只有一樣生物在那裏。牠是一只白鳥，棲在籠內，那籠子是放在桌子上面的。

白鳥問道：『你怎樣會到此地來？』長女答道：『我是爲尋找父親的羊羣中那隻失去的山羊而來的，我從一扇扇門穿進來，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會到這裏的。』鳥兒道：『我願告訴你那隻山羊的所在，而且願替你把牠捉來，如果——』女郎詰問道：『如果？』『你肯做我的妻子。』『我不能嫁給一隻鳥兒。』『那麽你的山羊也只好永遠失掉了。』

鳥兒不再說下去，那女郎也就離開這個奇怪的房間出

來，到山坡邊帶了那缺少一隻羊的羊羣回家，一面走，一面哭着。

次日她的妹妹——次女，去做這個牧羊的職務了，那天也走失一隻山羊，她也看見那幾扇紅門、金門、珠門、寶玉門和那隻白鳥，白鳥也向她求婚，她也拒絕不肯，揮淚而出，她也帶了那失去一羊的羊羣回家。這樣她父親的山羊，已經失了兩隻了，

現在輪着最小的三女兒來牧羊了。她也從睡中醒來，失了一隻山羊，跑去尋牠，信步到了那秘密的地方，和那籠中白鳥談話，談到了婚姻問題。

這位姑娘却慨然說了一聲：『好的。』

於是她尋見那隻山羊，把羊羣完全無缺的帶回家去，使得她父親十分喜悅。隨後她回到這秘密的所在，做了那隻白鳥的妻。

不久，在白鳥的家附近有一個寺院，要開一個盛大的宴會。那宴會的時期共有十三天，每天要由來會的男女人衆中，選出一個最美的男子和女子。

在第一天宴會中，人們就選了那最小的女兒——白鳥的妻——做花魁。在男人中，他們選出一個乘灰色馬的少年做最美的。他等到被選爲最美的男子後，就騎馬走了。

晚上，白鳥的妻回到了山中的金屋，和她丈夫談天。他問道：『你可曾赴過那個宴會嗎？』『去的，親愛的鳥。』『那麼誰當選做最美的女人？』『人們都說我是最美的。』『誰當選着最美的男子呢？』『是一個騎匹灰色馬的少年。』

第二天，人們再聚起來選舉最美的男女；別處的男人女人都來到，却沒有一個比那白鳥的妻和騎灰色馬的少年更加美麗。

到了第十二天散會，只有明朝一天了，有個老婦和那白鳥的妻談話。那白鳥的妻說道：『在婦女中每天都是我當選；在男人中每天都是那騎灰色馬的當選。唉，要是我們的白鳥也變做像那騎灰色馬的少年那是多麼好呀！』

『你不知道那白鳥就是那騎灰色馬的少年麼？』『我不知道。』『這白鳥我知道的，我來教你一個做法。明朝是宴會的最後一天，你躲好在碧玉門的後邊，不要離開那金屋，你可以看見那白鳥變做男人騎着一匹灰色馬走出去。一等他出門之後，你就把牠的籠和籠內一切都燒毀了，他就永遠變做人了。』

這少婦依了她的話做了。她看見她丈夫像一個騎士跑了出去，籠內留着一身白羽，便把那白羽和籠都燒毀了，等候他回家。

一會兒，紅日西沉了，一個騎者策着灰色馬遠遠而來。他看見他的妻子。

他驚異的問：『你怎麼已先回來？』他走到桌邊，看見了桌上的鳥籠和鳥羽的灰燼，頓時臉現愁容叫道：『你不知

道這件事是做不得的，你用火燒了那些羽毛，就是毀棄了我的靈魂；我要是沒有了靈魂，我便不能算個眞正的人！』

她聽了，悲泣道：『啊喲，這便怎麼好？這便怎麼好？只要有法子可以把你的靈魂還你，不論什麽難事，我都願去幹！』

『法子是有一個的。今夜那惡魔要來捉我去了，因爲我不是一個眞的人了。我愛，你用一根棒鞭這扇珠門，一息不停，鞭了七天，在第七個晚上，你可以看見我的靈魂從門隙中飛回來給我。我一有了靈魂，那個惡魔再也不能來管轄我了。』

這樣，他坐在金屋內等待。他的妻拿了棒，開始鞭扑那扇珠門。她恐怕疲倦了閉眼睡去，用了幾根草的尖頭塞在眼角，使她的眼無論如何倦，也不閉攏來。

晝復晝，夜復夜的過去，呼呼擊門之聲沒有間斷過，那妻子爲了丈夫的靈魂掙紥着，那丈夫希望無窮靜靜的等待着。不料到那最後一個時辰將要到時，那妻子眼角的草尖頭跌落了出來，倦的眼臉不自主的閉了攏來，那妖魔就大步衝入，把她丈夫在黑夜中搶去。

她連忙喊着：『我的丈夫，我的愛人！』且哭且追出去，在黑暗中茫茫無頭的走着。她經過森林，經過村市，經過沙漠，一路行去。

一天她聽見他的聲音，好像是從高山的峰巔傳來的，她就上去。到了峰巔，又聽見他的聲音遠在谷中深淵之底，她又攀援而下。到了那裏，只見他坐在一堆亂石邊休息，他的背上負着幾雙破爛的草鞋。

他說道：『我好快樂呀，我到底重新見你。你猜我一天爲那在山頂的惡魔汲水，要上山下山多少次；走了一天，就有這許多草鞋要走破哩。』

她道：『你受這樣苦，叫我怎樣做好？』她雖然吃盡了苦，並不覺得苦，只是希望救他出難而得平安。

他答道：『我愛，只有一件事可以救我。你快回到我們山上的金屋去，重造一隻像你從前燒去的鳥籠，你再用你眞摯的戀愛熱望我的靈魂飛進籠去，我便會帶着我原來的靈魂回來，那時我就可以變做一個人。』

她照了這話去做。等到她造好了一隻像舊籠一樣的鳥籠，她就立着望他。她聚精會神的盼望，望到門外，直望到外面路上；她只顧望着，看見了她丈夫遠遠在那大山之上；再情摯纏綿的望着，只見他已下山到了平原地方；她仍舊很着魔的忘了一切的望着，便見他走進金屋來了。於是歡天喜地，一同住着。

這可見戀愛之力是如何的偉大！竟能把已逝的靈魂找回，使已死的情人復活起來。

（完）



議婚（獨幕劇）

廖英華

時間——現代。

地方——廣東梅縣的一個鄉下

人物——母子二人

幕——一個陳設簡單的臥室裏

母——二兒，你今年是二十歲了。（少息）回想自你六歲那年你的短命的阿爹丟下你們兄弟以後，一直到如今，中間經過我這「薄命人」的萬般辛苦，受盡人種種欺負，總算是把十幾年的風霜挨過去了。我啦，雖然是一個鄉下的農婦，但能夠自己擔柴賣草，撫養你們兄弟到現在——有一碗飯能夠自己吃了，這自然是「靠天的」，然也可算是盡了我為母者的職責了。不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阿薰妹今年二十二歲，你也有這麼上下的年紀了，你們兩個應該「和和氣氣」，才不枉我老苦命的一世打算哪！

子——啊，阿媽！你的話本來不錯，不過依我的意思呀：我現年也不過二十歲，「上先人」（註一）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比起來還差十年。而且我自己還沒有學得一種技能，不能確定賺得一些金錢，奉養阿媽，實在還沒有能力講到養妻育子。薰妹既然是這樣大的年紀了，我以為不如隨她自己的意思先行「對人」（註二），倒是大家方便。媽媽！你以為這樣好嗎？

母——唉！你的哥哥是那樣的不成東西，你的嫂子小小的我就「抱來」（註三）：長成了，氣力也大，性情也好，而且是我一手養大，待我也不敢「大膽」（註四），那一角田那一片地，她都了然，這樣我以為總可以對得住你的哥哥了。不料他偏是聽人唆使，「古怪多端」，說什麼「不中意」，未曾把我氣死，總算是好了！阿二，你也不必多講，不必多嫌氣，你千萬要體恤我一片苦心，不要學你哥哥那樣不成東西，那樣的不能順從我！

子——母親的苦心我自然知道的，不過我心中有點意思，不得不對你老人家說個明白。我既不是學哥哥的樣式，也不是嫌她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的意思既如前的說過了，想母親既能辛辛苦苦的養我教我，我這一點意思，當然也能夠了解和寬恕我的？

母——你真要這樣呀！阿二。你既然不學你哥哥的式樣，就

應該體恤我的苦心，「一團和氣」才好！若果依你的意思先將蕙妹對人，那「圍頭地尾，針頭線尾，灶頭鍋尾，家頭窖尾」(註五)，叫我怎樣安排呢！須知我既不是少壯了，年已四十餘歲，像有錢人「吃餘來嚼，糶餘來吃」，自然不敢想，但是如果你們就此能夠聽我的話，不是我也可以清閒一點了嗎。——像你哥哥自從討了那「壞牛麻」(註六)去南洋以後，一個錢也沒有寄來幫貼；如果你又一定要執意做，那叫我如何是好呢？

子——阿媽！你講的許多話，我也十分知道：不過婚姻是人生終身的大問題，除了我和對方能夠「情投意合」、甘願「結百年之好」外，我想都非家園瑣事所能強合，母親素稱慈厚待人，對你這樣心愛的我的婚姻，也當不情願斷送於家庭瑣事之下罷？

母——婚姻本來是人生要事，然而你總須明白：現在的世界，是有錢人的世界，貧苦人家縱令你「口說出蓮花」，也是假的。所以我辛辛苦苦娶過阿蕙妹來養，也就是這個原因。談何容易？像今討一個「人家女」，至少非千元以上不可，而且像我們這樣山的地方，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又有什麼人願意嫁到這裏來呢！不說無錢，就有錢都十分艱難。不看阿發嫂麼，她那麼有錢尚且還辛辛勤勤養倒阿車妹來，以為倘使將來阿佑古不合意，也還可以嫁個幾多錢來幫湊。阿二！倘使有錢，錢都還可以買東西吃呢，何況沒錢！

子——阿媽，你既然承認婚姻是人生大事，那麼婚姻的雙方，當然非他們自己同意不可。阿蕙妹生下才幾個月你就把她娶了過來，那時我還沒有出世，現在便欲我們倆結終身的伴侶，你想事情之來也有這樣奇怪的麼？這不但是我十分不願意，我想就是阿蕙妹也不大情願的罷？

母——是你自己多事罷了！阿蕙妹那有什麼情願不情願呢！現在的世界是「花邊」(註七)世界，我既在前講過了。不過你自己年紀已這麼大了，你自己也曉得想想。我現年四十歲，儘多不過活十幾年就完了，我也不想像阿七伯那樣對待你們，不過你入世未深，應該想前想後罷了。

子——是！阿媽，這我也曉得。試想，在今我們這個「二婚親」不清香的社會裏，你以前把阿蕙妹娶過來，已是害了她了；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話，勿再誤她的終身就是！

（他們次第起身，幕下。）（完）

(註一)古人。
(註二)婦人。
(註三)娶過來的意思，因小孩只用手抱，故曰「抱」。
(註四)忤逆的意思。
(註五)是指田園中的工作以及縫紝、烹調、養家畜、擔糞淋菜……等的家園瑣事。
(註六)「壞牛麻」意謂不是好的東西。
(註七)即銀錢，因銀錢的邊緣有楞花的。

愛情與麪包

司登堡（Strindberg）原作

晶清譯

那副吏，在求那市長許婚之前，未曾留意到麥的價錢；可是市長是留意到的．

「我愛她」，那副吏說．

「你底薪水有多少？」那老人問．

「唔，現在是一千二百個克郎（註一）；但我們互相愛着……」

「這我不管；一千二百個克郎是不够的．」

「我還可以在薪水之外找到一些，魯絲知道我底心……」

「不要胡說！在薪水之外你還可以找到多少？」

他執着紙和鉛筆．

「而且我底情感……」

「在薪水之外你還可以找到多少？」

他在吸墨水紙上劃着象形．

「呵！我們是一定會很好的，只要……」

「你打不打算回答我底話？在薪水之外你還可以找到多少？呆子！呆子！我底孩子，要講實在啊！」

「我翻譯起來，每頁可以得十個克郎；我教人家法文；有人答應給我做校對……」

「答應不是實在呀！呆子！看這裏，現在我將寫下來．你在翻譯什麼？」

「我在翻譯什麼嗎？我不能現在就告訴你．」

「你不能現在就告訴我麼？你說你在從事翻譯呀；你能不能告訴我在翻什麼呢？不要說廢話！」

「我正在翻譯旣查底文明史，一共二十五頁．」

「每頁十克郎，一共是二百十五克郎．還有呢？」

「還有？我怎麼能够預先告訴你呢？」

「是呀，你能够預先告訴我麼？可是你得知道，你似乎想，結婚不過是住在一起，娛樂你們自己！不，我親愛的孩子，小孩子們會來的，而小孩子們是需要吃著的呢．」

「假使像我們這樣地相愛着，孩子不會就來的吧．」

「你們是怎樣相愛着的呢？」

「像我們這樣地相愛着．」他把手放在背脊上．

「像你們這樣愛着，人家就不會有孩子了麼？你一定是瘋了．但你是社會上品行端正的人，那末我就答應了罷；不過要好好地利用時間，我底孩子，並且增加你底進款，因爲困難的時候就要到了．麥的價錢正在騰漲咧．」

那副吏聽到最後一句，臉上泛起了紅暈，但是老人底答允使他快樂得撐起他（老人）底手，吻着。天曉得他快樂到怎樣！當他第一次挽着他未來的新娘，在街上走時，他們都射出光亮來；在他們覺得，行人們都停着不動，沿路向他們底凱旋的步行致敬；他們便一直走上去，露着驕傲的眼睛，方正的肩頭，踏上輕快的步子。

晚上他去看她；他們坐在房中央，讀校對；她幫助着他。「他很好呀，」那老人冷笑着。他們完畢後，他挽着她臂說：「現在我們賺了三克郎了，」還吻着她。第二個晚上他們到戲院裏去，而且他用一輛橋車送他回家，這共費了十二個克郎。

有時，晚上應有課的時候，他（爲了愛的緣故，一個男子會有不肯做的事情麼？）却缺了課，帶她出去散步。

但是結婚的日子近來了。他們都很忙。他們得去選擇器具。他們開始了最重要的購買。魯絲原不打算當他買臥室裏的器具時也在場，然而當真的去購買時，她却同了他去。他們買了兩張牀，這當然是要並排搭着的。器具必需桃木的，每一塊都須是桃木的。他們必須有彈簧臥褥，上面覆着紅色白條紋的褥布，下面塡着阻止彈力的墊物；還有兩條差不多的鴨毛絨的棉被。魯絲選了藍色的，因爲她很美麗。

他們走到最好的店肆裏。他們不能沒有一叢紅的掛燈和一個巴黎的石膏做的維娜絲。於是他們買食桌上一切的用具；六打邊上雕花的式樣不同的玻璃杯；刻着他們名字的頭一個字母的刀和叉子，還有那些廚房裏的傢伙！媽媽得伴了他們去瞧。

此外他還得做怎麼多的事啊！有期票要接受，海灘上去旅行，會見商人和美術家；一層樓的房子得尋起來，帳幔得掛起來。他看得非常仔細。當然他須忽略了他底工作；但是一結婚後，他都將趕起來了。

他們起先只租了二間房子，因爲他們要極力經濟。而因爲他們只租二間房子，他們能盡力裝璜得非常體面。他在政府街上，租了二間房子和一所地層廚房，費了六百克郎。當魯絲說，他們用五百克郎租三間房子和一所在四層樓上的廚房，或許亦可以一樣地好，這時候他有些惱了；但這又算什麼呢，只要他們互相愛着？是的，魯絲當然是對的，但在低價的四間房子裏，與在高價的三間房子裏，他們不是一樣地可以相愛着麼？是的，他也承認自己做了笨事，但只要他們相愛着，這又算什麼呢？

房子已經佈置好了。那臥室看上去像一所小的禮拜堂。兩帳牀並排搭着，像兩步車子。太陽光射在藍色的鴨毛絨的棉被上，雪白雪白的被單和小小的枕套上——在裏枕套上，一位老處女的姑母，給繡上了他們的組合字；這是兩個大字母，用花朵們組成的，在互相擁抱中接連在一起，隨便他們那裏一接觸，在角上便各處都是親吻。新娘有她自己的盥

窗．用日簾子遮着，客廳裏——也就是膳室，書室——有着她底鋼琴（這費了一千二百個克郎），他底寫字檯，有着十二個鴿籠式的格子（每片都是胡桃木的），一座著衣鏡，幾把臂椅；一座碟架和一頂食桌．「這看上去好像上等人住在這裏啊，」他們說，而且他們不懂為什麼人家歡喜一所分開來的膳室，在那裏擺着藤椅是怎樣的乏味啊．

結婚禮在土曜日舉行．日曜日天亮了，他們結婚後的生活的第一天．呀！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呀！結了婚不是很可愛麼！婚姻不是一個光榮的制度麼！人可以隨便什麼事都自由，而且父母親戚們還來賀他．

早晨九點鐘，他們底臥室還是暗黝黝的．他不願意開了窗子讓日光進來，卻重去燃着那紅燈，讓他射出迷人的光來照在藍鴨毛絨上，白被單上（現在這被單已有些縐了），和那用巴黎的石膏做的維娜絲上，這維娜絲映着玫瑰紅色，毫不害羞地站在那裏．並且這紅光也射着他底小妻子，她躺在她底枕上，神情有些憔悴，然而是很清醒的，好像她以前從沒有這樣好好地睡過似的．今天街上沒有車子，因為這是日曜日，而且禮拜堂裏底鐘正用喜悅渴望的聲音，在喚人去做晨禱，好像他們要全世界人都到禮拜堂裏去，讚美創造男人與女人的他（上帝）似的．

他對他底小新娘小聲地說，要她閉起了眼睛，這樣他可以起來，去吩咐早餐了．

她把頭埋在枕上，他卻披上她底寢衣，到簾子後面去著衣服去了．

一道廣闊的太陽光線，射在臥室的地板上；他不知道是春天還是夏天，秋天還是冬天；他祇知道這是日曜日！他底獨夫生活像一件醜而黑的東西向背後避去；他底小家庭底景像撥動了他底心，使他想起了他孩童時期的家來，而同時對將來，又持了一個光榮的預許．

他多麼強有力的感到呀！將來之於他，像一座來和他相見的山，他要在這上面呼吸，而這山要像沙土般倒在他底腳邊；他要飛跑，飛過山牆和烟囱，挽着他底小妻子．

他把散滿在房間裏的他底衣裳收集起來；他發見他底領結掛在一張[illegible]畫架子上，看去像一雙大的白蝴蝶．

他跑進廚房，新的銅器皿，新的白洋鐵的釜子是怎樣地耀目呀！這一切都是屬於他和她的！他呼喚着女僕，女僕穿了圍裙從她底房中出來．可是他並不注意到這個，也不注意到她底肩是裸赤着．他告訴她立刻到酒店裏去叫早餐來，要頭等的早餐，黑麥酒和白蘭地！店主人知道他底口味．她遵命去了．

他跑出了廚房，敲着臥室的門．

「我可以進來麼？」

一個微驚的呼聲．

「呵，不，親愛的，等一會兒！」

他親自把早膳的桌子擺起來．早膳從酒店裏送來的時候，他把他整整齊齊的分佈起來．他依照藝術上的規則，摺着餐布．他洗淨酒杯，最後把她底一束結婚花，放在她座位前面的花瓶裏．

當她穿了繡着花邊的早服，走進眩耀的日光裏的時候，她覺得有些頭暈；他就她坐在臂椅裏，給她從酒杯裏喝一點酒，喫一塊魚子醬的麵包．

這一切多麼好玩啊！人一娶了親就可以自樂．倘若媽媽見她底女兒在早晨這時候喝酒，她將說什麼啊！

他侍候着她，好像她還是他底未婚妻．在結婚後的第一天，他們是有着怎樣的一頓早膳啊！沒有人有權力可以說一句．一切都是完全整齊的，人可以儘量快樂，這就是一切中最有味的一部份．這樣的一頓早膳，他不是沒有吃過，但是那時和現在是多麼不同啊！那時是不安的，不滿足的；現在他是想都不敢想起了．吃了蠔子，喝了一杯瑞典底好黑麥酒之後，他深深地輕視了一切獨身的男子．

「人們不結婚是多麼笨呀！這樣的自私自利！他們應該像狗一般的納稅的．」

「我真爲一般沒有法子結婚的窮人們憂愁哩．」他底假裝嚴正的小妻子和善地說，「因爲我敢說，倘若他們有法子，他們一定會結婚的．」

一支痛苦的箭，射進了那副吏底心；好一刻他覺得恐懼．只是他太冒險一些了．他一切底快樂，全在於一個經濟問題的解決上，倘若，倘若，呸！一杯白蘭地酒呀！現在他要工作了！瞧着吧！

「玩麼！用着紅莓苔子和黃瓜呢！」年輕的妻子微微有些吃驚，但這實在是爽口的．

「立維司，親愛的，」她把顫抖的小手放在他底手臂上，「我們擔負得起麼？」

幸運啊，她說「我們」．

「唷！這來一次是不打緊的！以後我們可以吃蕃薯和青魚．」

「你能夠吃蕃薯和青魚麼？」

「我想是能夠的．」

「你吃過好的東西，不會在青魚之後要一客牛排麼？」

「瞎說！決沒有這種事！祝你康健呀，愛人！很可口呢！還有這些餅子．」

「不，但是你瘋了，親愛的！在一年之中的時候吃餅子！你要付多少錢呀！」

「錢！他們不是很好的麼？你不是以爲生存是榮耀的麼？啊！偉大呀！偉大呀！」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輛馬車馳到前門口．倘若不這樣快樂地坐在柔軟的墊子上，讓車子緩緩地向地爾公園馳去，亦許那年輕的妻子要發怒了．

「這好像睡在牀上哩，」立維司小聲說。

她玩着用鼻擊他底手指，熟人們都在街道上向他們行禮，朋友們向他揮着手，彷彿在說：

「唷！好小子，你也走了鴻運了！」

行人看上去是何等的小，街道是何等的光滑，坐在彈簧的墊子上是何等的寫意！

人生正應該常常是如此。

・　・　・　・

過了一整月，跳舞會、拜訪、宴會、戲院，有時自然也留在家裏。而且在家裏比無論什麼地方都快樂。譬如，晚膳後，把妻子從她父母的家裏帶出來，把她擁進一輛小車子，關上了門，向她那邊的人點點頭，說：「現在我們回家去了，回到我們底四壁之內去了！在那裏我們要做什麼便做什麼！」這是何等的可愛呀！

於是在家裏還有一頓小晚膳，坐着說說笑笑，天便亮了。

立維司對於家常是很滿意的，只是在理論上。一天他底妻要試試他，用膳時只給他吃鹽鮭魚，蕃薯拌牛乳，肉湯。啊！他吃得多麼起勁啊！他渴望着精緻的菜單哩。

下星期五那天，她又要預備鹽鮭魚的時候，立維司回家來，帶了兩隻松鷄！他從門檻裏叫她出來。

「想想吧，愛呀，一件最特別的事情發生了！一件最特別的事情！」

「哦，是什麼呢？」

「說出來你也不相信哩，我買了一對松鷄，自己在市場買的，價錢是——猜猜看！」

他底小妻子似乎是煩惱更甚於好奇。

「想想吧！一克郎兩隻！」

「我曾買過松鷄，八辨士一對；但是——」她緩緩地繼續說，這樣不致他坍台，「那是在一個極冷的冬天。」

「唔，但你總該承認，我買得很便宜吧。」

為要見他快樂，她有什麼事情不肯做呢？

她吩咐濟熟的麥粉來當飯，來當作一個試驗。但立維司喫了一隻松鷄之後，他悔他不能儘他底胃口來喫麥粉，借此來顯給她看，他實在是喜歡麥粉的。他確實喜歡麥粉——生了癆疾之後，牛乳不合他底胃口了。他不能喝牛乳，但是他喜歡他底一生的每晚上，每個祝福的晚上，見麥粉放在他底桌上面的，祇要她不對他發怒。

麥粉以後永不再出現於他底桌子上了。

結婚了六星期之後，那年輕的妻子病了。牠頭痛而且生病。這並不比受了一點寒來得重。但是這個病？她喫了一些什麼於她不合的東西了麼？因為銅皿器新鍍了錫麼？他去請教醫生。那醫生笑着說平安。

「什麼平安？阿！胡說啊！決不會的。怎麼會是平安的

呢？不，眞的，應該要怪臥室裏的壁紙啊。牠一定含有砒毒的。讓我們立刻送一片到化學家那裏去驗一驗。」

「毫無砒毒。」化學家報告。

「多奇怪！壁紙裏沒有砒毒？」

年輕的妻子仍是病着。他查了一本醫書，在她耳邊小聲的說出一個問句。「照呀！熱水浴！」

「照例？唔，當然的！不過似乎太早一些了。」(註二)

四星期後，收生婆說一切都「照例」。

但這是沒辦法的，他們也高興了。想呀，一個嬰孩！他們要做爸爸和媽媽了！他們叫他什麼名字呢？因爲這當然是一個男孩。毫無可疑，一定的。但是現在她與她底丈夫有一番嚴重的談話了！自他們底結婚之後，一直就沒有翻譯或校對的事情。而單靠他底薪水是不够的。

「是的，他們並不想到明天。但是，天哪，人祇有一次的年青！現在，應該有個變化了。」

翌日早晨，這副吏去看一個老同學，一個註册員，求他做一筆借款的擔保人。

「你知道，我友，一個人將變成一個父親的時候，他應該考慮怎樣去對付日後增加的費用才好。」

「的確，老友，」那個註册員回答，「故而我不能結婚。但你有方法結婚，實在是幸運的。」

副吏靡靡地不說出他底請求。他怎敢求一個貧苦的獨夫幫他去籌備將來的費用呢？這個沒有方法去爲自己尋得一個家庭的獨夫？他不能讓自己這樣做。

當回家喫晚膳的時候，他底妻子告訴他，兩個上等人來看他過了。

「他們看上去像什麼？年輕的麼？戴眼鏡的麼？那末對了，他們是兩位少佐，他在衞司哈鋒遇見的他底老朋友。」

「不，他們決不會是少佐；他們太老了。」

「那末他也知道的；他們是從烏蘿拉來的老同學，P，亦許現在是一個講師，FO，許是一個副牧師。他們是來看看他們底老朋友，怎樣做丈夫的。」

「不，他們並不從烏蘿拉來，是從司多哈鋒來的。」

女僕被喚了進去，仔細盤問。她說那拜訪者是衣服襤褸，而且帶手杖的。

「手杖！我不能想出他們是那一種人。既然他們說要重來拜訪，我們不久就無知道的。換個題目講講吧——我偶然見到一籃暖室的楊莓，價錢眞可笑；眞是斜氣呀！想吧，暖室裏的楊莓，一克郎六辨士一籃！而且在一年中這個時候！」

「但是，親愛的，爲什麼要談起這個呢？」

「那末好，我今天得着了一個翻譯的主顧。」

「可是你負着債吧，立維司？」

「一點點！簡直沒有什麼！只要借着一筆大款子，什麼

都沒有了。」

「借款子！但是又有了新的債務了！」

「對！但容易！不要讓我們像做生意似的說話！這些楊莓不是很可口的麼？什麼？同了一杯白葡萄酒，纔是頂括括的呢。你不這樣想麼？立妮，跑到店裏去，要一瓶他們所有的最好的白葡萄酒。」

他午睡之後，他底妻子又固執着一個嚴重的談話。

「你不會發怒吧，親愛的，你會麼？」

「發怒？我！天呀，不會的！不是談到家裏的費用麼？」

「對！我們賒着店裏錢啊！賬戶來催過了；馬車行裏也來討錢；真不快活！」

「就是這些麼？明天我連最後一個 farthing 也要付清的。他們竟敢爲這些小事來煩擾你麼？他們明天可以得錢，但是失了一個主顧了。現在不用再說了。出去散散步吧。不用馬車！哦，我們可以乘車到地獄公園，這樣就可以把我們快樂起來了。」

他們到地獄公園。他們在酒店裏要了一間私室，人人都向他們看着而且耳語。

「他們以爲我們來大喫的呢，」他笑了。「多有趣！多瘋狂！」

可是他底妻並不喜歡。

他們付了一張大數目的期票。

「祇要我們留在家裏！我們也可以用錢買這些東西了。」

・ ・ ・ ・

數月過去了。大事一天近似一天。搖床得買，還有小孩穿的衣裳。許多東西都需要着。年輕的丈夫整天在外辦交涉。麥的價錢騰漲起來了。苦難的時候就在眼前。他得不着翻譯，得不着校對。人都變成物質主義者了。他們並不在書上化錢，他們全用去買食物了。我們活着的是一個多麼無趣的時代呀！理想都一個個地消溶了，松鷄不能再買一克郎一對，馬車行不肯再賒錢，因爲馬車行的老闆也和旁人一樣，有妻和家庭要維持呢；店裏買物都要付現錢。呵！他們都是怎麼的實現主義者啊！

偉大的日子終於到了。這是在晚上，他爲妻子去奔跑。他妻受着一切生育的痛苦時，他又得跑到客廳裏去安下那些債權人。

最後他手裏捧了一個女兒。他底眼淚滴在那嬰兒身上。因爲現在感到他底責任了。一個他擔負不起的責任。他下了新的決心，可是他底神經已是弛懈了。他正從事一個翻譯，這似乎不能一刻完畢呢，因爲他得常常出去辦交涉。

他奔到他底岳父那裏，是住在城裏的，帶給他那喜悅的消息。

「我們有了一個小女兒了！」

「很好，」他底岳父回答；「你供給得起一個孩子麼？」

「現在不能；看天的面上，幫助我們吧，岳父！」

「我可以暫時幫你們過這個難關，別的我不能做了。我也只夠維持自己底家庭。」

病人須要小雞，他親手到市場上去買了來，還有那每瓶六克郎的最好的酒。

收生婆想要一百個克郎。

「為什麼我們應比別人付她得少呢？她不是正從船長那裏接到一張一百克郎的支票麼？」

年輕的妻不久就起牀了。她看上去像一位女姑娘，像寡婦一般的瘦弱，黃是黃了一些，但還蒼白色與她很相配。

那老人來了，與他底女塔有一回私人的談話。

「現在不要再有孩子了，」他說，「不然你就完了。」

「父說的什麼話呀！我們不是結婚了麼！我們不是很相愛麼？我們不是將有一個家庭麼？」

「是的，但要到你能供給得他們起的時候，你們相愛，很好，但你們不能忘掉你們是有責任的啊。」

他底岳父也變成了物質主義者了。呵！這世界是多悲慘！一個沒有理想的世界！

家被毀壞了，但愛是存在的，因為愛是強有力的，年輕夫婦底心是軟的。反之，執行吏只缺少通歉。抄查是臨近了，破產也不遠。好，讓他們抄查吧！

岳父篇了一輛大的旅行馬車到了，來接他底女兒和胖大的孩子。他警告他底女塔，不要到他底家裏去露面，直到他能付清他底債務，而能為他的妻和孩子組織一個家的時候。他並沒對他底女兒說什麼，在他好像領回了一個被誘的女兒。這好像是他把他底天真的孩子，租給了一個別有心腸的讚美者，現在「受了辱」地領她回來了。她本願意與她底丈夫留在一起，但他沒有家去容納她哩。

做了一年的丈夫，便留着看他家裏(倘若他能說這是家)的劫掠，因為他一些也沒曾付。戴眼鏡的兩個人，車了牀和椅子，鋼釜和鍋器、食桌、燈架、和燭盤，走了——一切，一切！

他獨自留在兩間空虛，被毀的房子裏！只要她能留給他呵！但在這些空房子裏，叫她做什麼好呢？他並沒失去位子，因為破產是免了，但她失去了一切升級的機會。

後來他被應許每星期去看妻和孩子一次了，但永不被許單獨的去看她。土曜日的夜裏便化在一間小房子裏，臨近他岳父底臥室。日曜日早晨，他得回到城裏去，因為報紙是日曜日早晨出版的……他向那祇被應許送他到園子門口的妻和孩子說再會，在最遠的那個小山上，又向他們揮揮他底手，屈伏於他的辛苦，他底悽慘，他底謙卑。她也一樣的不快樂。

他一算，要二十年才能還清他底債，還清了呢？即使還了也不能維持他妻和孩子的生活呀。他底期望呢？沒有！假使他底岳父死了，他的妻和孩子就要拋在街道上；他不敢對於他們唯一的供給底死亡上想去。

呵！自然是多麼殘酷呵，只給她底生物東西吃，獨獨讓人們底小孩餓死！呵！多殘酷！多殘酷！人生不能把松雞和楊莓給一切人們。多殘酷！多殘酷！

（完）

(註一)一克郎合五先令；一先令約十二辨士；farthing 乃一辨士四分之一

(註二)是立維司說的。



花燭之夜

朱文煇

汪靜芬像傀儡般的被她大哥抱進了黑洞洞的花轎內；在昏天黑地的哭啼裏，她隱約聽得她母親的囑語：「好了，……切不要哭！……兒呀！……」

她不明瞭這是什麼意思；要不是難爲情，她一定會下轎來問個究竟。她雖在哭啼，但爲了她的母親的囑咐，又不得不一面哭一面想：——

「爲什麼好了便不能哭？我的一點母女的離情，都不準我痛快的發洩，痛快的哭一場嗎？難道他們要吉利，就禁止我的哭嗎？唉！……」她的思潮，被喧雜的人聲，辟拍的爆竹聲，同喇叭聲打斷了。她的額角上帶着粉的香汗，不住的流；她的面頰，覺得非常的熱；她心臟的搏動，也增了不少；她祇好聽了母親的叮囑而吞聲止哭。一陣陣的喧嘩和談笑聲；震動了她的心房，再也沒有法子能够鎮住自己的驚慌。她昏沈沈底被儐相牽着行禮，她不曉得在什麼時候行了交拜，她也不曉得是什麼時候進了洞房、吃了交杯盞；一直等到那強烈的電燈光，射着她的眼球；她麻木的知覺，才慢慢恢復過來，才曉得自己是坐在新床的右隅。床上舖得很整齊，一層層紅綠相間的花被，一對她親自繡的鴛鴦枕，不住的在她眼簾中映演。一切的什物——一切簇新的什物——桌啊！椅啊！花屏啊！字聯啊！……好像都是她見所未見的東西，她的眸子也就不住的轉着覷。

「新嫂嫂！吃點什麼罷？」伴着她的小姑——張國華的小妹——見着她的眸子轉動，就這樣的問。

「…………」

「不要緊！」小姑握着她的手說。

「妹，」……靜芬赧顏的低語。

「新嫂嫂！不必客氣！橫豎是不好的呢！」小姑含笑着說。

「妹妹！……不餘，……！」靜芬低首說。

張國華跟着一夥嘻嘻哈哈的賓客進來了；靜芬向着這班奇形怪像的男女賓，要不是張國華坐到新床左隅去，她真不曉得誰是她的新丈夫。

「鬧房！鬧房！」大家都是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國華！你要叫新嫂子說話！」矮小的王成先開口。

「很好！老王！你看新娘怎樣？國華你看？」綽號「雕花盤」的李英向着靜芬呆看。

「面孔倒白，不過眼睛，……」坐在靠近新床的陳大頭搶着說。

「眼睛有毛病嗎？」國華的表妹劉婉英一扭一扭的走近靜芬面前來。

「……」大家靜寂無聲：

「一個小黑痣！」婉英好像發現了什麼祕密般的手舞足蹈的叫起來。汪靜芬愈發低頭赧顏了。國華睥睨似的瞧着了她一眼。

「國華！還不甚要緊吧？」李英笑着說。

「情人眼裏出西施；我們也不用着去批長論短，還是鬧他們兩人一下吧！」一心想鬧房的王成又提議鬧房。

「怎樣鬧法呢？」陳大頭素來沒有計劃想的：

「總要新娘笑笑，是很容易！」李英的要求最低。

「不如請新娘說話有趣些！」王成也提議起來了。

「先生們！鬧房要文明點！」坐在靜芬面前國華的小妹蘭英帶笑似的解勸着。

「不行！」大家爭嚷着。

「我看要教新娘替新郎做事更有趣！」陳大頭窺着新娘的臉，想出了最後的鬧法。

「有趣！我來幫忙！」婉英跳躍着說：

「老陳！這才有意味啊！」王成哈哈的笑：

「怎樣的做法呢？」李英問。

「做好了！大家出去！」陳大頭擦着手掌說：

「這是什麼玩法？大家出去！哈哈！」王成只管癡笑：

「先生！——請你們不要太野蠻了！」蘭英曉得他們要拿對待朱家表哥的手段，來對付她的哥哥了！

「小妹妹！不會使你新嫂吃虧的！」陳大頭握住了蘭英的白嫩小手說着。

「老陳！怎樣？快說如何鬧法？」李英催着問。

「先把新郎包在被窩裏；兩頭拿繩子捆起來，我們大家出去，看新娘解不解？哈哈！」陳大頭宣布他的計策。

「開心得很！」王成知道今夜要看新花樣的鬧房了。

「動手吧？」李英催着說：

一窩蜂似的大家走到床前，就不管三七念一把新郎弄倒

在床上。

「諸位！怎樣野蠻到這步田地？」國華雖用力抵禦，怎能够從衆力之下掙扎出來呢？

「你們要把我的哥哥怎樣呵？」蘭英哭號着：靜芬斜視虎狠口裏的綿羊似的新丈夫，不覺擔憂起來。她同蘭英被擠在床角裏，一動也不得動。

張國華被武力捆在一床新被褥的中間；房中的來賓一鬨的溜出去了。

「到窗前來竊新娘怎樣解吧？」雜踏的脚步聲，漸漸移向新房的窗外；喧嘖的談笑聲，也慢慢的微小了；燦爛的電燈光，似乎看過了熱鬧而暗淡下去了；剛才喧鬧嘈雜的新房裏，頓時寂靜得無聲無息！蘭英一聲不響的替國華解那捆着的被褥；靜芬失去知覺般的呆呆望着蠕蠕動着的被褥裏的新丈夫出神。

「新嫂嫂！你聽得哥哥在被裏叫嗎？」蘭英一面解一面說。

「……唔！……」靜芬還是呆望着。

「忍心啊！」窗外的譏刺聲音射進來。

「新嫂嫂！來幫我解解吧？」蘭英用盡力量還有解開

「噓……」她聽見窗外索索的響沒說話。

「不要緊！來解吧！」蘭英急得跺脚。

「……」她仍赧顏的不敢做聲。

「厚起臉皮吧！」陳大頭在窗外再進喊一聲譏刺來。

「新嫂嫂！甚麼不來幫我呢？」蘭英急着叫喊起來。

「快解開看吧！」國華的母親也同着婉英和衆人進來。

一場胡鬧，從此告一段落。

（完）

鬧房而爲惡作劇，是極壞的一種風俗。現在稍通聲氣略知義理的人家，其婚禮雖從舊制，而惡作劇的鬧房，猶幸多已廢除。曾聞有人鬧房把病後未十分復原的新郎，如本篇所述，捆壓在新娘床上，以致新郎氣閉，犯了一場人命官司。又有鬧房的賓客中，唱導看驗新人小脚（從前纏足時代），內有一人正蹲在新人坐前，觸動新娘憤怒，脚尖飛去，竟傷客人的鼻，因此其婆媳暗成仇讎，終不和睦。諸如此類，實難枚舉，讀完此篇，不禁感慨，遂附識之。

記者識





婚事上的苦悶

徐學文

Z呀！你為甚麼老是不進行你的婚事呢？」

君！這並不是我過於耍責你了；你儘有許多旁的話可以和我談談，却為甚要和我談到這現在我最不願談起的所謂「婚事」呢，P君！我們相交了五六年，現在你却忽然來和我談到這個，啊，你真太沒有瞭解我的內心了！固然，你是十分的關心我，所以竟率然的用書面來和我談判這「人生大事」。P君！你是為我設想的周到了！但是，但是我竟非但漠然，並且是要峻拒！——峻拒你無謂的徵詢。這，也許你要說我近乎瘋了。是的，我是瘋了！但是，P君！我並沒瘋呢？

常常我和朋友喜歡亂談。當無聊的時候，談的中間，常有不少引起趣樂的意味；但是，當一個朋友帶嘲帶諷的（我總認他是帶嘲帶諷的）說了「Z呀！我們要吃你的喜酒了！」這時，我便終止談話，開始沉默起來。他們，只是裝做不知我心的底處，以為這句話發動了，趁此可以探出我的隱處，和療治我的苦悶，於是話題又連貫的來了。

「覺究日期幾時呢？我們是老友啊！」

「自由戀愛的嗎？好！擁護！」

「你真一個幸福的人兒！不錯，結婚是人生的開始。」

啊，我真是給他們宣佈死刑了！「空虛」！「殘忍」！人們原是沒有一個瞭解我的啊！

P君！你也為甚忽然要問到我這個呢？

如果沒有智慧給我使靈性顯現，P君！我對於這所謂「人生大事」，早已不成一個問題了。像那農夫的妻子，工人的老婆，他們天天在勞力中掙扎着，還有什麼剩餘的精神來辨別美醜？然而老實說，肉感也能引起靈感，這樣的結合，也未嘗違背自然。比起一般紳士階級的鄭重將事的結合，真要值得我們歌頌一聲「神聖」啊！但要挨到我自己，

那就給矛盾支配了。什麼「沒有戀愛的結婚，是不道德的」所以，要我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或和一個旨趣不投的女子結婚，簡直是要我到刑場上供無謂的犧牲—試問強姦式的硬配，捨去了的情愛還從什麼地方來呢？但是，P—君！話又說得回來的，我們的所以變更了結婚觀念，實在是中了現社會教育的毒哩！因爲，所謂情愛的標準，總是不脫什麼「性情」，「旨趣」，……實則，性情、旨趣等，無形中是受階級性支配了。譬如：受過文化洗禮的男子，總不會說和那不識一字的女子性情是相合的，旨趣是相投的。因此，我們所談的情愛，總不能不給現社會所範圍。咳！我也是同樣的迷戀着這現代的教育的暗示啊—

自由戀愛嗎？又是於我沒有分的。雖然我眼見許多朋友都是在自由戀愛中勝利了，現在正在過着美滿的生活；但是，他們是具備着一種條件的，有的是資產，有的是地位，有的是交際長才，有的是手段巧妙；這些條件有其一種，便不要愁慮心愛的女子不到手。人生原是一套戲法，所謂戀愛婚姻，是祇要變至無窮啊！P—君，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呆子，千變萬化的環境，我是應付不來的。我是一個無產青年、地位是不能站在時代上；說到交際，像我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誰瞧得起我呢？手段是深入現社會後學到的一種技術，我不願墮落，一種花言巧語，怎麼會體驗得到呢？所以，P—君！我沒有資格去向女性求愛，我也始終沒有向異性求愛過，因爲我很知道要流於「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滑稽。但是，P—君！也許有女性來愛我那怎麼啦？我知道你也許要這樣反問，這是不錯的；不過普通的女子，她們總不會來愛我的。她們是給傳統觀念所征服了，首要的是資產，我是缺乏這條件的。至於識得字的女子，她們這塊虛榮的金字招牌，是比做鐵一樣的硬了，愛上我這落伍的無產青年做什麼呢？所以，P—君，自由戀愛，我始終是要談的，不過實際是於我沒分的，而且我也不從失望中去妄想了。

P—君！失望中未始沒有希望，我也會經這樣夢想過：假如碰到一個瀕臨苦難的女子，我由憐惜的心理而轉爲同情，由同情而去捨身援救，援救到了，我們的相愛，便誰也不能侵奪了！但是，當着這樣的時候，卻總抵敵不過社會上冷酷尖刺，事情沒有成功，社會早預備着來襲擊了！並且，這樣的事實也少有，祇是影戲幕上要使人回味而一現而已—所以，這個也終於是夢想。P—君！你看！愛是如何難得啊！自然的愛，在現社會裏當然不會有；就是人工的愛，也是渺茫的理想呢！

婚姻，婚姻，P—君！這是談何容易啊！

P—君！我現在假定找到戀人了，一切經濟條件，是屏除的，但也不得不使我開始恐慌。因爲，在現在不穩定的社會裏，失業是常有的事，那時候的柴米夫妻，試問再沒有經濟條件怎能維持呢？就算這是「杞憂」，但是生下的子女，總

是要負責的啊！產育限制，我也未嘗不知道；不過一二個子女，至少總要維持的呢。但是，維持又談何容易呢？所以，我只覺結婚的背景是悲哀，這悲哀是制度所造成，無數愛人，都是給牠葬送掉了！因此，我有時要說「何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憤慨話。明知「愛」是人生的慰藉，她是足以增加勇氣的，決不可因了某問題的牽涉而連「愛」也就忽視。可是一味向着戀愛主義，只是盲目地，難道有勝利的希望嗎？P—君！我現在只有瞧着人們結合的愛情的伴侶了！

P—君！我現在自己也覺得自己的矛盾，既然得不到時下識字女子的寵愛，何不降格去找尋呢？她們，被男子遺棄的，正在期待得非常親切，眞該値我們的同情啊！但是，P—君！我對於她們，總是擺起了「眞心」，拿什麼「旨趣」，「性情」來掩飾我的虛僞！唉，我怎麼不是一個女性的蹂躪者呢？P—君呀！男子是凶惡的，我便是其中一個啊！我還假惺惺的，也是可殺啊！

我到現在還留下沒有自殺，P—君！因爲我是看清了社會逼害我的毒計，自殺了，正是代替社會早下手，何若明知設有陷阱而自投呢，所以，我寧願忍了苦痛活着，不過，輪到所謂「人生大事」，我是不願談的了！因爲要徹底的講起戀愛來，是不該存有階級意識的，但是我不知爲什麼總覺不識字的女子是「舊式」，這一點，我給現社會哄騙得如何深沈啊！P—君！現社會裏是沒有眞愛的，現社會裏的愛，只是一些迷戀的表現，所以，P—君！我等不到新時代到來，我將連眞心和一切擲在泥土中去！

但，也許我有徹底覺悟的一日，毀滅了這階級意識，P—君！我始終是要追求愛的，不過請你再不要問到我的什麼「婚事」，因爲這種話太空虛了！

（完）

徵求

(一)鄙人欲徵求婦女雜誌「美術專號」、「十週紀念號」、「家事研究號」、「桐蔭讀物號」各一冊每冊願以郵票五角爲酬，如四冊全寄來，當奉上半新之李涵秋廣陵潮全部，或現金兩元亦可。後至者單掛號璧還。來件請寄「江蘇仙女鎮民德中學校八十二號生朱心如」收。

朱心如謹啓

(二)鄙人欲徵求婦女雜誌「美術專號」、「配偶選擇號」各一冊，有願割愛者，請以家事研究號及現洋五角爲酬。通信處：「汕頭轉意溪永豐昌號莊典堯」收。

莊典堯謹啓



戀愛的坟墓

玉英

家庭和故鄉的印象，我所憧憬、回憶、甚至墮入淒切的幻夢中的，隨着我無止境的漂泊生活而亦一天天的慘淡下去。我疏遠了我愛的父母，淡忘了愛我的兄姊。簡直記不起已往的和現在的自己！唉唉，這渺茫的人生呵，我將怎樣進取我的前途呢？

我自己也覺得，我並不缺乏衣，也並不缺乏食，但我老是感覺着生命的不充實。

『生命的不充實』，呵，這於我是件多麼重的刑罰呀？我檢理到過去了的殘象，我懷惧着破碎了的青春，這難堪的情緒，教我如何消受呢？

正在一個惱人的暮春，綠衣使者光顧到被人們遺棄了的我：同時送來二封信——哥哥和姊姊寄來的——在這二封信中，我深深地喚回兒時緩爛的手足之愛。

但他們現在各自結婚了。

哥哥五年前曾和我同在P城讀書。自他從C大學畢業後，為了生活問題，他就跑到南洋去當個中學教員，姊姊本是和我同在P城N校，但自我漂流到S地，至今也有三年不見了。

他們所報告給我的都是結婚後的生活，十分使我吃驚，他們的結論都是說：『結婚是戀愛的坟墓。』唉，結婚果是戀愛的坟墓嗎？我可解答不出來的。

這漫茫的人生呵！

下面便是哥哥和姊姊的信。

親愛的妹妹：

生活之鞭驅策着我離開我兒時遊釣的故鄉，以及養育我成個「人」的第二故鄉P城，來到這炎熱的南方。我所接觸的盡是生疏的面孔，所接觸的盡是冷落的情懷，我的生命力幾乎全被異國的氛氣消磨殆盡了。簡單地說一句，我無異置

身在冰洋當中！

妹妹，我知道爲生活而奔走，各處都得不到安寧的。但我特別的揀到這裏，我也有很大的理由。第一，國內的政治及軍事紛亂的情形，鬧得我頭腦脹痛。耳聞目見，都透不出政治和軍事的騷動。我想少接觸些這種使人氣悶的空氣，於是離開了我可愛的祖國。第二，我覺得在南洋的中國人，實在太隔膜祖國的情形了。他們說起中國來，只知道廣州和上海。而且有的竟絕不相信中國也有電燈和汽車！中國的時局和國際地位，當然更不待言了。我要想使他們恍然覺悟，我要想使他們對於祖國有深切的同情和瞭解，我要使他們明白中國的國民革命就要成功，我毅然決然到這裏來了。

可是妹妹呀，事實往往會和理想相反的。我想跳出國內紛擾的政治和軍事的空氣，現在却擲入使人更難受的空氣中。在白色人種所統治下的南洋，各處不容你有色人種說話和行動的自由。幾份報館幾乎都和帝國主義者、資本家一鼻孔出氣。這也難怪他們，因爲不是這樣，不能維持他們的生命。可恨的是黑髮黃膚的中國人，個個都消滅了民族思想，好像天生是英國人或馬來人！不是英國化便是馬來化，可憐連我所教的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都要用英語來解釋，這是多麼可悲呀？

在神聖的學校中，其情形也很令人悲觀；一切經費都是由幾個資本家校董擔負的。當然行政是落於若輩的手中，因此凡是和他們有關係的教職員，特別受優待；而孤掉似的我呢，不容說是受着白眼和妒嫉。一般會獻媚校董的同事們，聯合了戰線來對付我。我的教育方針他們都反對，他們實行他們的奴性教育。妹妹，處於這種情形下的我，還有勇氣再存在這裏嗎？

那正是暑假後幾天，我預備着束裝回國，剛在我想去買船票的路上，遇着從前和你姊姊同級的密斯高——密斯高不是你姊姊和你很好的朋友嗎？記得我們在P埠公寓裏時，她常常來訪你們的——我做夢也不曾想到會在此地遇着她。我幾乎疑心我所走的路不是實現，倒是她用着平常一樣流利的口吻說：

"Oh, Mr. Chiang, how can you get here?"

我告訴她我的際遇和現在所取的方針，她邀我在附近一爿咖啡館裏吃了二客冰淇淋，好細細地敍談到別後的情形。她先問起你，又問起你的姊姊，我一一告訴她。同樣，我問起她什麼會到這裏來。她說自從她的父親死後，她的哥哥——也在這裏一個橡皮公司辦事的——要她到這裏。一則他們可以在一處，二則她到這裏也可謀些事做做。因爲她的哥哥除了供給他自己一家大小外，實在再供給不起她的教育費。

她又說她哥哥所任事的橡皮公司正需職員，要我暫時姑且再留在這裏。在她可以多一個朋友，在我一樣的是奔走麵包，因此我就取消回國的念頭，答應下來了。

第二天她跑到我告訴給她的我所住的地方，她說在橡皮公司內她的哥哥已去說妥，即日就可進去辦公。她又要我還到她家去住，這樣，我想我確是也有些盃慮，至少我可以免去孤淒的生活，於是我就做「入幕之賓」了。

妹妹，現在我應該連帶告訴你一些她哥哥的家庭：她哥哥是個很爽直的青年。她的嫂嫂待我也很好。更有一層使我愉快的，他們的六歲孩子也很歡喜我。他們的房子是建築在海濱，雖不很大，可是足夠給一家住。她佔據一室，她的兄嫂佔據一室，我佔據一室，另外是一間客室、休息室、僕室和廚房。她的哥哥月俸有二百多塊，她在一個公共機關當打字員，也有七八十塊錢一月的進款，維持生活是很足够的。

她很喜歡游泳，你是知道的，她的哥哥也精於此技。因此我們常常一同作海水浴。妹妹，我告訴你，海水浴的趣味決非北方人所能享受的。當你用了一天腦子覺着很疲乏的時候，你換件輕便的浴衣隨着碧波上下，或是懶躺在柔如輕絮的沙灘上，儘一陣陣的海水不斷地吻着你的身體，你的疲乏便在不知不覺中消散了。更在炎暑的晚上，我們有時趁着銀月當空，在平靜得像一面大鏡的海上，駕着一葉片舟，隨涼風梳着我們的頭髮；或開一輛小汽車，從兩旁植滿了棕櫚的路上，輕快地向平坦的路上馳去。

這樣，那個能禁止我和她不深入戀途呢？

異的，妹妹，一個人在四面都覺着不舒服的時候，這種心的創痕，殆只有戀愛可來彌補的。何況在我們的小天地中，我只感覺着陽光的燦爛，微風的溫和呢？她是這樣的體貼我，撫慰我。偶然我懷着微慍或 Homesick 的時候，總是她想出種種方法爲我解悶和寬慰。因此漸漸我忘記了我的家鄉。我覺乎覺着唯她所在的地方是有陽光的，是有玫瑰的。此外無論那一部份的世界，都是黑暗和恐怖！

毫無躊躇地，我們竟結婚了。

那時我已有一百幾十塊一月的進款。因爲種種不便的緣故，我們從她哥哥那裏遷出來，另組一個小家庭。但妹妹，我告訴你，小家庭並不是容易組織的呀。第一你要有很充分的經濟預算，才不發生根本的動搖。在我們開始我們的新生命以後，雖然我倆也有二百塊一月的進款，可是你要知道南洋的生活程度，並不像國內那樣低。房子、衣著、食物、只這三件，消費已够使我們負擔了。何況更有別的交際和零用？

起初幾月，我們以爲那是一時的現象，並不在意。雖然刻苦，但是精神上都覺着很愉快。因爲，我們只顧着目前的歡樂，絲毫不曾想到世上什麼叫做困惱和痛苦。幾個月之後，我從前所儲蓄下的款子，幾乎將要用盡了，不由得使我十分吃驚起來。同時我倆相互間被熱情所壓下的缺點，也一點點發現出來。有時爲了一件小事情，像她喜歡吃牛肉，我喜歡吃豬肉的問題，往往鬧得吃不成晚飯！顯然的，我們的戀愛將要宣告破產了。

有一次，我從公司回來後，想寫一篇文章投到報館去，藉此弄些稿費來，剛在我拿起筆動手要寫的時候，她跑進來強要拉我同去划船，我告訴她要我想寫一篇文章，不能陪她同去划，她現着非常不高興的樣子，我想盡種種方法給她解釋，結果還是一個無效，她說：

『你從前不是說爲了我的緣故，什麼事情都肯犧牲麼？爲什麼我今天這樣小小的一個要求，你不能答應呢？你是愛我的呀！你是以生命來愛我的呀！你的愛情！』說後她竟哭起來了。

妹妹，你想，這教我有什麼法子想？

終於我隨了她的要求。

但是妹妹，你可以很明白地料到，雖然天色像我們未結婚以前一樣的蔚藍，海水一樣的翠碧，划子一樣的輕便，但我們永遠追尋不着已往的坦白的心情。她默然，我也默然。我想她心中定然悔此一行，果然，划了不久，她提議要回家去了。

我們頹然地回到家裏，出我意料之外的，她向我哭訴着剛纔她所不應做的事，她要求我原諒她。她說我要寫文章，無非也爲增加我們的進款起見，她竟這樣的挖苦我。

我想，我們恢復舊時愛情的機會來了。我緊緊地靠近她坐下，用輕柔的言語安慰她，叫她不必再以此爲慮。我們彼此流着酸苦而甜蜜的淚。我們心中都追懷着往時純潔天眞的戀情，直到我們都不期然地走入夢境。

可是不幸得很，第二天爲了一件小事情，悽涼的殘象又深深地留在我們的心中！

這樣，我的黃金時代，永久地不復留戀於我們了。雖然我們時常想要彌補我們破殘了的僞夢，但是時間已過去得這遠，天國常在不即不離中！

現在事情弄得更糟了！她的分娩期快近。這件事使得我好不焦急。近來她固然不能再去辦公，一筆臨產費，又須籌劃。更有將來母親的調養，孩子的教育，……

唉唉，我不願再寫下去了，這可怕的前途呵！

妹妹，近三年來我的生活便是這樣。幾天前接着你姊姊的來信，才知道你現在S地L大學讀書。聽說你的姊姊也因結婚很煩惱，果是眞的，結婚眞是戀愛的坟墓吓！

妹妹，你還像一塊未琢過的玉，什麼樣子，都隨你自己去琢磨。你要細心地觀察世情，你要勇敢地努力前途！

我能勉勵你的只有這一點，祝你安好！

你底哥哥——傑。

三月四日。

妹妹，親愛的，

你老是說我沒有信給你，你眞是不原諒你的姊姊。我是很願意多寫信給你的；無奈我的環境不應允我。每當我動筆的時候，夾七夾八的雜事一齊來擾擾我，使我又不得不放下

筆來。待事情做好，却又把寫信這回事忘了。即使不忘記，一個橫在心中所要寫的東西再也不肯湧到筆端。這樣，我便一天天挨下來直到今日！

從前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坟墓。』這句話我從來不相信。我以爲沒有達到靈肉一致的戀愛，不是眞的戀愛，我相信二個靈魂和肉體的溶合，以至泯滅，才是最高的戀境，在這最高的戀境中，發生出人類的光榮、愉快、歡樂、和向上的種種情感，結婚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於是我也就很快地和他結婚了。

但，妹妹，我現在才覺悟：結婚是最後一朶玫瑰的開放。過了這個時期，嬌妍的花容，就要日趨憔悴了。

在我們未結婚以前，我們抱着無限的希望，想去開拓新生命——至少我是有這樣的抱負。我們幻想着前途燦爛的星光，我們虛構着當頭圓滿的明月。我們總以爲從此錦繡的世界，將儘我們去優遊創造。但是實現呀，我們竟共同建築了一座深幻的坟墓，把我們往時的戀愛，盡量地葬在這墓中！

也許因爲我的理想太高了，我是立意想做一個新女子的。但我現在才知道在社會根本未曾革新以前，你不能依照你所規定的理想去實行的。而我就是這樣的一個犧牲者！

我想完成我們互助的責任。我們結婚後，我仍留到F校去擔任功課。可是不久我再也不能去。家中雜務是這樣忙，社會上的交際又要應酬，而且我又有身孕了。

現在，妹妹，我已變成了一個週歲嬰孩的母親。我告訴你，爲了他底緣故，我把我的理想消滅了。我只能做個嬰孩的母親和丈夫的妻子，我再不能做一個理想中出色的「人」了。

妹妹，請你原諒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孩子不絕的擾擾我。因此我的字跡是寫得非常潦草的，而且有處文詞恐怕也不妥善。這種文字上的修飾，我不能顧及了；我寫這封信無非要使你知道我最近的生活。

我用不着告訴你天天的情形。我只要告訴你一天的生活，是夠使你推想其餘了。

在我未辭F校職務以前，我們有個老媽子，幫助我們料理家務。如今我一辭職，進款上忽然發生變化，那是無待言喩的。因爲增加了一個小東西的結果，支項又要加添。他老是只有這些月俸，這樣我們還有再用老媽子的餘地嗎？

妹妹，你想想：一方面減少一個助手，一方面又增加一個添忙人。我的勞苦是怎樣？老媽子在時，有的事情固然仍要我自己動手，但總可以推托一下；現在各種瑣事都要我自己動手起來。

我是每天六點鐘就要起床的。在夏天，倒還沒有怎麼要緊，冬天眞是難過呢。可是便桶不得不在這時倒，有時我眞想再睡一刻，也不由你不硬着頭皮起來。

便桶倒後就要燒面水、燒早飯、服侍他起床，給他先吃

早飯後，才自己胡亂地刷幾碗。幸而我底頭髮剪去了，否則梳頭又須費去我好多時光。可是這樣也儘夠我忙了，你看：地是要掃的，桌子椅子是要抹的，我又天生有潔癖，隔一天或二天要拖一次地板。這時孩子叫着要吃奶了，趕緊放下事情跑到床邊把他穿着起來，給他一頓飽奶後，背着他去買小菜。

小菜場離我家雖不是很遠，可是帶了一個孩子究竟不方便，放在家裏我又不放心。沒法想，天天只好這樣帶着來去。

妹妹，假如是隻一牛，牠工作了幾時，也會有休息時間的。而我呢，請你想：這樣做好了又要做那樣，永遠不會有休息的時間。在我小菜買來後，卽刻就要燒起飯來，預備他來用中飯。妹妹，燒飯的滋味，大概你還不曾嘗着過。冬天燒烘烘地還好過，要是夏天，哼，簡直是落地獄！一間小得只能轉身的廚房，窗門一關，猛烈的陽光，便會直射到你的身上，下面活潑赤紅的火舌，不斷地向外面噴出來，額上和背上的汗珠，就好像煮油似的滲到皮膚外面。這種難過的情形，實在形容不出來！

中飯吃過後，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做了，可是，沒有這樣適意，孩子每天換下的尿布是要洗的，他的襯衣和我自己的襯衣，也不得不洗。洗衣於我又是一個難關，長時間的俯下，腰都酸痛得異常，兩手又因多擦的緣故，皮膚覺着熱熱得難過。這種苦處，只有身嘗者是知道的。

想省幾個買命錢，現在他和我的衣服都是我自己縫的。這種工作比較輕便些，但因我沒有多大的功夫，往往一件衣裳要七八日才能做成。有時縫了沒有幾針，看看天色快晚了，就須放下燒晚飯。

妹妹，現在我要告訴你關於他的情形了。我這樣的勞苦地爲他做，雖然很得着他的同情，但有時在他不高興的當兒，我還須想法子去安慰他。我們間表面上，似乎不會鬧過口角，然事實是很顯明的，我們甜蜜的戀愛，早已去得遙遙了。留在我們目前的，只有破碎了的殘象！

你寄來的幾本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說起來慚愧，我還未曾翻閱過一頁。你替我想想，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功夫研究學問嗎？你叫我努力寫作，在某一時期，我的確也有這種心思，但是老實說，我寫這封信已經用了我好幾個晚上，我那有功夫再寫作別的文章呢？現在我一到晚上就覺着要睡覺。我過一天的勞動，只有這時是我唯一休息的機會了。

哥哥處前幾天我也有封信去，他還沒有回信給我。想來他一定也很忙。前一封信他也曾經提起結婚後痛苦的情形。我希望你在黑暗的婦女路上，闢出一條光明的新路徑！

祝福你成功。

你底可憐的姊姊光英。

（完）



強迫的婚姻

瑞典史特林堡著

徐培仁

他的父親早已死了，此後他便歸他的母親，兩個姊姊與幾個姨母撫養。他並沒有兄弟。他們住在瑞典的省城沙打滿蘭中，那邊沒有鄰舍作他們的朋友。當他七歲的時候，有個保姆來教他與他的姊姊，同時他的表妹也來和他們同住。

他與他的姊姊同一臥房，同道遊戲，且同時入浴；誰也看不出他們是異性的。在很早的時候，他的姊姊就擯着他的手作他的教師與管理者了。

在先他本是個强項的孩子，然而一到了這些仁慈溫柔的女人手中，他慢慢地變到像一隻儒弱的田鼠了。

有一回，他奮激着要解放自己，去和草棚中的孩子們遊逛。他們終日在叢林中攀緣樹木，掠奪鳥巢，用石射擊松鼠。弗利斯與快樂得像被解放了的犯人，竟忘記了回來吃飯。孩子們在樹下聚會，在湖水中洗浴。實在的，這是他一生中初次得着愉快的一日。

當他晚上回家的時候，他覺得全屋中是異常的擾亂。他的母親羅則很憂慮煩惱，見他回來了便覺得很歡喜，可是姨母愛飄索，他母親的長姊，一個紡績婦、管家女，卻是怒氣衝天一般。她的母親為他辯護，說他已經知道他的罪過，不必去責罵他了。弗利斯與不懂為什麼這樣便叫作罪，可是他的姨母告誡他不服從便是有罪。他申辯說從來沒有人禁止他與草棚中的孩子們遊逛過。她雖寬容他的話，但她依舊是固執着，不管他母親的一雙 祈禱的眼，直把他拖進她的私房，給他一頓毒打。他那時只有八歲，但看去似乎不止八歲了。

當他姨母的手觸着他的背心帶，要解他的小袴時，他背上覺得有一種寒冷在戰慄；他喘着氣，他的心臟和肋骨互相跳個不停。他不作聲，只是驚愕地呆對着這老婦人的手掌；她是要他服從，要他什麼也不可違抗。然而當她將雙手打到他的背脊上的時候，他便感到羞恥與憤怒的情緒同時的暴漲起來。他從他倒着的沙發上跳了起來，在燈光下走出。這婦人身上似乎湧出了污濁、黝黑、厭氣的東西來，於是他的兩性的羞恥心如抵禦他的敵人一樣地興奮起來。

可是帶着狂烈的暴情的姨母，握住他，把他擲在椅上，打了一下。他便悲慘地呼號着，他並不覺得痛苦，只是全身亂動亂踢的想解脫他自己；但是過了一時，他又是服服貼貼的住下了。

當老婦人讓他去時，他仍然不動地站在那邊。

『站起來！』她用破裂似的聲音呼着。

他站起來注視着她。她的兩頰一面灰白，一面深紅。她的眼睛發出奇異的光芒，她的全身始終是顫抖着。他好奇的盯着她，像考察一隻野獸。在瞬息間，他的上脣露出一種驕傲的微笑；似乎覺得他的侮辱已戰勝了她。『老妖精！』他發出他新從草棚中的孩子那裏學來的駡人的口氣；於是她的眼中又露着被辱與暴怒的光彩，拉住他的衣服拖他到樓下去見他的母親——她，正坐在飯廳裏哭。

他想剖開他的心膓對他母親訴說姨母對待他的苦況，但她沒有勇氣去安慰他。因此他走進廚房，女僕們拿了一點餅乾來給他吃。

自從這天以後，他不久就和他的姊姊分開房間睡了，但他的母親已將他的牀移到她的房內。他感到他母親的臥房很氣悶，而且這種新的佈置也太呆笨；她每夜起來到他牀上看看他有否蓋好棉被，這樣吵擾着他，常使他生氣而恨恨地回答。

如果沒有人好好將他的頭巾包上，他是不肯出去的，而且他有許多包頭巾，簡直不知把那一條包上好。有時想從屋裏逃出去，總有人在窗裏窺見了叫他回轉來披上外衣。

不久，他的姊姊的遊戲又來煩惱着他。他的強壯的手臂不要玩打蒸板和拋毬子了，他們只想擲石子。那種輕易的用木槌打球的遊戲，既用不到肌肉，又需不着磨練，且有時還要發生爭論，引他動怒。

保姆也是他所討厭的女人中之一。她每次對他講的是法蘭語，他每次總是用瑞典話回答她。一種嫌惡的苦惱生活使他的一生與他的環境時時感着不安。

他憎惡一切人在他面前裝出自由從容的態度，因此和他接近的人都憎惡他、報怨他。他的母親是唯一的知道他脾氣的人：她在他牀的四圍張起一大的防禦物。

最後連廚房與僕役的寓所也被他所厭棄；他覺得他幹的事情都很稱心。有時許多談論的事情或許能引起一個孩子的好奇心，然而在他看來並沒有什麼神祕。有一次，譬如說，他偶然走入女僕們的浴室裏。在他身邊的保姆狂喊起來了，他還不明白是何緣故，仍舊停下與那些立在水中或者躺在水中的小女朋談着。她們的裸體，對於他一點也沒有異樣的感覺。

他長成一個青年男子了。家裏請了一位導師教他關於農務上的事，那時，自然連產業也交給他管理的。她們為他擇了一位誠正的老頭兒。老頭兒的交際是難於激起青年人的頭腦的，只不過是一種舊式的改良而已。不料這却激動了他的新觀念，引起了他活潑的身心。可是這導師每日每時都受着女人們的囑咐，結果他什麼也沒有幹，不過作了個轉達別人意思的機械罷了。

十五歲的那一年，弗利斯奧有點被人信任了，他曾得着別人送他一隻金鎊，曾被准出去騎馬；然而對於他最大的懲罰，打罵，還是不許。對於那利害的曾經打過他的仇人，他已經不怕了，不過他還怕看他的母親的眼淚。他永遠是個孩子，而且從未想到拋棄那評判別人的習慣。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他已到了二十歲的年齡了。一天他站在廚房中，看守一個正是忙着在稱鱸魚的廚司。她是個優雅嬌柔的少婦。他戲弄着她，末了竟將他的手放到她的背上。

『弗利斯奧先生，現在請你自重些，』女子說道。

『我可在自重我自己呢，』他說了，漸漸挨近着她。

『如果太太看見了你！』

『哼，如果她看見了我？』

在這個當兒，他的母親走過這開着的廚房門；她又急回轉頭再走過庭園。

弗利斯奧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便輕輕地逃回他的臥房。

新的園丁任職了。在她們的意想中，很切望擯除女僕們的煩瑣，以爲貧婦人們可以挑選嫁個男子了。然而，不幸得很，這園丁早已結了婚，而且他已作了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兒的父親了。

弗利斯奧馬上察出園中有最甜蜜的玫瑰開着了，他因此流露出他的心中所蘊蓄的，屬於一半個性的良好的意志；這位姑娘發育得很好，並且也是受過教育的。

當他看見她在花壇上工作或是剪裁花木時，他費了許多時間去和她談話。她對於他的接近並沒有怎樣的表示，但是這樣已很能引起他的情感了。

一天，他照常騎馬到叢林中的荒地，見了她那惹人愛的態度，在他意想中，已達到優美超絕的地步。他祇想和她私會，脫離了一切的碰遇旁觀者的不快和懼怕。在他的熱烈的想像中，他斷定接近她是極正當的一件事，因爲他覺得他的生命除她以外便無所有了。

弗利斯奧下馬脫了他的帽子。他們並肩而行的談着，他引他的馬在後邊。他漫然地說了許多愛她的話；可是她拒絕他再接續下去。

『爲什麼我們要講這些做不到的事情呢？』她問道。

『什麼是做不到的？』他說。

『像你這樣的富家子弟，肯和我這樣貧寒的女子結婚嗎？』

在她的言語中並沒有不承認嫁給他的口氣，不過弗利斯奧覺得他是要受挫折的。他愛她固無可言喻，然而他沒有能力將她這柔弱得像牝鹿一樣的女子，平平安安地帶到他那像有凶暴的猛獸住着的家中；她們是要把她瓜分的。

經過這次談話之後，他手足酸軟而懨懨地失望了。

在秋天時，園丁無故貼了一張佈告辭職了。在六禮拜中弗利斯奧還是憂鬱不安，因爲他已失了他的初次的，唯一的戀人；所以他決不再愛別的女子。

秋天就這樣漸漸的過去，冬日也隨之而降臨。在聖誕節中有一位新的衞生院官到鄰近來。他有幾個長大的孩子。當弗利斯奧的姨母們生病的時節，兩家的友誼便因此很快的增進起來。這醫生有個少女曾被他竭誠的愛過。起先他很慚愧他與初次的戀人背了愛的誓約，但不久他得了一個結論：愛是沒有人格的東西，因爲牠能改變一個人的慈柔的心志；她又像執全權者所發出的代理委任狀。

自從他的保姆聽到了這新的戀愛的消息以後，他的母親便私下來看她的兒子。

「你已到了那樣的年齡了，」她開始說道，「這是男子要娶妻的時期呢。」

「我已經想過那種事情了，親愛的母親，」他答道。

「我擔憂你想得太早了，」她說。「我猜你所思慕的女子是沒有綱常五倫的，那不是上流人所歡領受的啊。」

「什麼？綱常五倫！誰有什麼話可來反對？」

「我不是說關於那個女子自身的話，我要說的是她父親是個自由思想家。」

「我很樂意和一個思想自由，不貪物質享樂的人作爲親戚。」

「好，讓我們不要討論他的問題了；我親愛的弗利斯奧，你忘記了，你是到處都受束縛的呢。」

「什麼？你以爲……」

「是的；你戲弄過魯易莎的心了。」

「你講表妹魯易莎嗎？」

「是的。當你在孩子時代，你不是看你自己是她的未婚夫嗎？你還不曉得她已將她的忠誠與信心都交給你了嗎？」

「這是你戲弄着我們，拉攏我們在一塊兒，不是我！」他答道。

「弗利斯奧，想想你的母親，想想你的姊姊。你願帶一個生疏的人永遠的住到我們家裏來嗎？你願她吩咐我們作一切嗎？」

「啊！我懂了；魯易莎是挑選出來的主婦！」

「沒有什麼挑選出來的主婦，不過做母親的人是應該爲她的兒子揀個良好的妻室的。你還疑惑我的誠意嗎？你可懷疑你的母親的願望是來傷害你的嗎？

「決不，決不！但我——我不愛魯易莎；我只當姊妹一樣的歡喜她，但……」

「愛嗎？世界上沒有比愛更反覆無常的東西了！如果信托了牠，那是愚極了，因爲牠的過去像呼吸一樣的快；然而友誼呢，有相符的意見與習慣，有同樣的興趣與永久的交情，這些都是幸福婚姻的最確切的鐵證。魯易莎是個能幹的

女子，不但能料理家務，而且作事也井井有條，她能使你的家庭如你所願意的那樣快樂。」

弗利斯奧的唯一推托的方法，是求他的母親給他時間去考慮一下。

當時家中的貴婦人們的病都復元了，所以醫生也無需了。惟有他仍舊要去請，但家中人待他像賊一樣，恐他像出去偵探一切。他是個很聰敏的人，立刻曉得這其中的情形了。弗利斯奧請醫生回來的時候，反使他飽受了家人冷淡的招待。這是他們友誼的結局。

弗利斯奧更長大了。

重大的打擊現已平靜下去。姨母們在新主人面前屈膝自卑，一方面又要證明說她們待他雖如一小孩，可是用不着別人的厚宥。他的姊姊們對他比從前更太婆相，魯易莎則專心於她的裝飾，她緊束起腰，捲曲着髮。她決不是個樸素的女子，她只有冷淡的眼睛和尖銳的舌頭。

弗利斯奧依舊若無事然；自從他知道她是個帶着男性質素的女子，他永不擧男子的眼光來看待她了。不過現在，自從他的母親和他談過那回話之後，他不好再在她面前做出尷尬縱着的情形來了。尤其是因爲她似乎很想找他交談。他無論在那裏都碰着她，在扶梯上，在花園中，甚至在馬房裏。有一天早晨，當他還睡在牀上的時候，她走進他的房裏來問他要個針；她正在縫一件短衫，很怕羞的要求着他。

他用惰嫌的眼光看了她一眼；但雖如此說，她的形像是常常印在他的腦中的。

在這個當兒，母親對他還是絮絮不休的勸着，姨母與姊姊也是常常不絕的慫恿他們結婚。

他負了人生的重擔。他曉得他是沒法解脫這已被陷入的羅網了。魯易莎不久便要作他的妻子，雖然他依舊不歡喜她；他和她結婚的念頭，是使他明白她是個婦人，而且是個沒有同情的婦人。他想結婚可以改變他的環境，或者可說是解脫他不自由的束縛。在鄰近畢竟沒有什麼女子，她呢，亦不下於別的良家婦女。

因此有一天，他去告訴他的母親，說他已決意了。但是他與魯易莎結婚，須有一個條件；他要在他房子的旁邊造間廂房，連桌子等一切都要用他自己的。他要擧這種主張叫他母親去提議，因他自己沒有能力去實現這計劃。

和約接受了，魯易莎便被召到弗利斯奧面前，給他擁抱和畏縮的接吻。他倆不知道是怎樣的覺有理有由的哭起來了。他們感到自己將來是一定要受辱的。從這次之後，各事照前一樣，祇是太婆相的姨母和姊姊不會來束縛他了。她們爲他料理廂房，佈置房間，處理一切；弗利斯奧自己從未與聞其事。

結婚的儀式已經完備好。蟄伏在鄉間的老朋友也齊來參

觀他的婚禮

結婚的地點擇定了。

在他結婚的次日早晨，弗利斯奧起來得很早。他馬上離開他的臥房，假裝有事要到野外去。魯易莎仍舊睡着，並不阻止他。不過等他走出時，她在他背後喊道：

『不要忘記十一點鐘回來吃早飯！』

她的聲調有點像命令式的。

他走進他的暗室，披上獵衣，穿上雨靴，拿起他藏在更衣室裏的槍。於是他走出到叢林裏去。

這是一個十月裏的美麗的清晨。野外的一切都滿蓋着白色的霜。他奔走如駛的似乎恐被找回去，似乎想逃避了一切。新鮮的空氣浸人如浴。最後他覺得他是個自由的人，他負着槍用他自己的自由走出在晨間散步。然而這種肉體自由的愉快的感覺立刻就要消滅的。到了現在他自己至少有個臥房了。他在日裏作了思想的主人，在夜間作了夢中的主人。那總算是超乎常事了。他想到這平凡的房間便要感着痛苦；這其間有些不潔淨的東西。恥辱似像一副假面具伏在一旁，各種歡樂的情感都已紛離，所有男子『高貴的天才』的大志也已消滅；這樣的獸性的結合，對於他實是太過分了，因爲他是一個生成的唯心論者。他懷疑着男女性交時那種殘暴盧僞的情形；一探進了那難以形容的女人肉身的最深處時，什麽也沒有了，祇怕完結了事；這種事情，在他看來，不過是發洩情慾而已。然而假若他與醫生的女兒或是園丁的少女結了婚呢？那麽他可與她住在一塊共同享福了。至於現在和他的妻子同住着，却覺得乏味而憎嫌；那麽想滿足這種好奇心與需要的粗鄙的野心，亦可由肉慾而改變成精神上的愉快了。

他沒有目的地在叢林中徘徊着，沒有心思想打那一種飛禽；他只覺得有一種不定的慾望，想聽聽那槍打死一種東西的聲音；可是並無什麽生物碰到他的槍頭上來。飛鳥都已遷移到別處去了，祇有一隻松鼠在松樹枝上爬着，觸着了他的一雙閃動的眼睛。他便舉起槍，撥動彈機；那曉得這隻靈敏的小畜生，等到他開槍射擊時，早已跳到別的一株枝柯上去了。

他離開小徑走進矮樹林中，踏着他腳下朶朶的木耳。他的心中存着破壞的念頭。他看見一條蛇，想用腳去踏或用槍打死牠。

忽然他想應該回家去了，因爲這是他結婚後的第一個早晨。他祇想他的奇異的眼光，結果要顯露出他像個有罪者，要指示出他是個已經認罪了的犯人，違背了良好的態度，更壞的，還要違背了自己的天性。啊！他已作了這世界的落伍者了！然而他有什麽辦法呢？

他的腦筋爲了再三想解決一個問題，到後來覺得非常的懷倦。他覺得肚裏有點餓了，他決意回到家裏吃早飯去。

走進了門內的天井庭園，他看見全家的人都站在廳堂的

門口。她們一見了他的影子，就開始歡呼起來。他愣着不穩的腳步經過庭園，隱忍激怒的聽着在歡呼後的譏誚議論。最後他轉身走入屋中，毫不理睬他的女人，她站在人羣中等他走上去和她接吻。

在餐桌上他忍受了許多痛苦；這種痛苦他曉得要永遠彌留在他的記憶中的。客人的嘲諷侮慢着他，妻子的擁抱肉麻着他，他的愉快日却變成他一生最悲哀的一日了。

・　・　・　・

幾個月中，年輕的夫人受了姨母姊姊的幫助，指示她管理家事。弗利斯奧，依舊和從前一樣，是家中最小最無用的分子。他有時也要聽受吩咐，但是絕對不會被感化了；他雖則已結了婚，却仍舊不改他孩子時的狀態。他的女人實在不願和他同桌共餐，因他在飯時老是固執默靜着不說話的。魯易莎異不能忍耐了。她定要有個聽敏的指導者；有個姊姊已搬進她的廂房了。

弗利斯奧設了幾種計劃來解脫他自己，然而他的計劃常被敵人所破壞；他實在是寡不敵衆。他們向他談理說教，直迫得他逃入林中爲止。

黃昏更使他懼怕。他恨臥房，一走進了裏面便像解上了刑場。他的脾氣愈加怪癖起來，甚至見了無論什麼人也要避開。

他們結婚一年了，現在依然沒有生孩子；有一天他的母親領他在身邊對他談了一會。

『你不願有個兒子嗎？』她問道。

『我自然願有的，』他答說。

『你待你的女人不十分和氣呢，』母親很從容的說。

他失了他的常態。

『什麼？你怎麼說？你尋出我的錯處嗎？你要我全日工作嗎？呵！你還不知道魯易莎！這難道僅是我的事務嗎？你這樣的諉罪於我，我是難以回答了！』

然而他的母親對他這樣講，却不是被人指使的。

作孤寂哀傷之中，他和監督作了朋友；這人是個耽於喝酒與打牌的少年人。他尋找他作伴侶，而且在他房裏消遣着黃昏；他睡得很遲，他希望愈遲愈好。

有一夜他回到家裏，看見他的女人依舊醒着在等待他。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她發出尖銳的聲音問道。

『那是我的事情，』他回答說。

『結了婚沒有丈夫倒是有趣味的事情，』她接續說道。

『但至少我們應當有個孩子吧！』

『我們沒有孩子，並不是我的錯處　』

『也不是我的錯處！』

爲了誰的錯處便起了爭論，這爭論經過了兩年纔完結。他倆都固執着不願受醫學上的指示。丈夫譏着獻笑，妻子顯出悲傷。他曾聽見人說未生育的女子是聖潔的，或許是上帝要加罪於她。但是上帝也會刑罰那超過女人的理智的男子。

不過弗利斯奧已深曉得那種災殃臨落到他的生命上，是悽慘而痛苦的了。自然造成了兩性，兩性有時成爲朋友，有時也成爲仇人。他遭遇着仇人了，是個凶悍的仇人。

『閨黨難是什麼意思？』有一天他的姊姊問他道。她正忙着她的針線生活，只是無意的問了他一句。

然而這一問直如利刃刺入他的靈魂。他受了人的嘲笑。

他增加了他的懷疑．他所經驗的一切似乎都和那樁攻擊有關連．

他的舉動終於達到了最後的願望．在這時候他作了父親了．

現在魯易莎是被視為殉教的女人了，他是被視為下流的暴徒．人家的凌辱於他是無關緊要的．因他已證明他是聖潔的了——這是聖潔，並非全是慶幸自己沒有不育的缺點．

然而這種意外的事情激起了魯易莎的嫉妒心，而且——這是件奇怪的事——誤解她對於她丈夫的愛情．這使她興奮的是愛，因為愛是不停的縈繞着她，印入了她的腦海；有時甚至會使她表現出無限的母親的柔情和哀憐．她要看着他的槍有否裝入子彈；她要求他坐在她的膝上為他出去時穿上衣服……她謹慎的管理家事．她終日拂刷灰塵與整理房間；每禮拜六這些房間都被她改變過了，地毯也打過了，衣服也曬過了．可是他得不到平安，他不曉得幾時纔可出去使這房間乾淨起來．

他在日裏並無相當的事情可幹，因為他的女人什麼都看顧到了．他研究着農業，想在這項事業上設法改良．然而他的勇氣使他失敗．他不是這屋裏的主人了．

最後他喪了他的心了．因為他到處都碰着釘子，所以他覺變成一個靜默的人．自從交了那些心情相投的朋友和顛沛流離的伴侶之後，他漸漸地失去他穎敏的心性了；他的神經異常紛亂；他只痛飲着酒不願使人家看見他的行蹤．

現在他差不多不常在家了．有時尋着他，總是醉醺醺的留在公共場所中，或者躲在田夫們的茅棚裏．他終日和他們狂喝着酒．他要飲酒精刺激他的腦筋，想免得被人叫去談話．到底他喝酒是想去和那些不反抗他的人講話呢，還是單只為了醉，這是不容易知道的一件事．

他變賣了他的財產和他草棚中的農產物，想得點錢來供給自己的需要，因為那裏面的女人，還是很有餘貲的．末了，他甚至偷開了自己的保險箱，把箱內所藏的一切拿去用了．

現在家裏又請了一位道學純正的哲學；從前那位因為縱慾飲酒，已被辭退了．最後，受了牧師的勸勉，更因草棚中的主人失去了照會的緣故，弗利斯奧便去和自己的田夫喝酒．敗名之事，源源不絕而來．

他成為一個狂飲者了．如果奪去了酒精，他便要發起癲病來．

結局他犯了法被關入獄中，在那裏他變成一個不能醫治的病人．

當神志清醒的時候，當他能夠思想自己生命的時候，他的心充滿了那些女人的強迫結婚和未曾有過愛情的悲哀．他的悲哀是非常的深刻，因為他自己已是受盡了肉體上的痛苦，受盡了這種違背了天理的痛苦了，雖然他還幸喜是個男子．

他看出了他家庭中不和睦的原因——家庭的組織與社會的組織是一樣的，不許一個孩子在適當的時期發展他自由的個性．

他不歸罪於他的女人了，因為她何嘗不是同樣的悲怨，同樣的受了那法律所視為高貴的不幸的苦累呢。

（完）

八月號徵文

● 無業爲貧

● 倚窗望秋月



甲種徵文當選

無業爲貧

一語破的

映雪女士

普通一般人，以爲人們的貧富，是由金錢與物質的多少以作區別的；金錢多的或者產業多的，就算是富；反之，錢少的乃至沒有錢的，便算是貧。

這種區別的方法，是否正確，姑置不論。我們先要問有錢的和有產業的人，他的錢和產業是那裏來的呢？一句話回答說：都是父母就着職業用血汗換來的遺產。固然也有自己拚命賺得來的，所謂白手成家，但這是極少的少數，而百分之九十九的有錢的人，都是喫他祖宗的血汗。

我要說，自己游手好閑，做紈袴子大少爺，專靠祖宗的遺產，就是萬貫家財，也是靠不住的。俗語說：「坐喫山空。」一天不務生產，只在家裏坐坐喫喫，連山都會喫空，一點遺產足以倚恃嗎？

而且，一個人一有了錢，便會嫖賭放蕩，無所不爲起來；甚至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旦把錢花完，馬上便也變爲睡在階石上的叫化子一樣的赤貧！

有錢的人要敗下來，是非常容易；沒有錢的，如果用不正當的方法去弄幾個錢來，也不是什麼難事；打彩票、竊盜、詐欺取財，只要拚着性命，不顧名譽，錢這個東西是不是非常容易得的？若照普通一般人說來，富人豈不馬上會變窮人，窮人也很容易做爲富人；騙子強盜不是未來的富人麼？貧富的標準，這樣的不可靠，普通一般人以金錢與產業的多少，以爲區別貧富的說法，還有一點立脚的地方嗎？

我以爲，人們的貧富，不能以金錢的多少產業的有無來區別；應該以有否實用的技能及正當的職業來分判。有了錢而不務正業的，人格喪盡，雖富亦貧；如果有一種技能及一個正當職業的，無論那一種人，雖階級懸殊，順塞不同，但都是自食其力；勞心或者勞力，替社會服務，社會便供給他生活條件所必需者（衣食住）以爲報酬。這樣



的人，才是眞正的富人；才有眞正獨立做人的人格。

現在我們中國人，習尙所趨，只曉得陶醉在銅錢眼中逐臭；目的不遂，驅至流爲乞丐盜匪的，在在皆是。社會國家因此不安，能不令人痛心？

自然，這是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不是這篇短文所能盡述。如果個個人能够認識了金錢是靠不住，只有從事研求實用的學藝、正當的職業，就能使生活穩固，也只有從事正當的職業，才不至於貧窮，則這個問題，也得了大半的解決了。

說到這裏，不免要回顧到女子方面來說幾句話。現在中國女子，大半是倚賴男子生活的，能夠自食其力的實在少得很。固然，一方面由於職業的未曾完全開放，但一半也由於女子自身的不努力，少有實際應用的學識及技能，以及中了幾千年遺傳下來的——依賴——的毒，沒有去決心求實學，任勞工的能力所致。現在從事婦女運動的，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如美國和英國一樣，領導婦女來努力這個職業問題，免得女子一世做男子的從屬，一世做無業的窮人，將全生命的幸福都淪落到萬丈深淵。因爲女子如果沒有解決這個職業問題，經濟便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即使珠帘繡幕，錦衣玉食，精神上也是很苦痛的，何況大多數的女子，都只是過着依人的生活呢？

英國馬尼更女士說得好：『將來時代的女子，應當有所計劃，使個個女子都習得謀生的技能。』眞是「一語破的」！女子習得謀生的技能，便不愁沒有職業，有了職業，便不至於貧窮，精神解放了，人格獨立了，也不至淪落了。

筆鋒走得乾燥了，就此告個結束罷。

她家裏雖富有

倪象乾

一陣熟識而輕微的敲門聲，打斷了我看書的興趣。注視腕上手表，長短針同指在四點上，於是不等開門，意識早巳告訴我，門外的來客，一定是那位每天必到的老姑母，照例在這時候趕到我家來吃一餐現成的飯。我每看見姑母那副憔悴面龐上愁苦的表情，和表弟妹倆瘦削如柴的身體，呆板而欠靈活的舉動，總使我感到十二分的難受。

姑母的家，本是縣內數一數二的富戶；前年姑丈去世時，倘丟給她祖上遺留下來三千多畝良田，百數十間高大的房屋。人們都羨慕她擁了這樣一份豐富的遺產，一定是一輩子不用再愁衣食的了。但是姑母是一位過分好勝，處處逞

頂的人；先前因有姑丈的監督，倘不能盡情的暢用；現在大權在手，正可爲所欲爲。好在金錢萬能，要甚麼有甚麼，凡事都辦得十分滿意；單就姑丈喪葬一事，已將姑丈生前辛苦積蓄的十萬元現款用去大半，聞之眞令人咋舌。

喪事辦完後，她把兩位表弟妹也退了學，關在家裏陪伴自己享受那錦衣玉食的富貴生活。據她說：「讀書是爲將來找飯吃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日後還愁孩子們沒有一碗現成的飯吃嗎？何苦再要吃些什麼書？而且瑜兒又是女孩子，更加說不上這件事！」

親戚故舊來想她的方，要求姑母幫助的，她總是「來者不拒」，很慷慨的盡量的接濟。後來竟索性將幾十家情誼較深的窮（？）親戚，接到家裏來無條件的供養着。

那時我們家裏雖然窮，幸而我們兄弟三人，都有一種固定的職業：大哥在W埠H中學任教職，二哥在S地經商，我自己也在本縣教育界，佔了一個小位置；母親一面料理着家事，一面將屋前屋後的空地，闢成菜園，殷勤的培植，我在暇時或假日，也幫着一點母親的忙，所以種出來的菜，成績很佳，除去自家吃用外，尚有多餘，廉價售賣給左鄰右舍的人家。我們一家人都有一種生利的職業，每月的進款，除去衣、食、用費，總還有數十元的積蓄，生活倒也不見得窘迫。但是姑母却說我們的生活太勞苦，好像特別關心似的，屢次三番要我們辭掉原有的職業，將房子賣去，也搬到她家裏去做食客；都經我母親婉言謝絕。她雖是不斷的給我家以金錢和物質的接濟，我母親也有時璧還，不常常的接受，有時反饋送她一兩件事物。——這雖是她老人家不高興和不屑意接受的。

有一天，姑母到我家裏來閒談，她老人家照舊要我們搬到她家去住；我母親不但拒絕了她，幷趁機勸導她說：

「姑母，我們是至親，請你不要怪我說幾句冲撞你的話！你家裏雖是富有財產，但是沒有一種固定的職業，金錢只有用外去，沒法收回來；古話說：「坐吃山空」，像這樣一直過下去，將來一定是不堪設想的，何況你家裏又養了那麼多的閒人，他們中間，保不定沒有劣人，保不定日後不起壞心思，姑母！我勸你趁早打定主意，——最好立刻就把那些寄食的親戚，每人酌量給他一點款子，打發他們自己謀生去。這樣辦：既不致遺誤別人的職業，又可以節省目下一筆很大的開支，幷且能避免將來……
……」

「够了，够了！你自己不上抬舉，有福不曉得享，自討苦吃，倒也罷了，何苦要再來離間我和別人的情感，挑撥我驅逐那數十無依無靠的窮親戚出去凍死餓死！我料不到你竟有這樣比狼虎還毒的心腸！……放着我家裏那點東西，難道就給他們吃光了不成？……什麼「壞心思」？什麼「將來」？我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你既然這樣地討厭我，這樣地看不起我，好！好！我

們就從此斷絕了戚誼的關系，省得你沾連了我這個「敗家精」的姑娘，帶窮了你這樣一家興旺的人家？』

姑母還未等母親說完，就跳起來嘮嘮叨叨地搶白了一大車話，氣忿忿地走了。從此一鬧，我們兩家果然無形的斷絕了往來。

「得隴望蜀」，是世人普徧的心理。寄養在姑母家裏的那些親戚，雖是吃着安閒飯，穿着現成衣，……但是他們並不感激主人的恩惠；反而給主人那樣奢華闊綽的生活引誘得眼紅，大多有「取而代之」之意。起初倒也有點顧忌，不敢公然做手脚，只不過偷偷摸摸地暗中撈些油水，以供給他們額外的揮霍罷了。後來看透了姑母也是一位毫無治家才能，容易欺騙的普通婦人，胆子也就大了，於是串通了她的管家，組成聯合戰線，作大規模的侵產運動。

他們侵佔的手段實在高妙，第一砲就假借官廳舉辦的驗契爲名，慫恿姑母也將田契交出報驗，她老人家那裏知道是他們做就的圈套，所以毫不懷疑的就把她生命所寄托的全部產業，攏總送給他們去瓜分了！收回來的契據（？），只是幾十張一文不值的廢紙！可憐的姑母，直到那時尚不知道她家的田產，巳經易了主！

那般沒良心的親戚，旣巳將姑母的田佔到手，仍然是不肯干休；接着又施行他們預定的第二步計劃：各自盡情地向他的主人借貸，而她老人家尚不知大禍已經臨頭，仍然是「有求必應」。待到她的積蓄給他們搜括完時，他們亦巳由爭執中免強地將她的房子，分配得妥當了。這才毫不客氣的和他們相親相愛地主人破了臉，立刻就用強暴的手段，驅逐她們母子，搬到他們指定賞賜給她的那幾間頹廢不堪的柴房裏去住；他們自己竟公然做了這座房屋主人。

陶醉在虛榮底懷抱裏的姑母，沉沉地大夢，這時雖巳醒覺；但是巳無法能補救巳往的過失了！

我家近兩年來，因着各人的職業增高，收入略豐，巳由赤貧而變成小康了。可是我們那虛榮而無能的姑母，現在是衰敗了，衰敗得連衣食也無法維持，巳屈尊做了街頭丐婦們的同志！但她老人家，似乎尚未忘懷年前和我母親吵鬧時那幾句自負的話，抵死也不肯答應我們的奉養；只允許在每天的下午，到我家來吃一頓飽飯。

K夫人的協助

鄭廷棟

『呀！』的一聲，K先生從外面走進來，臉上現着淒涼失望的神氣，躺在籐椅上，雙目很淒涼的注視在K夫人臉

上；K夫人也很淒涼的張目疑視着他。

『唉！又無希望了！……三個月薪水沒有發到，忍餓肚子去執教鞭，再如此下去，眞要餓死了！……你想：房家的二十元債沒有還，王之伯的債也在昨天來取了！……上面一個小沙錢都沒得發下，叫我們用什麼東西去還人家呢…：唉！再下去，家裏的一切傢伙，眞要押完賣盡吃完了！……唉！……唉！』K先生流着失望悲苦的眼淚說：這時，K夫人也被說得默然，垂下悲淚了。

『唉！米缸裏的米，也快吃盡了……！』K先生接着又說：眼淚流下更多了。

『K君，我們這樣下去，怎樣纔是了局呢！我倆自結婚以來，從來沒有過到這種困苦的生活。……唉！總歸還是我不好，讓你多一重負擔，朋友應當患難共濟，況你我是結髮夫妻，你現在這般困苦，我怎可袖手傍觀呢？唉！我爲妻的，總要個好方法才是！K君，你想我吃得到幹那種職業？』K夫人說：

『唉！妻呀，你何必要這般想念呢？你是我的妻，我養活你，是我的責任，怎麼是你不好呢？……唉！你不必，你還是在家看管阿心好；一切的家事，還是要你幫助的。……我……我隨便怎樣屈就，我總不使你不安的！……唉！』K先生慰勸他的妻子，好像在刑場上的重犯，臨刑時對他的親人說別一般的難過。

『吓！你錯了！K君！我們怎樣下去，怎能下場呢？我在家裏等你的飯食拏回家來，這總不是道理。家事雖是這樣的疊頭，但幹起來，是很簡單的——阿心年紀很小，可交付人家寄養的，每月給幾個養育費，吃食我們可到飯館裏去的，或托鄰住代燒；衣衫我自己可以洗換的！……你想，有什麼難呢？……吓！K君，請你明天去要求隨便那個團體，給我紹介個書記的職務吧？K君，你可應許我嗎？』K夫人說到這裏，就靜聽着K先生的應許她。

『哦！好，……的！……唉！』K先生若有所思，嘆着很長聲的氣。

過了幾天，K夫人被他的丈夫用盡口舌，在某機關裏找到一個書記的職務，薪水每月八元，除了伙食止有四元進賬。在這時代，應提高女權！男女的待遇平等！辦公室應有女同志！——某機關爲了這個宗旨，對於K夫人的職務，所以是很快解決的！

日子漸漸過去，K先生的薪水，還沒有得到，看看上面，仍毫無動靜，仍失望的忍餓肚子，拏着教鞭向學生們叫ABC……。K夫人在某機關，吃盡久未嘗慣的困苦，混過了二個多月，但薪水仍是一個無着，K夫人看看情形，仍是不行，就很失望的流淚了。呀！她與K先生又躺在家中流淚了！結果，某機關的主席，與同事們開了一個同事們的經濟會議，因爲經濟的無下落，四十個同事，淨八十元錢分配，每個人得到二元錢，當然，K夫人也有二元錢得到的。K夫人經此勞而無功的事情，再也不去上當了！

K夫人的得到二元血汗錢，恰巧够還自己的飯食費，家庭中的拮据，仍然無補於事，於是K夫人與K先生又在家嚎哭了：

『唉！K君，我想：幹筆墨的生計，不是一種事業，還是不可靠的，你想，這次我在某機關裏，幹了二個月的工作，受了二個月的勞苦，薪水仍然不能救濟我們的貧困，與你一般的欠薪！……唉！我還要想一個妥當的方法！……哦！還是去幹用氣力的工作好！……哦！不錯，我去織洋襪吧！K君，你說如何？』K夫人：

『織洋襪是要學習的！聽說初學習的人，要拏十五元大洋做保證金纔能够哩！伙食也要自己的，最少要一個多月方能學好。…初學時，還要小心，斷了一枚機針就要賠出一角大洋！…你要去織襪，還是很好的生計，但保證金和一個月的伙食費呢！……』K先生：

『這麼？……唉！我想總要想個方法，……哦！不錯，去問李小山先生借吧！借二十五元錢！』K夫人：

『不能，李先生那裏，我剛纔借來十元錢，這月裏，我們的伙食費，還是用他的錢呢！』K先生搖頭：

『那麼我們到周洪老伯那裏去借好了！』K夫人：

『周老伯嗎？吓！他脾氣很壞，要禮物送去纔有效呢！』K先生：

『唉！那麼我們把我的棉衣拏去押當幾個錢吧！』K夫人：

『哦！……也好！……唉！』K先生。

『那麼請你就去幹吧！』K夫人說畢，K先生就去把棉衣押當了。

K先生的棉衣押當錢到手，共得一元六角大洋，去買了二包桂圓和二個罐頭牛肉；拏了禮物，就到周洪家去了。

K先生把禮物送給周洪老伯，周洪老伯在先是非常歡喜的，但一說起借錢，就露出不高興的顏色來，東扯西塞走了。好容易，經過K先生許久的口舌工夫，周洪老伯方纔應許。K先生很高興，這場事情總算到手了。

K夫人進了織襪廠；早上在飯館裏與K先生分別，晚上與K先生在飯館裏會晤。

K夫人真是一個聰明的女子，她用了不到一個多月的工夫，就把織洋襪的法子學好了！——或許是K夫人勤勞的原故吧！

K夫人在襪廠裏很勤奮的工作，她每月所得到的酬報，果然超出別的工女們，——有二十餘元進賬。廠主見她勤奮耐勞，很是可憐她。

K夫人因爲是懂得幾個文字的，廠主就叫她做工頭了。於是她每月的進賬，又可多得六元錢的報酬了。

K夫人這樣的過了幾個月之後，她雖受盡了勞苦辛勤，但對於手下的金錢，也很寬裕了。於是K先生的家庭，受了K夫人很大力量的協助，再也不像以前的那樣拮据了。

K先生在學校裏服務，薪水雖則連月的沒有發，但也不覺得困迫了。他現

在反歎嘗薪水遲點發好，可以用這筆款子去還各戶的借債。——免得另散花費去了。

K先生夫婦倆，再也不像從前要時時的流淚，現在他倆是換上「甜蜜蜜的非常快樂的笑容了。

『教書還不如去織洋襪，還是做工靠得住！……』這是K先生對K夫人時時說的話句。

豈有此理

莎琴女士

『一點事不做，光吃鴉片，還要靠我這個老婆養活你，豈有此理！』一個婦人大約有三十多歲的樣子，面色蒼黃，形容很難看，裸着衣領，懷裏抱住一個兩歲多的小孩，一面喂着乳；一面很氣忿的流着淚，對着一個乞丐似的男子這樣說。

周二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家裏強勉也過得去，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母；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妻子。他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每天都在家裏，什麼也不做。後來，他的母親死了，他更見得寬了；不但亂吃，並且每天還要燒鴉片，這樣的下去，家產也吃完了，煙癮也大了；身體消瘦得不堪，什麼事也不能做了。

家裏一天一天的窮困了，他的妻叫他去找點事業做，有時他不應聲，有時他發怒了，就大罵起來：

『倒運的時候，有什麼事可做？你嫌我窮，你就滾蛋。——哼！不行！男人討飯，女人也要背草薦，……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把你高興的！』

每次都是這樣，他妻子有時歎氣，有時氣極了，就號啕大哭起來，悲悼自己的命運；可是她終久沒有解決他們倆吃飯的方法。

不幸得很！他的妻子又產了一個女孩，添了一個吃飯人；他心焦得很，——因為他們倆口都是賣掉東西度日。那能再養起小孩呢？他想：

『左右沒有錢養她——小女孩——並且又是一個女子，養下也沒用，不如把她送出去，落得乾淨些。』

他的妻子，起初不願意，後來想了一想，大哭一場，也就忍心的將她賣出；由鄰居的介紹，得了五塊大洋，他也不顧他的妻子，拿了錢出門去做生意了。他的妻子無能度日，只得由親友的介紹，到S家的做乳娘。

她到了S家，好像脫離了牢籠一般，每日吃飽着肚子，不像在家裏飢一頓，飽一頓的受苦；S家的主人待她也很好，所以她倆覺得快樂。

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她在S家已有一個多月了，她的枯瘦的面龐，也一天一天的長起肉了——豐滿的肉了，乾

架似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發達了，她覺得她的幸福到了。她常想：

『倘若我能這樣的長久下去，每月得三塊大洋，那麼，一年之內，不是有三十六塊大洋嗎？唉！三十六塊大洋，豈不是可以做個小生意嗎？……』她想到這理，她喜極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使她不能安心。

『若是他——她的丈夫——在外面生意好，就沒說的，……但是他又好吃懶做，現在是死是活，也未可知，……』她想到一個『死』字，她的心房跳個不止，面色也現得蒼白，好像她的丈夫，巳死在她的身邊了。

她被小孩的哭聲，驚了醒來，淚水都要流出來了；她自怨太忍心了：『好壞是我的丈夫，何必咀咒他呢？假使他交了紅運，掙得大錢，回家來……我們倆豈不快樂嗎？……他若是錢用完了，不能度日，跑回來又怎樣辦呢？』她想到這裏，又不禁煩悶巳極。

理想終於變成事實了。

有一天是下午的時候，夕陽西下，羣雀亂飛；涼風拂拂，樹梢微微的搖動；正是夏日的晚景。S家的主人們，都在院中乘涼，她抱着小孩，也坐在院中，看那羣兒們玩耍，臉上現出一幅很快樂的樣子。

忽見門房的老李進來說：『外面有人叫周二嫂，周二嫂快出去。』

她聽了這話，心裏甚是狐疑，心想：『我到這裏來，除過介紹人以外，還有誰知道，那個又來找我呢？或者是他吧……』老李又進來催她出去，她的默思終被打斷了。

『那人有多大年計？』她問。

『三十多歲左右。』老李說。

她聽了卽時向大門口走去，一邊心裏想，『定是他來了。』

她出了大門，大吃了一驚，原來拌不像發了財的樣子，與一個乞丐差不多；她看了以後，面孔霎時間變爲蒼白色，立在門口，動也不動。

涼風依舊的吹着；樹梢依舊的動着，惟有那牆上的藤蘿，飄來飄去，好像是爲她抱不平的。太陽也不高興，懶懶的躲回西山去了。

她呆若木雞一般，不言不語，好吃懶做的他，終於先說話了：

『……你倒過的快樂日子，把我好苦！——出門去四五天將錢用完了，找不着事做，只得回來，……可惡的東西！回家來又找不着你，沒法，只得在王家煙館裏當掮手，強勉把嘴糊住，……眞倒霉！不知怎麼，前天又生了病，藥錢花了十幾吊，還沒有好；我沒有一個錢，王家也不要我了……各處找不着你這狗東西，問來問去，問了幾條街才知你在這裏……多錢一月，快去問主人要了給我……把我餓死不成！』

她被幾聲狗東西的聲音喊醒了。

『……你也好意思的！你看你成了什麼樣子了？……那有錢？前月的錢，巳經還賬了……』她很難過的對他說。

『沒有錢，就跟我走，賣你當你由我，誰敢放屁？』

她沒法想，只得問主人要了兩塊錢給他，可是他依舊不願意，「一個月半非四塊大洋不可，快去拿！」他很嚴厲的，好像要動打似的說。

她氣極了，沒法答對他，只得很氣忿的哭着說：

「一點事不做，光吃鴉片，還要靠我這個老婆養活你；豈有此理！」

去靠誰呢

茜冷

不勞而獲、不謀而食的現象，在生活的歷程中，是非正式的。現社會的遺產制，還沒有打破，一般幸運（？）子受着遺產，坐享一切，消磨一世。從表面上看起來，討着流俗人的一贊，「好福氣」。其實，何嘗是好福氣？把奮發有為的精神，任重獨遺的使命，都忘掉了。被遺產蒙養了一世，老死牖下，和草木同化了。

並且，產業那裏靠得住？縱有良田萬頃，遇到旱災，可以變為赤地千里；遇到水災，可以淹成澤國；其他蝦蝗為害，有什麼嘉禾稷穀的收入？致於房屋，也是不可靠，干戈遍野的今日，高堂大廈，亭台樓閣，一霎時可變成殘壁斷垣的瓦礫場。所以最可靠的，是隨身的學識才能，有本領，就能應付一切的職業，決不致揀精擇肥，縮手無策，流為餓殍。男子固然這樣，在高唱「男女平等」、「提倡女權」聲浪之下的女子，又何嘗不是這樣的。

我回想到舊習俗中，女子有「三從」的必要，所謂「從」也者，原來含有「合作」的意義，不作「全身靠着」講，其後不明本意，也許是社會不良，未曾為女子留有謀生的地位，一昧壓制，遂演成依靠的意義。以前大部分的女子，無學識的可言，更談不到職業，生活全賴着父、夫、子。壓迫女性的人，就藉以為辭了。

無職業的生活，是乾枯而無生氣的，日後勢必沉淪於痛苦，窮困的地位，我看了楊大嫂的一生，可使我十二分相信。

三年前的楊大嫂，誰不說她是個有福的少奶奶？楊大少爺，天天蝶戀花似的伴着，一到晚上，總在公園的荷池邊，兩張椅子並肩坐着；不然，在中央影戲院，手挽手的走出走進；不然，在鴻穎樓京館，卿卿我我的吃夜飯；再不然，邀着二個小姊妹碰麻雀，這是他們日常的生活。

要吃：娘姨阿媽，一盤肉，一盤魚，端上樓來，精神不好，沒有胃口，吃厭了魚肉，還說娘姨的弄菜手段不高明，再要訓斥一番。要穿：天裕綢緞莊打個電話去，時新的綢緞，一匹一匹的

踱來，再殺蘇廣成衣舖裏的王裁縫，量了一個尺寸，不上三五天，花枝招展似的，著在衆人面前飄蕩過去。

『楊大少奶眞是好福氣呀，只要嘴裏說聲要什麼？楊大少爺無有勿辦到。』沿街的批評，提起了她的虛榮的精神，她坐在包車上，鈴也分外踏得響，眼留着嘴裏噴出的香烟，縹縹緲緲的隨風吹起，難得一看路上的行人。

那一年的秋季罷，楊大少的爸爸，不幸染病而亡，臨終的時候，還拖着大少爺的手說：

『我的產業，你好好的保管着吧！』

他老人家說完，氣就斷絕，兩隻眼精，仍舊張着沒閉。

大少爺同大少奶，當然親自含殮，遵禮成服的鬧了一陣。

他們倆，現在是一家之主了，掌管一家的錢財進入，他們覺得用起錢來，比以前還要爽利，——的確是便利，他們的爸爸決不會再來干涉。

主婦與主人的架子十足，顯得他們更加的莊嚴和榮貴，他們在遊戲場裏的交際，也廣闊了，他居然同紈袴子弟，以及地痞流氓，結拜兄弟，據他自己說，這樣的結交，到處可以不吃虧的。

大少奶所認識的小姊妹們也多了，有時她們都到大少奶家裏來聚餐、碰麻雀、有時大少奶也到她們家裏去，往來酬酢，場面一天的闊一天，不過鄰家的老媽媽，總對人說：

『嫺巧的老三巧寶姐，同楊大少奶，一天到晚的混在一起，她們恐怕也算是平等的！』

楊大少爺的鴉片癮，吸上了，還要鎮天鎮夜的賭錢，臉上的肉，逐日削瘦，變成灰白色，一點血色都沒有，頭髮也是亂蓬蓬地，難得整理一整理，他們倆，不常住在家，家裏的僕人，也搭起楊府僕人的架子，濫用主子無暇顧及的東西。

他們這樣的費用，闊支浩大，有出無進，不上半年，動產完了，再變賣了不動產，花天酒地的，混過一年，再一年，他們已走入迷途，再也不能尋到他們自己了，田地變爲動產，而又完了，此時的楊大少，枯黃的皮膚，包着骨頭，聳起二條肩膀，躺在床上呻吟着，不止的咳嗽氣喘，大少奶，好像大夢初醒似的，亂鬆鬆的頭髮，罩着蠟黃的臉，坐在大少爺的身傍，他現在病深了，再沒有錢，——也可說再沒有力氣，去賭錢，但是鴉片的癮，祇有一天天的增加，偶然，有人來看他們；他們的稱呼都改了，叫他楊大官，而叫她楊大嫂，他們以前的神氣和架子，自己也不知消磨於何處？

一天晚上，他起了寒熱，呼吸也轉急，到了明天早晨，嘔了一堆血。

楊大少奶，心裏焦急，所有的錢，流水似的用完了，覺無從措手，她在小姊妹處，東借西借，借到數塊錢——莫小看這數塊錢，也是昔日的友誼，否則又向誰去借呢——她急忙忙的去請醫生，他說：

『這是慢性肺炎轉急，很危險的。』

可憐，這天的晚上，他竟溘然長逝。財產盡，人也亡了，他却是幸運兒！最可憐的，還是楊大少奶一個未亡人。大少爺死了以後，驚動了一班債主，環繞着她一個可憐人。田地早已賣完，所剩的，祇有幾間住宅，還債的手續，祇有變賣住宅了。

淒涼的夜月，斜照在楊大嫂所倚的欄干上，落在上面的淚珠，耀在月光中，放射輕微的光彩，這是楊大嫂出屋的前一夜，她要同她自己的住宅，永久分離了，她起了一陣幻想。

『茫茫前途，明天離開了此地，到那裏去呢？家產用完，田地轉賣，藏風雨的幾間住屋，被強人占去！——啊！不，不是占去的，是我親自抵與他人了。

『我現在覺悟，稍醒了，家產、田地、房屋、丈夫，都是身外之物，都是不可靠的。我不得不埋怨我的爸爸同媽媽，——不，我先要埋怨我自己。假使我以前讀了書，或有專門的技能，到處可以替社會工作，爲自己謀生。現在做教員的、做書記的、看護的，這種職業，都很合宜女子的性情。再看，刺繡啊、縫紉啊、以致於娘姨、阿媽，都可去做啊！

『可惜，我沒有才幹，沒有經驗，那一樣事配我做？那一樣我做得來？遍地荊棘的社會，竟無我立足地！——不，這不是社會拋棄我，是我辜負了社會。現在，現在，去靠誰呢？』她哭泣了，她哭倒在欄杆上。

淒涼的月色斜西去，樹梢間吹出一陣涼風，把悲慘的哭聲吹散了。

遺產毒

惜巢

「無財非貧，無業爲貧」，這兩句話，實在說得不差：沒有金錢，不能算貧，爲什麼呢？一個人祇要有職業，職業就是賺錢之法，倘使沒有了職業，就斷絕了生財之路，那末不得不貧了。有些人說：『我們的祖先，遺下了許多財產，我只要安分守己，住在家裏，謀什麼職業呢！不謀職業，也不見得貧到怎樣？』這句話說來，似乎可以不謀職業。不知道細細的一想，實在是大錯。倘使祇有金錢流出，沒有收入，那結果一定達到貧的地步。俗語說：「坐吃山空」。可知道家裏雖有金山銀山，倘使真的坐吃，山也會空的；並且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旦遇到了水火盜賊，疾疫死亡，那些微遺產，可頃刻告罄，那就立刻貧了。所以我們想到這裏，越加明白沒有職業，是真的貧。

我記起來了，記起前五年的王先生的夫妻了，一貧致死。他的死的原因，也是受了遺產毒。倘使沒有遺產害他，

說不定他是社會的一根擎天柱呢，他的精敏強幹，多才多藝，誰敢不欽佩他。就是他畢業的時候，也很想在社會上烈烈轟轟的做一番事業。他曾經和同學說：『中國所以貧到這樣，實在游民太多，其大原因是沒有職業。要使游民少，惟有給他們以相當的職業。』後來王先生畢業了——中學畢業——他父母就和他完婚，講到他的夫人，是淑英女學的高才生，天資也很聰穎，作事能耐勞苦，未畢業前，就有某女學請他做助教，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每月有五十餘元的收入。在我們理想起來，將來這一對新夫婦，結婚之後，一定能夠通力合作，做社會上一般人的模範。那知事出意外，結婚之後，他們倆非但不能烈烈轟轟的做一番事業，卻因此一天一天的墮落，這是何等使人失望而懷疑呢。

他們倆的墮落原因，當歸罪於家庭頑固。王先生的父母，靠着自己有一份豐富的財產，以為吃不盡，用不完了。所以他們結婚之後，禁錮在家中，不許他們做事。當初他們覺得不自由，後來習慣成自然了，無事的時候，打打牌，吸吸煙，自由自在，十分安適了。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他們的財產也一天一天的消耗了。後來王先生的父母死了，王先生的夫妻倆，益加狂賭濫吸，不上幾年，財產都是別人替他保管，他們卻一貧如洗了。到了盡頭，懊悔從前，已經來不及，唉！可憐極了。

這一對可憐蟲，誰造成他們的？我敢說：受了遺產之毒哩！

可憐的玲姐

洪競芳

「二姐！玲姐姐在我們富餘村中，總算是一個肯爭氣的人；我們該接濟接濟她纔好。」麗華對她姐姐振華這樣說：

「不錯，我也是這般想；但是來日方長，我們縱然有這種心，恐怕沒有這種力，到底還是愛莫能助呵！」這是振華的答話：

「二姐！我們盡得一分力，且盡一分罷！前途茫茫，誰也管不了的！」麗華又這樣說：

「我難道不願意嗎？實在是對於她的前途，抱着十二分的悲觀呵！現在我們就湊十塊錢送給她，救濟目前罷！」振華如此決絕的說：

於是她倆便一同走到玲的家中，把錢送給她；並且安慰她，切勿過於傷感，靜以待時，總有機緣可遇。

玲是很感激她姊妹的，但是對於她們的安慰，不但是沒有接受，反而惹起傷感，不禁大哭起來！

原來玲和她們，同在一個鄉村長大的，又同在一個小學校裏讀書，她的資質聰明，心性溫和，待人忠實，足夠她

們的欽佩．現在雖然離開學校，彼此還是常常往來．玲的丈夫，從軍去了，三年沒有來信；留下的一些錢財，早已用完，以後又典賣衣物，過了好些時；到了去年冬天，便是身外無長物，全賴戚友們的幫助，尤其是振華姊妹倆不斷的接濟，纔得苟延生命到現在．振華姊妹倆，素來知道她志氣高尚，不但是卑汚的事，絕對不會去做；就是向人告貸，也覺得羞愧無地，不肯逢人嘗試；所以在商量接濟她的時候，振華對於她，便有無限的悲感．而玲也確實知道她姊妹倆是真心愛自己的人，纔肯接受她們的幫助．然而終於沒有解決自己的方法．因為她僅僅是一個高等小學畢業生，當教師，自然是够不上．又沒有何種實用的技能，不能在社會擔任一種職務．低一步說：入工廠做工嗎？也沒有一點工場的智識及技能．再低一步說：代人家做苦力，又力不勝任．左思右想，實在沒有法子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至於仰賴於人吧！無論社會生活程度，到了這步田地，誰也靠不住；就是別人可以源源接濟，而與自己向來的主張，「不求人，不受人憐恤，」也大相反背．無論同學以及戚友族里，都知道她的脾氣．偏偏環境來逼迫她，使她不能爭回這一口氣，又使她怎樣的傷心啊！

● ● ●

振華因就教職到蘇州去了．麗華也赴日本學醫，兩人都很罣記着玲，振華還有時候寄幾塊錢給她用．誰知道後來覺沒有信答覆！姊妹倆便知道她的生活，有變動了！却也暫時放下不提．直到麗華畢業回來，纔明白她所欽佩的玲姐，資質聰明，心性溫和，待人忠實的玲姐，在兩年前，因無生活的技能，貧困而至於夭亡了．

徵求

（一）徵婦女雜誌之「愛之專號」一冊，願以手攝本地名勝照片一打奉酬，以謝雅意．來件請寄「北京大局寬街十四號交康芷畦」收可也．

康芷畦謹啓

（二）鄙人現徵求婦女雜誌「美術專號」、「女學生專號」、「愛之專號」、「配偶選擇號」、「離婚專號」、「十週紀念專號」各一冊，如有割愛相讓者，請寄「廣州市西村省立第一中學校吳尚勤收」，每冊當以郵票五角奉酬，倘每人二冊以上見惠者，當酬現銀，後至者璧還．

吳尚勤謹啓

倚窗望秋月

乙種徵文當選

慘離離雲際穿窗月

秉丞

月兒走到有錢的人家，也走到貧人的家裏；拜訪快樂逍遙的人們，也不吝玉趾，走進在悲苦絕望裏過生活的人家裏。她終是無偏無私的，把她的光照到一切，照遍一切，永遠是無偏無私的。

在一個大市鎮的一間里份房子的樓上廂房中，同樣受到月光的照臨。光從窗中靜靜地踹進來，躺在地板上；又慢慢爬上床來，灑在床上的人軀身上，越顯出她那一個本來已够慘白而現在格外慘白得可怕的臉兒來。滿頭蓬蓬鬆鬆的黑髮擁在頸邊，額前也散佈着疏疏落落的幾絲；一條瘦得可憐的手臂壓在被上。被子裹着的軀體，顯出一個瘦小的輪廓來，有微微的起伏，在胸部波動着，細微的呻吟聲，很有節奏地從緊閉的嘴裏送出來。在這萬籟俱寂的夜裏，宛似幽靈在訴說什麼似的。半開半闔的眼皮下，發射出一種痛苦彙絕望的光芒。

睡的人突然受着什麼震動似的，把眼睛睜得像銅鈴一般大，覺得臉上蓋着什麼東西似的，有點異常。她方才明白過來，是月光爬上她的



陳淺生繪

臉上來了。

她長嘆了一聲，側着身子，把眼光投到窗外，被窗子劃成長方的天，在可愛的藍色中嵌着一顆亮光光的月兒和幾粒小小的星兒。她感着一種發現從前所不覺到的美麗的柔和的歡欣，同時心中起伏着無限的幽思和幻想。

少息，床上發出仄仄的響聲，正是病人掙扎着起來了，踉踉蹌蹌的扶着几子，把孱弱的軀體運到放在窗下的方桌旁，頹然的坐在椅上。

經過這樣的運動，她的本來已是昏昏然的頭腦，驟然感到一陣昏迷，好似受了什麼意外的一擊。

她把頭埋在兩臂中，數滴酸淚，不自主地落到桌上。

等到昏迷過去了，她慢慢地舉起頭來，仔細端詳那皎潔的月兒，心裏頓起無限悲哀，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再可憐也沒有的了。全世界的痛苦好像都堆集在她的身上。

她從心的深處呼出一口長氣來，傷心的淚跟着簌簌的落下。

她的唇兒微微的顫動了，不知怎的竟向月兒輕輕地祈禱起來：

「我前世做過什麼孽，今世裏要受這種苦。唉，天呵！如果你有靈有性，你竟不肯教教我這苦惱的人兒嗎？」

她努力想把過去的事情全然忘却，然而她的努力失敗了：往事反十分清晰地湧上了腦海：

她記起那年定婚時，當母親遞給她一幅的照片，她曾對着發過許多呆想。……

……

她記起當結婚後，丈夫怎樣鄙視地說她不會穿高跟鞋和吸香煙；說她不應該不會說英文；說她是鄉下人，不會跟着他的朋友厮混。……

她又記起丈夫如何近來時常氣沮沮的藉端尋是非，不是開口就駡，卻是一付令人震慄的怒眼相對。

自從她病倒了以後，丈夫祇來過一次，什麼也不說，匆匆地走了。她已病了一個星期。

「我前世做過什麼孽！我應該受這樣的痛苦！天阿天阿！你好硬心腸喲覺眼睜睜的看我這苦命的人兒，苦一生嗎？」

月兒似乎被這幽怨纏綿的哀訴感動了，不忍在這裏多留一刻，輕輕躲出去了。窗前草地上的蟋蟀，也好似爲她歎息着抱不平之鳴，那不幸的人兒，像死去一般的伏在桌上，好久好久沒有動過一動。

（完）

曾幾何時

蔣芸

靜悄悄，一切嘈雜聲都已沉寂的秋夜，只有少許風聲蟲語，以及那一輪皎潔的月兒，高高地懸在萬里無雲的

空，光明如水，浸透了這大自然界如浴後的仙子！換上她美麗幽雅的晚裝，愈顯得她的幽美！她的玄妙！

一片幽輝，從窗簾中透進了我的臥室，印在地上、桌上、床上，照得如同白晝。處在異鄉的我，被這月兒緊緊牽住了心境，總覺得捨不得今夜的良宵，所以還倚在窗前仰望。

啊！今夜的月兒比往夕的更覺圓明，皎皎潔潔，還帶映着一羣疏疏落落閃爍的星兒，好似一羣仙子，不與塵世相染，她們的氣象，何等清高，何等純潔，集自然之美，是自然之偉大，足以感動我們，幾乎忘卻這世態炎涼，人心險詐的塵世了；眞是心平氣和，澄澈了萬慮，直覺到萬物的可愛，自然的魔力！

一剎那間，由靜忽動，腦海中忽現着一件往事：月兒也是與今夜一般的明顯可愛，那是在一個中秋節的晚上，我們還在學校裏，全校的同學先生，都齊集在一個兩面建屋、兩面種樹的操場裏賞月。我們就着那個機會，大家開一個同樂會，人人都團坐在場的四週，中央卻放着一張長台子，上面堆了許多食物，如瓜子！月餅！花生！水果等等！才入會場的時候，我們同學都是興高采烈，歌唱，笑談並起，對於先生沒有像平日間那般拘束，眞是嘈雜不堪。我看着她們的高興，又看那天上團圞的月兒，默默沈思感動玄想，想到明年，後年，再後年，繼續一年年的過去的今夜，又將怎樣，恐怕再難得……心中有些淆亂了，忽然耳旁聽得：『咄！你在這裏出怎麼神』！覺駭了我一跳，回頭一看，才知是一位同學，提高了嗓子這樣的講。以後我們大家一邊吃點心，一邊做遊戲，首先是請位先生出來唱京調——我們那裏唱京戲的很少——但那先生婭婭妮妮，不肯出來；後來大家想了一個法子，央求一個六七歲的同學去拖，那先生，遂被他拉拉扯扯的終於出來了。會場嘈雜的聲音又漸漸沈下去，大家都張着耳朵，注意聽他唱了。他唱着，並按着風琴相應和，聲音嘹亮，悠揚鏗鏘，使人感着興奮，月亮也格外明顯了。繼續又做滿堂樂，就是用紙條寫些奇怪的動作，如豬叫、狗叫、相罵、滑稽跳舞，打蓮花鬧……每人摸一張，條子上是什麼？就要做什麼！做了那些奇形怪狀！引得大家笑得東倒西歪……



陳機生繪

往年所經歷，歷歷如在目前，啊！

曾幾何時，忽忽又是兩三年了，且那次同樂會的先生與同學，聽說有十餘人物故了！唉！這等快樂，沒有再現的機會了！只能留着深刻的印像，在我腦海中東衝西突，永不能消滅的；世事變幻，眞不可測！只有這月兒還依舊與那年一樣的，撫今追昔，能不慨然！想念及此，夜已深沈，寒光愈耀，更覺得階前的蟋蟀與簷角的涼風，助此蕭殺的秋氣，心神亦感此而徵蕩，不禁睡態朦朧，急忙收拾一切，入黑甜鄉去了。

（完）

他的口頭禪

廖國芳

「落葉西風晚；
　小樓秋意綿；
　倚窗望秋月；
　黯淡悄無言。」

給帶着秋令特徵的環境——數聲孤雁，滿砌吟蟲，半院梧桐，一輪明月，……擊碎了心兒的朝雲，正對着一本由市上買來的秋思集，斜倚着樓窗微吟着，吟到「倚窗望秋月」時，他的破碎的心兒，忽然一塊塊劇烈的跳動起來，好像快要炸裂而飛出軀殼了。

情感支配了他的心靈，使他那忽然麻木了的手，失去抵抗地球吸力的力量，覺得這小詩本十分沉重似的；於是，他便放下這詩本，呆呆的望着樓下而出神。

院子裏的一片整淨而平滑的砌石，由牠的隙縫裏，發出低微的聲浪——蟲吟(?)——在暗示他道：『這裏不是還殘留着你同「秋月」並肩而坐的痕影嗎？如何你們的影兒還是成雙的，而你們的形兒却已分離了呢？』

橫梗在他——朝雲——心靈中祕密之園的一塊小石，立刻給砌石縫裏的聲音所激盪，而發出同情的共鳴——悲哀之調。

他喪失了去追想別離的勇氣，立刻把注視着誘惑他去追想的砌石的視線移開。

忽然，一陣簌簌的聲響；隨風飄落的梧桐葉，撲入他的懷中，似乎在告訴他道：『我是被狂暴的風兒吹斷了生命的弱者，不能再上故枝，正如被舊禮教束縛的你，已有了情敵式的配偶——鳳珍，而不能再愛你的秋月了。』

他已枯萎了的情苗和愛葉，正如觸電似的，趁着他情潮的波動，而搖曳而抖顫，似乎在向梧桐葉表示懊喪的徬徨。

『戛！戛！戛！』刺人心竅而酸人肺腑的怪聲，忽然嘆息似的，由天空中斷續飛過的孤雁當中突發出來，攝奪了他的聽覺，使他的眼光立刻向上移去。

天空中穿着一身薄薄的雲衣的秋

月，露出一排串圓形而皎如白雪的瓠犀，向他作處女式的倩笑道：『雲哥！你不記得去年的秋夜麼？那時你是多麼放蕩，我是多麼羞赧！當我倆談論文藝的當兒，你忽然對我笑道：「我有一個對子請你對，題目是：倚窗望秋月。」我想了一刻，還沒對出；你忽然對我笑道：秋月同朝雲，乃是天然的對偶，我替你對一句——獨閑憶朝雲——吧！」唉！這麼甜蜜的夢，够多麼回味呵！』

漸漸黯淡的秋月，悄然無語的似乎要流淚了。而朝雲的心幕上的秋月之影，却越加明顯起來，把他的心盤當做走馬燈而往復盤旋着；他一面緊緊按住破碎的心，一面呆呆望着心中小影的象徵——天空的秋月，而失了靈魂似的，把呆笨得像死人的身體，斜倚着樓窗。

『朝雲！深更半夜，你還在「倚窗望秋月」嗎？』

朝雲聽出這聲音是鳳珍，只道自己的秘密已給她看破了，破碎的心房、又突然劇烈的跳動起來。

但他很敏銳的知覺，立刻判出了鳳珍口中的秋月，乃是天空中的秋月，並不是他心幕上的秋月，於是他很鎮靜的回答道：

『是的！我在這裏「倚窗望秋月」呢。』

從此「倚窗望秋月」這句話，便常常變做了迴護他心幕上的小影的口頭禪，當他每逢觸發了情感，而倚窗追憶的時候。

於江西高安務實女校。

因疑生懼

文霞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二句古詩，寫得很有情致，容易動人，有心人讀此，總不免要回憶前塵，觸物興嗟。慧麗自從進入明華女學來，已經有三年多了；她入校中一切費用，都是她三叔扶助的。可是她三叔的兒女也漸多，以致她對於讀書前途，不免發生了許多阻礙。她所以要賴叔而生活，事也出於無奈。原來她在七歲時，親愛的父母，都已去世，孤苦零丁，受盡淒涼，那時年幼無知，倘不覺怎麼，及漸長已知一切，於比較上感到種種不如意，總不免要回憶到父母的慈愛而傷心（人當父母俱在時，倒不感得快樂，甚或忤逆的也有。迨父母雙亡，即感到父母都是好的，此乃人的常情）。在慧麗校裏快要給暑假的時候，忽然接到家信，速即拆開一看，原是她三叔催促她速速返里，說是『家中有事，待汝商量，暑假開始，速即返家。』幸而她這時大考已畢，所以不得不急急束裝歸里；她臨走時，心中雖有些躊躇及懷疑，但是尊長之命不可不從，亦不敢稍稍濡滯。她方到家門，心中很覺忐忑不安，後知三叔

要她回家，爲她終身的親事，將欲許配於李家。她心中雖欲有所表示，起來抗議，但「一時沒有一副勇氣。而她嬸母等在她流淚時，早已開導她說，『你也是一個明白人，阿叔待你像自己親生一般，爲你尋了這路親事，是從你性情品格上估量過的，纔有這個表示，和你商量，豈有害壞了你終身的大事嗎？』又稱說李家門第怎樣清高，李郎行爲怎樣樸實，幷把李郎小照與她看，慧麗也沒法可想。指顧間，暑假開學了，三叔等仍允她進明華念書，迨入校後，她心中總是因爲親事疑信參半，成見在胸，以爲婚姻不從戀愛入手，總是不行的。時當秋夜明月懸空，何等淒切，她常倚着臥室窗牖，暗自流淚。同學們眼看她如此傷心，探問其究竟，她終不肯吐實，只言無父母的苦痛罷了。轉瞬間，寒假已近，至放假後，她就搭輪返里。不料李家早定寒假期內擇吉完娶，她的心中越覺煩悶，見叔父母雖一切都已部署妥當，她只自念命苦，一入李家，將來必無幸福而暗自悲傷；迎娶日期日近一日，她的憂病也更甚。迨一進李家門，乃知她的叔父母所說的事，句句都是眞的，幷感她們商量時的誠懇，又感到從前的迷信戀愛的成見，未免太固執了。

隱約螢火光

馮良明

母親不時地向着我望桌上放着四盆月餅，水菓之類應節的食品，我已喫了三個月餅，二隻柿子。母親祇把一個著菜月餅咬了一口，還有一大半個再也不喫了。我只是喫着月餅，並沒有覺到什麼，直到母親向我望得次數多了，我才停住了喫，注意起母親的態度來。一層憂鬱悲悽的薄霧，罩在她的面上，這是很明顯的。

「良兒！再喫一個！今夜是中秋呀！」母親看見我呆着不喫了，便又在盆裏拏了一個月餅，放在我的面前，這樣地說。說完，頭慢慢地俯了下來，靜寂的空氣中，可以聽見母親微微的顫抖的喘息聲。

啊！啊！是的，今夜是中秋了！不錯，又是中秋夜了！我知道母親淒切的心絃又給景物和節候彈動了回憶的哀調，全個的心完全沉醉於悲哀中了！我又不好去慰他，提起妹妹，恐怕又要使她悲哭哩！

把窗子推開，一陣夜凉便襲了過來。我無意識地凭着窗向外眺望，月明如水，後園全部的景物，都被蒙罩在銀白色的月光下。

「母親！夜景有趣呢！……」我想把母親的悲哀引到他方面去，這樣地對

她說，拉她同來欣賞月光中的後園夜景。

母親默默地，和我並排凭着窗檻，仰着頭，呆呆地向天空中閃爍的繁星望着。一回兒，用左手向天空指指；一會兒，嘴唇抖動着，像在說些什麼；一會兒，蒼老而憔悴的臉上泛上了一片淺淺的苦笑！……我並不恐懼，我很知道：母親又在想什麼，這種情形已不止一次，我早已看得熟了。

我也望望天空，望望月光下的渺茫的一切。我再看看可憐的母親，我不禁快要哭出來了！唉！杏金妹妹！——最親愛的，祇有五歲的「阿毛」（小名）妹妹呀！

「母親！那邊是螢火蟲罷？怪有趣的！」遠遠地，後園花木的叢中，有隱約的，倏明倏滅的螢蟲正在發光。我一時昏惘，想使母親快樂，我便驚醒了母親的出神的沉思，這樣的說。母親果真俯下頭來。

「什麼？……那裏？……」母親隨口的問：

「那邊不是嗎？」我用手指着說。

母親望了一會，又似出神似的。唉，母親終於淒淒地哭起來了，終於嗚咽起來了！我好像恍然醒來，我又觸動了她的傷痕，我使她太難受了！

是民國十四（？）年的中秋夜裏，那時我還沒有進澄衷中學，還是每天住在家裏的。母親、妹妹、和我，還有瑞裳姪和采蓮姊姊，都在後園賞月。妹妹祇有五歲，最天真、最活潑，嘴裏唱着：「月亮潺潺上，潺到小姑進後塘，……」的童謠，不時的和瑞裳姪爭大月餅喫。母親笑嘻嘻的看着二個小孩子胡鬧；我却對采蓮姊姊談童年時的故事。

忽然，一隻螢火蟲向我們這兒慢慢地飛來，我們並沒有注意，妹妹却大喊起來：

「星落下來了！星落下來了！」還不住地拍着手。

大家給妹妹引起了注意，見是一隻螢火蟲，不禁哄然大笑起來。

「良明弟，快去撲來！」采蓮姊姊笑嘻嘻地把蒲扇遞給了我；等我拏了蒲扇去追逐時，螢蟲已飛到樹林裏消失了。

「星飛去了！……星……」妹妹像是很認真地說，我們又是一陣大笑，弄得妹妹呆了起來。

「杏金！星又飛到天裏去了！那個大的不是嗎？」采蓮姊姊指着天空中一粒最大的星，和妹妹開頑笑說。大家又笑起來，祇有瑞裳還是默默地喫他的月餅。

「星……哥哥……星是……」妹妹疑惑起來。

「杏金！不要鬧，喫月餅罷！快要給瑞裳喫完了！」母親笑嘻嘻地打斷了妹妹的問辭，妹妹眼瞪瞪地向我看看。

這一夜，唉，這也是中秋的一夜！

……——

「良明！呆着作甚？不要受了涼，可以睡了！明天還要到學校裏去呢！」母親帶着嗚咽的殘喘，打斷了我的思潮，這樣的對我說！我還是凭着窗望

着，月兒已在正中，隱約的螢火蟲還在閃耀。

今夜怎能睡得着呢？輾轉反側，只見慘淡的月光，從窗子透了進來，灑在床前；母親的輕輕的淒咽聲，還在耳邊迴旋。瑞霙姪今年已去西江，采蓮姊姊也已出閣，妹妹，唉！妹妹！唉！今年中秋的月色！

——一七年，於江灣工院

那種豪興久已無存

映雪女士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李煜。

秋風一陣一陣的打着簾幕，牆外促織兒聲聲叫得淒切，鳳仙花都已漸漸的萎謝起來。唉，人間又將轉到秋殺了！

在這肅殺悲哀的秋季中，悲哀的人越加悲哀了。當時笑語諢鬧的事，一起都會湧上心來；所謂「半夜燈前十年事，一齊和雨到心頭」。我每在秋月清朗之夜，更深人靜以後，獨自冷冷清清的坐着，常會追懷往事，因之下淚。

新秋開學以後，我在校舍附近租了一間樓房，房子雖不大，却也窗明几淨。每晚倚窗一望，遠遠樹影重重，寮宇相接；窗前一片廣場，月影悄然的蓋在地上。

七月半那天，月亮特別的圓，一瀉銀色的波光，映過玻璃窗射到我的房裏，彷彿是徧地的霜華。隨手打開窗子，倚着窗檻一望，一輪明月，高懸在萬里無雲的長天。悵然的望着，獨自默默的出神。一件件的往事，不覺潮一般的湧上來了——

五年之前的一個秋日，我駕着歸舟回到祖國。久別重逢的家人，悲喜交集的說不出話來。眼望着大家笑臉轉動，小弟弟牽住我的手到小嘴上吻個不休。還有那遠遠近近的親友，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趕來探望。他們暗地裏稱讚我是女兒隊中的英雄，光宗耀祖的好女孩。我聽了非常快樂，想想前途，似乎無限的光明就在面前了。

第二天，我便提議去游廬山，父親命傭人去雇好了馬。三哥挑了一匹劣馬，縱身一跳便跳了上去；我選了一匹白色的，大家相顧一笑，便出了院門。

鞭影蹄聲之中，跨過溪橋，經過楓林，剎時便到了白鹿洞。將馬繫在樹枝上，在洞裏玩了一遍，大家又蹲在泉水旁的石磯上，撿起礫石打入水中，水花點點飛濺在我們的衫上。

到了五老峯，走進海佛寺，殿後竹林，寺前翠綠；俛首望望四圍，彷彿踏在「振衣雲路落繽紛」的仙境。

鐘聲數響，起身一望，胭脂般紅的夕陽，已斜映着山門。驅馬加鞭，暮色一點一點的籠罩上來，月兒嬝嬝娜娜的

升上東方，在細碎的月色中，遙遙的趕着歸途。

那時我的生命，正優遊於幸福的大海裏，是幾多酒脫，幾多倚靡，眞似天生的驕子！

而今，爲了求經濟的獨立，五年以來，東飄西飄的飄泊到H地，在Y女學當一名教師，每天見到校長同事，照例要點幾十個頭；聽到鈴聲，就要去上課，講到舌疲唇焦，還感感的擔憂着學生們領解不了。晚上回家，匆匆的喫了飯，便要一本一本閱改學生們的練習本子，預備次日的功課，研究課本和教材，還要練習如何裝腔作勢，如何才能傳神，如何才能博得學生們的歡心？

次日搖了鈴，忙忙的要趕上講堂，口裏要講書，眼睛還要關照到全堂的學生，東邊學生咳嗽一聲，西邊學生踏一下脚板，臉龐馬上不由自主的紅起來，怕她們攻擊，又怕同事們的攆擠。有時心裏放不下，便怯怯的跑到校長那裏去探聽動靜，照例是一副冰冷而嚴肅的面孔，卻是總探不到什麼消息。

這樣，一天一天挨過去了，雖然說是爲社會服務，但每天過的卻只是提心吊膽的日子。回想初由海外歸來時的那種豪興，久已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想到這裏，一陣晚風吹來，已很帶着涼意，不覺一連打了幾個寒噤；看看自己，正倚在南窗，望着寂寞的月色。

「海內風塵諸弟隔，
天涯涕淚一身遙。」
——杜甫。

不堪回首月明中

梅痕

『錚！……錚！……錚！……』東岳寺的鐘聲，斷續的輕敲着，敲得人兒的心弦顫動了。那時又覺涼風颼颼的吹過，庭竹蕭蕭索索的悲響，牆根的秋蟲也唧唧地鳴着。這時的月光皚皚地映在庭磚上，桂影斑斑地好比一幅美麗的畫圖。桂花濃芬地沁人的鼻孔，眞是幽清的秋夜啊！

碧空的月亮，尙沒十分圓，天河已是斜轉了。在月光中看去，其中如同有些銀濤起落的搖動。星光看不很明朗，然而獨有些在天河畔上的參差的星光，還隱約看得清楚些。

四圍的聲息，過於安靜了，好在這鄰近的地方，很少人家居住，連犬吠的聲音也聽不到。假使不是遠寺的疏鐘，微風過處，吹得沿牆外散在地上的桐葉，和庭中幽竹殘柳蕭瑟地響。除牆根蟋蟀有時停止唧唧的悲聲以外，只有青白色的月亮，獨照入窗下坐着——有時站着——的我同影兒兩個；覺得沉寂秋夜的靜氣，如同禁住人間的呼吸一樣。

在微霜初度的天氣，夜間的寒威，覺得嚴重了。況且這個孤零零的地方，

有時坐立在那裏，更感到精神上起一種冷的接觸，回憶起去年在這冷淸淸的月下，彼此閒談，對月老微笑的面前的盟誓；而今也不過幾個一瞬一瞬，便就丟掉了。

啊！而今，而今只在此地，只在這樓的一個月夜之下，只在這個單調而疎落的風景中，淒淒咽咽地獨仰看着彷彿冷笑的月亮，懸在薄雲的蒼穹，俯視着孤零零的我，淡淡地賜予以色索的象徵，够了啊！思量也罷；不思量也罷，情緒上的波瀾，悠悠啊，渺渺啊！——悠悠渺渺，不過能添印上些甚樣的雕鏤的傷痕在心上？……

夜深了，遠遠的溪聲，多麼的悠揚淒淸，我願寄我的深愁於流水了。樹梢上的皓月，多麼的皎潔明亮，我願將我的苦悶付之淸光了。只是那多事的月亮，無論如何要把我塵濁的影子，淸淸楚楚地反射在我背後的紗幔上。這時圍練兵的更鼓已「托！托！托！托托！」的輕敲，不禁默念那西廂詞曲中一段：

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淸秋夜，疎剌剌林梢落葉風，慘離離雲際穿窗月，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生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息，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難捨，冷淸淸咨嗟，……

啊！月將西沉了，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月明中！……

思往事愁如織

顧惠民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眞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范仲淹御街行。

冰輪乍湧，羅袂生涼，她獨上南樓，倚窗望月，寂寞極了，慢慢兒念起詞句來。念到以上那首時，不知不覺地她的思緒凝住了，反覆地咀嚼了一回。

昨宵滴了一天秋雨，把沙路上的輕塵壓住了；對岸的江楓，也染上幾分秋意；月兒呢？似乎比雨前淸瘦了許多。一陣夜風吹來，窗前那株秋海棠墜下了幾點殘淚，她澀着窗凝眺那月兒一會，突的一陣笛聲夾着歌聲，乘着寒風穿林渡水飛來：

……王謝堂前舊燕子

[5 56 3 31|2·3 2——|

烏衣巷口曾相識

[3 5 1 65|3 232 1——|

聽夜深……

5 1 23……

……………

歌聲抑揚高下：她的思潮也起了同度的波動，風兒漸漸弱了，歌聲笛聲也漸漸消沉下去，以至於聽不到。她在最後寂靜的一剎那，似乎捉住了什麼似的——她又在回憶的繭中掙扎了。

正是客歲社日吧！後院桃林裏滿飄着紅雨，春燕也跟着春神初飛來。我因爲母親生了小弟弟，校中又逢春假，所以住在家裏已二天了，那雙燕子見了我，顯着驚愕的神情望着我，一會兒又呢喃呢喃地狂叫起來，大約看出了我是牠的新主人了。祖母說：這一雙燕子是去年來過的，今年又來找舊巢呀！蕙兒記得麼？去年中秋你回家來，牠正殷勤地哺還牠那雙兒女呢！今歲重來，牠那雙新燕不知離開母親多少路程，學築新巢去了，假使她也知道愛情，那怎不叫牠腸斷呢！蕙兒！年華是容易流過的，春假到校，瞬眼間怕又要中秋了，一過中秋，到那晚楓堆岸時，牠怕又要回到鄉國去了，蕙！你要存着自己是小主人的信念，再回來和牠見面一回，不要使牠對於小主人失了信心喲！蕙！做祖母的頭髮一年白似一年了，你的母親面上，也微微剝上了幾條皺痕了，你平時不回來，那末，只是一年一度的月兒團圓、人兒團圓的良宵佳節，你終需回來看看您的年老的祖母，和多愁善感的母親，不要使我們老人家像那雙燕子望兒的一樣失望喲！蕙兒！記着！……

她的愁思正在游絲般抽出來時，突然笛聲歌聲又嘹喨起來，她向那笛聲來處一望，瞥見月兒巳升上柳梢了，她的心弦又起激殘的振動——母親呀！祖母呀！兒何嘗不記着呢？可是畢竟良宵空負了喲！堂前新燕會飛了麼？牠——新燕——離開母親不？祖母頭上白髮又蹤上幾根呢？母親近來康健麼？今夜月兒蟬好，祖母和母親怕又在思念我而減去了良宵的歡幸吧！月兒！您能不能給我帶一個消息給祖母和母親：說異鄉的遊子也正在思鄉落淚呢？……

月兒漸漸移向中天，大地靜悄悄地鑲着碧玉，遠處的歌聲笛韻，越發嘹喨清微起來，繼續歌唱着前調：

……湖佳事，幾曾秋，寶鏡圓……

|5 56 1 2|321 6 56|12

…………

（完）

低頭思故鄉

張運池

中秋後二日的晚上，電燈巳熄，同學們都受夢神的招安了。我多喝了幾杯濃茶，精神反覺興奮巳極，翻來覆去，再也不能入睡。還是起來罷！推開窗戶一看：啊！風清露冷，夜靜更闌，好一個幽靜的秋夜！

皎潔潔的一輪明月：高掛在天心，沒有一片浮雲遮住，青光大來，照遍各地，好像一個白銀的世界，這真是很好的自然景緻呀！在此清幽的景緻中，不免心如轆轤兒，轉到去年在家鄉時倚窗望月的情景，淸淸楚楚地現在眼前了。

皎潔的月兒，正高高的在天空中躔着，我們——合家的人——坐在望雲樓上，倚着窗兒，一面仰望月兒，一面很快樂的閒談着。

『媽媽！再講一隻故事吧！』纔七歲的惠弟，這樣地要求着媽媽。

『還不够嗎？已講了許多了，你倘使唱一隻山歌我聽，我便再講。』

『月亮亮，街街小囝出來白相相。……』蘋果般的臉上，顯現着兩個淺淺的笑窩，眞是可愛極了。

媽媽方要講故事的時候，忽然，從遠處的水溝邊，一閃一閃的飛來了一個螢火蟲。

『螢火蟲，夜夜紅……哥哥！快替我下樓去拍啊！』淑妹星星一般的眼睛，老早看見了，便嚷着說。

我正要下去的時候，牠早已一閃閃的飛去了。

『哇……』啊！妹妹急得哭了。

『好妹妹！不要哭，給你一個月餅吃，聽着，母親要講故事了。』我拍着安慰她說。

於是母親又開始的說故事了。這故事很好笑，我們都捧着腹，笑得氣也透不轉來，剛纔哭着的小妹妹，也笑得小嘴也合不攏來了。

『不要臉的，一哭一笑。』小弟弟對着淑妹括着鼻頭說。於是天眞的淑妹，覺着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了。

我舉頭一望：啊！午夜的月，是如何的明亮呢！滿天不見一些浮雲，淺碧如洗的長空，疏托着鵝蛋似的她，放出淸幽的光輝來。

這時候爸爸回來了，淑妹又嚷着說：『爸爸！你回來了。方纔媽媽講了許多很好聽的故事，爸爸！你也講。』說着，撲倒在爸爸身上。

爸爸搖搖頭，笑着說：『沒有，已經說完了。』

淑妹聽了，覺得非常的失望，可是爸爸隨卽笑着撫她說：『好寶寶！有的，讓我慢慢的講出來。欣弟呢？』

『睡在媽媽懷裏了。』

月兒掛在中天，把人影和窗影都倒映在屋上。庭前的樹影，也在旁參差的漫舞着。一陣晚風吹來，我們都微微的感着一些涼意。

想到這裏，昂首一望：皎潔的月兒，巳經西斜了。我覺得有些倦意，便關了窗兒，爬上牀去。口裏低低的吟着。

『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社會小說

嘉耦怨耦（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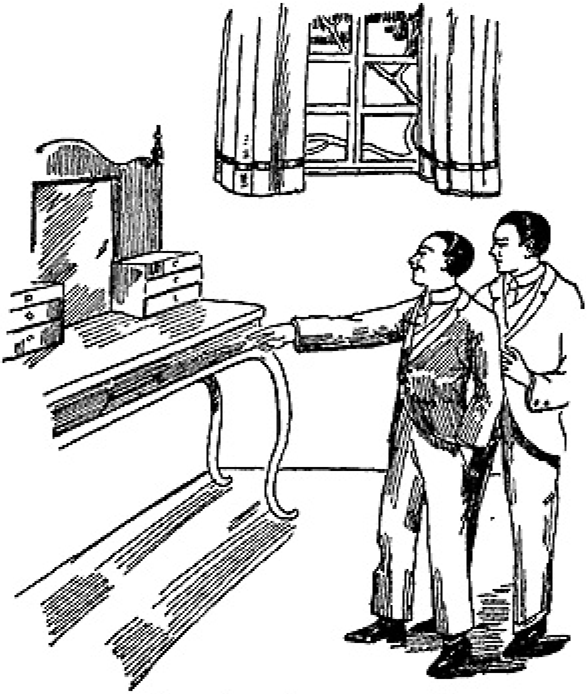
天游

第十三回　搜烟室牆邊見假髮　闖粧樓水底索神符

第二天早晨．赫欽思來．聽說陸克昨夜來過．雙眉一軒．笑道．何如．我估定這廝必來的．他本是狡猾非常．我並不怪你．你也算盡力的了．因爲此地是他久居之所．即在黑暗之中．也可以辨得來出路．這就是他佔優勢之處．葛萊道．此間出入門徑．我也是很熟悉的．住在此地一個多星期．還不能記得這一點．那還要得．實在他手脚或也敏捷．伶俐得很．繞了幾個灣．我就失敗了．赫欽思道．他是個柔術家嗎．葛萊道．那也並不是．只是眼明手快而已．舒展手脚．簡直同拳術家一樣．虧得我還懂得幾手．所以雖是給他打倒．還沒有十分受傷．他於全宅形勢．却也如你所說．非常清澈．在黑暗中要上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一些不用遲疑．赫欽思道．所以把你迷糊住了．葛萊道．不錯．眞是如此．我在樓上．明明聽見大門開響．彷彿他從大門出去一般．誰知他[illegible]猾得很．聲東擊西．只把大門開了一下．並未出去．輕輕[illegible]仍舊折入宅內．穿過甬道．躡着後門走了．他的寓所宅內．本無値錢之物．即使有一些．他自知旣作逋人．也不能再來運去．並且明明知道有我在此地替他看守．也不怕我不替他關門．所以深夜之中．竟將前後門一齊洞開．揚長而去．警署中派我來監守此宅．却不料倒替他做司閽之人．你說可恨不可恨．赫欽思道．你不必生氣．購捕凶手公文上．旣無他的姓名．這又是他的私宅．房租不欠．儘可自由往來．即使昨夜你將他拿住．也不能奈何他一些．將他監禁起來．他只要申辨一下．立刻就可以釋放．我看他雖是一個美術家．他法律上知識很足．旣有這種膽量．冒險前來．一定是有恃無恐的．葛萊道．現在怎樣呢．我看他是未必會再來的了．赫欽思驚問道．你怎會知道．他所來要的東西．難道已經拿去了嗎．葛萊道．他要來拿什麼呢．赫欽思道．我也不清楚．只是你知道昨夜他拿去什麼沒有．葛萊道．他究竟拿什麼東西去沒有．我委實不知．昨夜我身體雖沒有受傷．精神上却很是痛苦．覺得替公家辦事．已經多年．萬料不到昨夜受這般打擊．從前名譽．盡付東流．悲憤之餘．仍舊回房休息．

今天起來。梳洗之後。精神覺得稍形蘇醒一些。纔吃過早餐。還沒有仔細調查哩。赫欽思站起來道。既如此。我們立刻去檢查去。我看他所拿去的。雖非貴重之品。却是他個人所重視的。偵查出來。就可以明白他的來意了。葛萊點頭道。這也不爲無因。莫非他來找買禮所說的東西嗎。赫欽思道。若來的果是陸克。或者有之。葛萊失驚道。除去陸克。還有誰肯黨夜冒險而來呢。赫欽思道。那也不能斷定。說着。兩個人一路上細細留心。却不見少了什麽。走到烟室。赫欽思眼快。一眼看見牆角邊地上。有件古怪東西。失聲叫道。啊呀。這是什麽。搶步過去。將那件東西拾起來。仔細一看。連聲稱怪。這也難怪赫欽思詫異。原來他手中拿的是一個黑色假髮。製造得非常古怪。比較起來。比平常假髮長些。像舞臺上藝員裝詩人。丹青家。化粧時所用。葛萊見了也是目瞪口呆。思索半晌。失聲道。哦。你記起來了。昨夜同他爭推時節。彷彿有一次是抓着他長髮。後來不知怎樣一來。給他掙脫了。至今還是懷疑。你看這是什麽意思呢。赫欽思慢慢的答道。這裏面一定有別種暗幕。一時也無暇推測。不過有了這個發現。一件事是明白的了。昨夜來的那人。決非陸克。一定是個容貌同他相似之人。葛萊道。不錯。說不定是個普通盜匪。裝着陸克來行竊的。赫欽思道。若是竊盜。決非普通一類。不然決不肯裝作警廳中認爲有嫌疑的人來的。葛萊道。據我看來。還是像陸克本人。他來的時節。並非用別種方法進來。大門。後門。都是好好用鑰匙開的。不是陸克。怎會有這種鑰匙呢。赫欽思道。那也不盡然。一個人既能喬裝陸克。要自鑄幾具鑰匙。也還不是難事。我疑心的一點。不是這個。所可疑的是他的來意。不是此間有什麽絕大的線索。與殺人案有關係的。決不會使人冒險來此。葛萊道。他爲什麽要戴假髮呢。赫欽思道。不對。這不就是陸克頭髮嗎。葛萊道。這也是道路傳聞。我們也難行斷定。赫欽思道。葛萊。我並非武斷。這個假髮。委實與外間傳說的陸克頭髮。有些相同。葛萊道。既如此。你也承認昨夜來的是陸克了。外間還說他口中鑲着兩枚金齒。昨夜我在懷中電燈光裏。也看見的。赫欽思道。要喬裝呢。這一點也是細心的人所注意的。不過仔細想來。昨夜來的。一定是他本人。這個假裝的來源。我也有些看出。大概他因爲外面傳說他的容貌。還披肩長髮。也是重要之點。所以悉數將他剪去。昨夜到此。還要戴這個假髮。爲的是恐怕給人家認識他。現在的眞相。所以來的一定是他。頭髮也是他的。不過變成假髮而已。葛萊道。猜也猜得不錯。只是安知不是那個自認陸克兄弟的那人呢。赫欽思搖頭道。這個不對。那人的話。未必可信。決非是眞的。葛萊正待回答。忽然向靠牆那張桌上一看。失聲叫道。那個女子的小像不見了。這樣看來一定是陸克。他把那張小像。那張葛羅黍珠的小像拿去了。他的來意。原來全爲這個。這班青年人愛情眞重。赫欽思搖頭道。我不信。這是

太無知識．這小像是一張攝影嗎．葛萊道．不是．是用毛筆畫的．大概就是陸克的手筆．赫欽思道．不對．他只會畫山水．未必會畫小像．葛萊道．有些美術家．是兩件都會畫的．不過我也並不能斷定是他所畫．不見却其不見了．一定是他拿的．昨夜我站在門邊．最後見他．他正站在這張桌子邊．在桌上取一件東西．我就在那個時候．給上去拿他．給他跑了．赫欽思道．如此說．這小像是他拿去的了．這不過表明陸克同萊珠．愛情上非常濃厚而已．並不關係重要．與我現在追緝殺害白孚夫人凶手一案．並無關係．葛萊道．從我目光中看來．他夤夜到此．同遺留假髮兩件事．都是很重要的．我想狄克生一定也是如此想．所以千萬不要即行拋在一邊．不去偵查．觀得根究一下．纔是．若是來的果是陸克．他的到此．必有另外一個目的．赫欽思道．若使不是



第三十七圖

陸克．難道不會戴着假髮前來的嗎．此事我自有主見．我們何不拿着這個假髮去試試買禮去．若是陸克向來是使假髮的．買禮一定知道．或者他見普通美術家．都有披肩長髮．自己養不起來．所以戴個假髮．也未可知．說着．按叫人鈴喊買禮．買禮進來．赫欽思拿假髮問他．這假髮是誰的．他說不知．問他是不是他主人的．他也說不知．赫欽思道．你主人、向來戴假髮不戴．這個你一定知道的．買禮還是說不知．赫欽思葛萊急了．把種種話恫嚇他．下監哩．敲打哩．別人或者聽着有些刺膕不寧．買禮却是神色不變．他拿定主意不說．你就是將他放上電椅（西人死刑行刑處爲特殊建築罪人之判死刑者押送此處縛椅用電流殺之）．也是不說．赫欽思沒法．只得罷手．帶着假髮回警署報告狄克生．狄克生見了．也不很注意．他說道．大概這是個小賊．想去偷取東西．無意中作了這個喬裝．不然就是

那些好事的人・閑着沒事做・專門在外面找奇怪的事・自由行動・偵查蹤跡・因爲知道黃夜入人私宅・是犯法的・所以穿了這個喬裝・以防受人詰責・若是陸克自己要進宅中去・明明知道有警署中人在那裏住着・怎敢不改裝束進去・難道想自投羅網嗎・旣然想自投羅網・又爲什麼要從新脫逃呢・所以依我看來・那人決非陸克・好在你還要去找秦珠・不妨帶去給他一認・若是陸克頭髮・他必然知道・這個主張・葛萊也很贊同・他還指着假髮道・這假髮是巴黎假髮公司所製・製造得非常精美・你看不是上面還有製造家的花押嗎・赫欽思道・這也不能算得證據・好一些的假髮・都是從巴黎運來的・製造儘是精良・若是一定要說是陸克的・却還沒有證據・估量過去・一定是特製的・並且爲個人特製的・此人定製這個假髮・是何宗旨・局外人也無從揣度・或者有什麼高等美術家・要畫一張旅行音樂家・模型雖有・却沒有這種頭髮・所以照了模型頭的大小・向巴黎定製的・無論如何・像陸克這種沒有出名的美術家・金錢決不會寬裕・金錢不寬裕・怎肯化許多錢・去買這種飾品呢・我看論不定是假裝跳舞那天・來賓掉下來的・掉在什麼地方・却是不很明白・你昨天那位來賓・無意之中・給他找到・他想這個是絕好一種喬裝・將他戴了起來・料不到這是給你揪了下來・他失掉了一件儻來之物・說不定此刻還在那裏罵你哩・葛萊冷冷的道・你辯護得很妥貼・這也難怪你・你沒有親見他在烟窗地上・找尋東西時候的情形・所以有這許多議論・我却斷定他一定是陸克・不然就是特地裝了陸克來達他什麼目的・赫欽思聽得發起膩來・隨口答道・你以前也說過的・或者有些意思・將來總可以明白的・他雖是不很信葛萊的話・去找秦珠時節・却眞的帶了假髮去・想向秦珠詰問些蹤跡・秦珠本不願見赫欽思・經不起電話中赫欽思的堅執着一定要見・還要他一個人接見・不准托故推卸・並且自己立刻就到・一到就得見他・他這樣一來・秦珠沒有方法・只得允許・心中却不知怎樣有些異樣感觸・覺得像有大難將到的情形・所以赫欽思進去・一見秦珠・就看出他有些侷促不安態度・雖是可憐他・却因職務關係・心腸不能不稍爲放硬一些・向秦珠道・上次我們的談話・事後思索・總覺得姑娘講的話・還是不能開誠布公・這一次・却希望姑娘萬不可再行藏頭露尾・不然・警廳中爲偵查眞相起見・一定另外派人前來・那個人未必能像我這般和緩・那時姑娘就是不說・也是不能的了・姑娘是慧心人・諒來這裏面的輕重・也有別得來的・秦珠看見來勢不善・知道今天有一番口舌・定一定神・問道・先生有什麼事見詢・赫欽思道・第一件・那天晚間・在烟窗地上被害的白罕夫人手中・姑娘拿到的是什麼東西・秦珠一聽・急得幾乎要哭出聲來・赫欽思正色道・姑娘你不必如此・我是爲公事而來・就使姑娘要驚呼悲泣・也是不能改變我的方針・設或姑娘有這種舉動・我也會坐着靜候・等姑娘氣平之後・我還是要問・秦珠恨極・

雙眸似電的。看着他。叫道。你這人真是可怕。赫欽思道。要排除種種困難。也不得不然。現在就請姑娘見答。好問別的話。省得浪費時間。秦珠道。我沒有拿什麼呀。赫欽思道。姑娘你不可如此。我先聲白一句。虛僞的話。請不必說。若是姑娘想空中樓閣。造些故事出來。我可沒有這種工夫來聽。請向別人講去。我所要求的。是平正通達的實話。若是必不肯見教。沒法想。只能將姑娘解上警廳去了。秦珠道。不必見逼。我說實話便了。只是請你把這個問題。暫且擱過一邊。請問第二件便了。赫欽思顏色很悲慘的道。第二個問題。是白翠夫人究竟是你殺的不是。秦珠聽了。又神色驚惶起來。答道。不是。赫欽思仔細將秦珠端詳。覺得確是實話。慨然道。我也知道。姑娘決非殺人之人。只是這凶手是誰呢。姑娘也有懷疑之人嗎。秦珠聽他問到這句話。不覺激昂起來。答道。這句話却不能答你。無論你將我帶上警廳。將我押入監獄。將我縛上電椅。我都不怕。要我回答你這句話。憑我的話。陷人死地。我萬不願啓齒說着。他腦筋中刺戟過甚。說話非常激昂。也傷神氣。喘吁吁靠着椅背。一時說不下去。雖是如此。一般英武之氣。充溢眉宇。令人見了有些凜凜。赫欽思見了。暗暗讚歎。低聲道。這樣看來。姑娘對於他。也可謂仁至義盡。就是爲了他受些磨折。也是死而無怨的了。秦珠聽了。臉一紅。答道。正是如此。這句話纔吐出來。忽然覺得自己入了牢籠。頓時氣得他朱顏失色。縱身起來。指着赫欽思道。好。你真胆大。敢於用這種卑劣手段騙我。這樣看來。你的欺詐之罪。比我還甚。試問你有什麼權力。敢於……赫欽思搶着道。姑娘你不可如此生氣。你同陸克的交情。不說我也知道。至於疑心我想利用姑娘漏洩的眞情。使陸克有什麼不利。決無是事。我可以對天宣誓給姑娘聽。所以關於姑娘同他的事。問到姑娘。姑娘回答得愈眞實愈好。不必儘是隱瞞着。究竟姑娘同他已經有了婚約沒有。秦珠道。沒有。赫欽思道。姑娘有這種思想沒有。秦珠道。這個問題。似乎你沒有權力問的罷。赫欽思道。是了。我不問便了。這是誰的頭髮。姑娘認得嗎。說着。把帶來的一個紙包打開。把假髮取出。遞給秦珠。秦珠接在手中。雖是有些驚愕之色。却不過像一個孩子。見了一種古怪東西似的。只有詫怪神色。並無別種現象。看了一回。還給赫欽思。微微一笑。問道。你從什麼地方找到的。赫欽思道。姑娘看去。像是誰的。秦珠坦然道。很有些像陸克先生的頭髮。赫欽思道。姑娘斷得定是他頭髮嗎。他常常戴假髮的嗎。秦珠道。這個我覺得我自己也有些不解。看來雖是有些像。仔細想去。覺得又有些不對。他決不會戴假髮的。他年紀還輕。戴假髮做什麼呢。赫欽思道。陸克今年幾歲。姑娘知道嗎。秦珠道。我也不很清楚。估量過去。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這個年歲。還不像是戴假髮的時代。赫欽思道。有種人也有戴的。說着。見秦珠嫣然一笑。有些詫異。問他笑什麼。秦珠笑道。我笑的

這個假髮．倘然果是他的．失掉了．沒有別的可用．不知道怎樣難看．你猜他是不是一個禿子．說着又吃吃的笑了一回．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顏色一正．問道．這假髮你在什麼地方拾到的．赫欽思把那夜的事．講給他聽．秦珠道．既如此．這假髮決計不是他的．一定是別人裝着去嚇唬你們同事的．我們同事中．就有這種古怪的人．喜歡裝着別人．鬭人玩笑．這個．我看也是這一類的人幹的．赫欽思道．你不要輕下斷語．你不知道這個古怪人．還把放在烟室靠牆桌上你的一個小像都拿去了．秦珠叫道．啊喲．那個小像是羅密僧先生所畫．陸克先生的心愛之物．怎樣會給人偷去的呢．你能夠替我追回來不能．赫欽思道．我看一定是陸克取去的．既是他心愛之物．他也有這權利取去的．秦珠臉上又是一紅．輕輕的答道．那也容或是的．赫欽思驟然詰問道．他的被除不祥的東西呢．這是赫欽思的無上妙訣．常是冷不防詰問人家真相．常是得手．所以今天他也用這個手段．對付秦珠．秦珠聽了愕然．問道．他的什麼東西．赫欽思道．就是你從白翠夫人手中拿到的．秦珠聽了．神色有些改變．赫欽思已經聽到．只是不多一回．又鎮靜下去．答道．你方纔已經問過的了．為什麼你一定說我在白翠夫人手中．拿什麼東西．赫欽思道．有人看見了．報告我的．秦珠道．哦．我知道又是那個賈禮了．若是果然是他．我不願答你這句問話．赫欽思道．姑娘不可如此執拗．賈禮那天確是在姑娘背後．親眼看見姑娘低身下去．在白翠夫人手中拿那件東西．因為拿那件東西．所以姑娘右首衣袖上．沾了一點血迹．這點血迹姑娘已經承認過．自己將他洗掉的．秦珠道．你錯了．我並沒有拿什麼．赫欽思道．既如此．我只能對不住姑娘．要把這兩間屋子．細細搜檢一下的了．因為若是我不行搜檢．警廳中一定要派人帶了搜檢證狀來搜檢的．到他們來．更是不妙．秦珠聽見一個搜字．嚇得他戰戰兢兢．玉容無主．顫聲問道．你要搜檢我的住屋嗎．說話的情形．很是淒楚．赫欽思見了．深恨自己的職業．也覺得有些不情．只是事已如此．只得鼓着勇氣．答道．那是自然．我也是職務所寄．不得不然．好在姑娘既說沒有拿．就搜檢一下．也是無妨．若是我找不到．別人也不會再來騷擾的了．請姑娘見允．讓我細細檢查一下．到檢查終了．再向姑娘請罪便了．秦珠強打精神答道．好．你搜罷．赫欽思立刻動手．先從寫字桌的抽屜同書桌着手．外面裝着一件件細細的檢查．暗地裏却留心秦珠的神色．若是果然虛心．他的目光．一定向藏匿的地方．注射過去．果然這個方法．很有效驗．秦珠一個弱女子．怎知偵探們的狡計．不多一回．已經給赫欽思試驗出來．知道靠牆一張舊寫字桌的上層抽屜內．一定有些秘密．到走過去．秦珠已經驚惶失措．那個抽屜．並不很大．赫欽思將他全行拔了出來．放在桌上．仔細檢查．只見抽屜靠後一面．塞着一只白羊皮女人手套．抽出來一看．大小彷彿同烟室中拾到的那只一般．

手指上還有些血迹·秦珠看見給他搜出這件東西來·不覺失聲驚呼·赫欽思拿起那個手套·問道·姑娘這是你的嗎·秦珠道·不是·赫欽思道·眞的不是·秦珠道·自然不是我的·赫欽思道·這樣說·是誰的呢·秦珠的·我委實不知·赫欽思道·既不是姑娘的·緣何會在此地呢·秦珠聽到這句話·一則·恐怕惹人誤會·二則·自己確無隱情·所以定一定神·坐正起來·坦然道·我在白翠夫人身邊地上拾到的·赫欽思道·就是姑娘低身下去觀看時節·拾到的嗎·秦珠道·正是·那時雖是驚慌·覺得既屬同是人類·見他倒在地下·不能不低身一看·究竟是死是生·還有救沒有·這也正如你所說的職務所寄·不得不然·不過我的職務·是人類互助的職務·並沒有含着絲毫歹念的·赫欽思道·仔細一看·纔知道是死了·秦珠道·大概是死了·我當時很想摸一摸他的心去·只是他的抹胸上裝飾着許多飾品·一時摸不出來·後來……我驚慌得了不得·這也是人情之常·從來沒有見過死人·所以如此·剛好看見這個手套·深恐是



第三十八圖

我爲人的東西·留在那裏·要受嫌疑·所以拾了起來·跑出烟室外面去了·赫欽思道·這手套是女人的呀·秦珠道·我也知道·但是你爲什麼這般驚詫·難道女人不會犯罪的嗎·赫欽思道·無論怎樣·殺人之事·決不會幹的·秦珠道·你那裏會知道呢·大概你不信這件公案·是婦人幹的·都是因爲那紫銅書夾很重·決非婦人荏弱之力·所能舉起·這也是普通心理·你是隨波逐流·不肯獨具見地的·所以也跟着附和·只是愛美之心·人所同然·你說是男子所幹·究竟這男子同白翠夫人·有什麼深仇積怨·要下這種毒手呢·赫欽思笑道·姑娘說得不錯·只是說得女人太利害一些·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想把我們的目光·移往別處·省得專門注視你那陸克·你雖是也疑心他·却還竭力想包庇他·所以你的低身下去·仔細觀看·也想如有可疑之處·可以潛行銷滅了他·省得別人也疑心陸克·就是你去擘開白翠夫人手來·也是爲此·無論有無·必得擘開一看·方纔可以放心·姑娘·你究竟找

到了什麼來．秦珠聽了．把頭一低 答道．沒有什麼．他雖是如此說．赫欽思在閃談之時．早已留心看他眼色．到了此時．已經會意．知道那藏匿之處．猝然問道．是埃及石刻甲蟲式的神符(神符出埃及古塚中以王塚所藏爲最可貴)不是．秦珠聽了．神色大變．顫聲問道．什麼神符．赫欽思道．陸克的神符．他不是有個埃及神符．他呼他爲祓除不祥的東西．實體却叫他是石子．我見了你藏匿的地方．藏得眞好．所以會悟過來．不然．還不明白哩．姑娘你藏得眞好．你眞有本領．秦珠道．你講的話．我不明白．赫欽思笑道．姑娘怎會不明白．若是還不明白．我來拿出來給姑娘瞧．好不好．說着．也不再睬秦珠開口．解開右手袖口鈕子．把袖子向上一挽．走到一個球形琉璃魚缸前．伸手下去．在水底許多石子中．拾起一枚埃及神符來．確是石刻的甲蟲．上面密密鐫了蝌蚪般的埃及文字．仔細一看．讚不絕口道．眞是件寶物．眞是件珍品．大概就是姑娘從白罕夫人手中．取到的那件祓除不祥之物了．秦珠見赫欽思這般利害．自己藏的兩件東西．全數給他抄去．很是吃驚．只是想到自己廢了許多心思．擔了許多驚恐．深怕陸克受累．替他藏匿起來．不料還是給這個惡魔取去．拿到之後．還用這種話言．來奚落我．不覺又大怒起來．厲聲答道．不錯．我是在那死戶手中拿來的．你去報告長官請功去罷．赫欽思站起來．拿着那兩件東西微笑道．姑娘說得不錯．我正想回警署．報告我們檢察官狄克生先生去哩．

（待續）

徵求

(一)鄙人欲徵求「美術專號」、「女學生專號」、「家事研究號」、「配偶選擇號」各一册，每册將以郵票一元（或現金亦可）奉酬．殘缺或污損者璧還．但亦略具薄酬．如蒙割愛．請寄「天津英租界二十一號路耀華里三條四十二號劉行素」收．

劉行素謹啓

(二)鄙人欲徵求婦女雜誌「離婚問題號」、「婦女運動號」、「產兒限制號」、「娼妓問題號」、「配偶選擇號」、「新性道德號」、「女子擇業號」、「家庭革新號」、「愛之專號」、「女學生專號」、「美術專號」、「家事研究號」、「桐蔭讀物號」．皆願以倍價之書籍或小說爲酬．污損及殘缺者璧還．如願割愛者．請寄至南通城內侯家巷一號金季欣收．來件請用單掛號．

金季欣謹啓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

——規則——

(一)範圍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復。
(七)關於藥物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復。

(四百八十六)

問 (一)有些人雖食得多，又不運動，都不致患肥病，有些人又減食，又運動，仍不減肥，反而更加肥者，其理何在呢？(二)我昔時食得多(一日三餐，一餐三兩飯)，且常運動，而極瘦，及至去年(十八歲)因運動傷足，臥床二十日，不料因而肥胖起來，三四月來，更日益肥，我恐再肥，總開始減食(一日以二餐，一餐只食小中碗)，又每日至少行一小時的運動，此法行了半年，仍不見效，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停止一個星期不吃東西，這法可行否？(三)我的手背，因生小瘡，潰爛而有膿血，至今已逾兩年，而仍不痊，請問有何藥可治之？(四)我的月經，已經滯了六個多月了，及通了，亦不過來了一次，且血極少，就停止不來了，然並沒有什麼病，祇頭痛，且我的身體，反之爲了滯了六個月的月經，而增胖的，這是什麼緣故？治肥病的方法可否於打通月經入手？

陳馨文

答 (一)身體的肥瘦，雖然直接關係於飲食和運動，但大部分却有關於內分泌腺的，所以吃脂肪性食物的人，有的果然肥了，但有的因爲甲狀腺機能亢進，反見瘦削，有的雖不吃脂肪，但若生殖腺機能減退時，也要肥胖的。(二)你的體肥也許是少運動之故，但答你第四條的問題，就要談及生殖腺機能的關係了。若照你的意願，想停食一星期，又何苦呢？(三)無甚藥可醫。(四)宜從調經入手。

(四百八十七)

問 (一)我的身子很弱，十三歲已通經，每次經來，則頭暈眼花，並且來得很多，每月因經來得太多，就不敢出街，我是一個學生，每月請一個星期假，令師長們對於我很不快，請問先生可有什麼法子呢？(二)我的手無論冬夏天出汗如雨的，可有什麼法醫治，乞示知。(三)我從十五歲那年，面上起了很多雀斑，因我十三四歲時很喜搽粉，後來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買了很多雀斑水搽，去斑霜搽，搽了數月，未有稍效，請問有何種藥，能去此斑的，請示知。

顧亭亭

答 (一)可服補血的鐵質劑，使身體十分強壯，來潮之前試服 Sedormid，或可有效。(二)常行冷水洗手，再撒以收斂性藥粉。(三)很難治。

(四百八十八)

問 鄙人有妹現年二十一歲，自十六歲至現在，體高並無增加，而日漸肥胖，尤以下部(臀部及腿)爲最，體重一百十五磅，而高祇四尺，行路甚艱，作事亦覺不便，余曾閱貴社雜誌，在貴欄內，似有一種藥可治此病，惟惜忘

其藥名，今特請將此藥名及服法並普通藥房有否出售，一切請示知。

顧國英

答　肥胖稍難使之瘦小。試服新藥 Iodipine 或請醫師注射 Thyreoidin 或可奏效。

（四百八十九）

問　（一）余年二十歲，尚未結婚，身體衰弱，而兩乳甚豐育，并有結節發硬（卻不是常有的）不知是何原故？且行動時，輒易震動，甚感不便。近乃慣服小背心（卻不十分緊窄）不知有無妨害？但余每早必行呼吸一次，可有補益否？祈示知！（二）每次行經，頭二三日，前後陰均往下墜，腰骨疼痛，未審是何原故？更兼事務紛忙（并非勞力的工作）刻難休息，是以苦痛異常，若長此以往，可有危害否？有何藥何法可治？望速詳示是盼！（三）鄙性好潔，雖大寒，亦必隔一日洗浴一次，即行經時，生殖器亦照常洗滌，且均以溫水，冬天亦未嘗用火爐，如此，對於衛生上有何利弊？望示知！惟平日常聞一般老人說：生殖器不宜勤洗，若遇行經時則更不宜洗，否則將有性命之憂！并引例為證。不知此種言論確有事實，可相信否？亦請示知，為感！（四）女子二十六歲，與二十九歲之男子結婚，其結果如何？其年齡可相當嗎？

王安英

答　（一）乳房發育，不必強壓，因強壓有傷肺部呼吸，且能妨礙將來的生育。（二）可於月經來潮時休息一二天或能佳良。（三）清潔甚好，老人家的話不必相信。（四）男女相差三歲，沒有什麼關係。

（四百九十）

問　（一）余自十四歲行經，現在已二十歲了。每次祇五日即完，常見他人有一星期餘。不知是那一種日數為合宜？（二）每次行經前後，有一種白色液物，較平時為多，不知是否白帶？（三）滿口牙齒多腐敗，雖勤刷亦無效，而又以經濟問題，不克取癒，致蛀穴常流血，且每睡醒，有口臭難聞，十分厄陣，不知有何藥可治？望即示知，是盼！（四）每日早晨未進飲食，即至園中散步數分鐘，雖大寒亦若是，未審有無利弊？但除此則終日無暇行動。

榕城郭瑞

答　（一）月經來潮持續五日或七八日，均不能不算正規。（二）經前有白色分泌物，乃子宮或陰道內所排泄者，生理的亦時常有的，不能算是白帶。（三）可常用百分之二硼酸鉀水或百分之三硼酸水洗口。（四）甚好，可常這樣。

（四百九十一）

問　（一）我自從來潮，到了現在，性器還是沒有發育，曾經西醫檢驗，說是：「外腎尿道，必須用解剖法，或有希望。」不知解剖性部危險否？病原是不是先天不足？現在若不設法醫治，他日能得治癒否？（二）我從前因為運動不得法，致使在飯後行得太快，或是平時走路行得太快，或是做些劇烈運動，在肚臍孔的左右，痛得不會行路，曾經西醫生醫治，說是：「積血症」。但不會全癒，不知何故？（三）我現時雖然常運動，但是終不見得有什麼效力，身體依然是很瘦弱，不知何故？（四）我在夏天，常往海中洗浴。但是時常發生頭痛，在家中洗冷水浴，亦是要發生病症，不知何故？

鍾烈黎

答　（一）不妨用手術。生命並無危險的。（二）飯後勞動，因胃腸內還藏有下垂之積，故發生疼痛。雖不是病。（三）運動，同時多食有益的食物。一定可以見效。（四）因頸內血管充血之故，以後可改行溫水浴，或浴後用力摩擦全身，可止。

（四百九十二）

問　（一）鄙人今年二十一歲，身體肥滿，精神極弱，年來每於行經前一二日，四肢均無力，腰脊疼痛欲折，下腹脹悶，及經潮時，小便覺微痛，下腹亦墜墜，至經行一二日，則體痛俱癒，其病源不知是否因初行經時，吃果實太

多及冷水洗的所致，敢乞授余以衛生上之方法。(二)下腹肥大如孕(余尚未結婚)，非但不美觀(且行動上甚感不便)，近欲用長綢布條紮束，又恐血液發阻，不能流通，故未敢實行，懇示紮束有無害處？(三)每當天冷時陰道內常洩出一種粘液，色白或微黃，却不甚多(但較天熱時又多)，不知是否白帶？(四)每夜臨睡時必須速續兩次小便纔上床眠，否則(或多或少)徹夜小便頻數，不得安枕，且當冷天，日間小便亦有八九次，熱天祇三四次，不知是何疾病？　李玉英

答　(一)恐係子宮位置因體肥而不正，應請婦人科專門西醫診治，水瀉與冷水等均無關係。(二)大約係體過肥之故，紮緊未必有效。(三)子宮或陰道內有病，故有白帶。(四)因下腹部太肥故，壓迫膀胱而起尿意頻數。夏季因發汗較多，故尿量少。

(四百九十三)

問　(一)鄙人體甚弱，心常跳，有急要事，則跳動更甚，兩手如冰，氣力短促，不能暢所欲言，是何原因，有何方法補救？(二)遇身骨節常作痛，有時竟凸出，但不數日又縮平，不知是何原故？(三)欲學醫術，可讀何書？請介紹數本。(四)家母年五十六，終日操勞不息，去年春已停經，近忽於上月十九經水遽至且多，人亦衰憊，飲食驟減，不知是否操勞過度，或有他故？　李瑞仙

答　(一)大概因精神薄弱之故，須多休養。(二)應診斷後可知。(三)商務書館西醫學書甚多，可就近索目錄。(四)此種病狀，子宮內一定有腫瘤等物，應急送請婦科專門西醫診治，或須行手術割除。

(四百九十四)

問　(一)腋毛去除以後，有不宜處否？(二)余脫髮已三四年，每日脫落，多少不定，也還生長，頭皮多，不甚癢，是否髮根有病？何法使之不脫落而增加生長力？　曾玉華

答　(一)腋毛是天然減少腋下磨擦之物，不可除去。(二)頭髮總有些要脫落多少，不必警慮

(四百九十五)

問　(一)余母身體素弱，於五六年前曾患咳嗽，氣甚喘急，每日必吐白沫痰數碗，而以晨時尤劇，或帶血絲，夜間體溫加高，經醫生查驗，或謂肺癆，或謂胃病。今雖稍痊，痰亦減少，惟仍不能輕視，請問先生：此究係何病？有完全復原之希望否？(二)於該病期中，發生生育問題，有無影響於母子兩方身體。哺乳問題何如？(三)手足溫度常低，是何病徵？(四)在校月經停定，在家則按月行通，何故？於身體上有無利害？　淩霞

答　(一)恐係肺病與胃病。但若要確定，須診察後纔行。(二)在此病中生育，須看母體獲得利益不利益。若過分獲制恐有不利，哺乳決不可行。(三)須行診察。(四)恐校內生活不良，學校衛生不注意之故。

(四百九十六)

問　(一)我每夜多夢，身體非常瘦弱，飲食非佳饌不能入口，友人勸我獨宿，現已實行二月，仍不見效。這是什麼原故？什麼藥可以治？(二)我因為年青，很容易暴怒，怒極時擲椅窗，碗及一切用具，前次我因小事致怒，起患吐血之症，醫生云，係暴怒所致，此症對於身體有否大關係？什麼藥可以救治？(三)我妻子的妹妹，年十六歲，願和我結婚，不知結婚後對於種族上有否關係？　劉膺臨

答　(一)大概係神經衰弱，宜休養精神多食滋補食物，藥品的效力很少。(二)應當修養性情，吐血很有害於身體的，尤其怕忍怒之後傷及腦血管，實覺危險萬分。(三)與妻妹結婚，雖係血族關係，但已有妻的恰引起法律的糾紛罷？

(四百九十七)

問　(一)先生曾稱肝油最滋補，但不知以何家製者為最精良，請評示。

再魚肝油與牛奶比較，何種補力爲最強？（二）患近視眼的人，有何方法補救，有人說要配帶近視鏡，方可不致愈近愈深，且可恢復與常人的眼一樣，此說確否？配以何種近視鏡方合，那家製的爲最優？（三）關於西藥的藥性賦歸中文的有何出版物，請以出版地點及價目示知。　　嚴天民

答　（一）魚肝油與牛奶各有各的好處，魚肝油係純粹脂肪且多生活素A，宜於瘦弱虛勞的人。牛奶含蛋白質脂肪和糖類且易於消化，宜於腎病胃病的人，魚肝油以乳白色的司各脫牌子最好。（二）一定須配準確的近視眼鏡。（三）商務印書館有藥理學，家庭藥物學，均可供普通人的參考。

（四百九十八）

問　（一）內人懷孕將三月，誤服五洲藥房之女界寶，是日下部忽放黃水，如是者約十日，繼見月經，色赤而多，類似崩經，乃停服女界寶，擬請中醫診治，後經赤色者止，而黃水仍放下不已。請問是否服女界寶之影響，對於胎兒，有無關係，應用何法，可止黃水。祈詳示爲禱。（二）賤婢鼻管時放鼻紅，來時其勢不可遏，用盡各法無效，歷二三小時始止，所出血色鮮紅，爲大半盃碗之多，見之殊屬可怕，未知用何法可治此病，盼示。　　朱上興

答　（一）關於來函訊問市上的含有毒質和危險性質的騙人的賣藥，我們早已聲明不答覆的，現在你們用了這類賣藥而發生危險，我們爲希望讀者得正當的指導起見，不得不特爲答覆。大概你所說的女界寶，一定是通經藥之類，含通經藥的性質，無非使下腹部充血，鼓動子宮運動，所以孕婦服了之後，胚胎有分娩排出，幸而停服得快，否則危及胎兒和生命。以後凡遇報紙上登載的現存賣藥切不可服，在東西洋各國，國家法律完備，所以藥房的現存賣藥，一律禁賣，就怕民衆誤服貽害呀。（二）婦女有時以月經困難而發鼻衄的，叫做代償性月經，也是每月翻來的，你所問的大概屬這一類，須從調經入手。

（四百九十九）

問　（一）知識告訴我們，肥胖的人，要多運動減食，但所謂減食，是減少食物呢？還是減少脂肪的食料？（二）大腿肚腹上，發生若許多寸長的毫毛，什麼緣故？是不是少洗澡，用什麼方法去除？　　鄒玉爕

答　（一）只要減食脂肪，多行運動。（二）這關乎各人的體質和遺傳，並無什麼關係。

（五百）

問　（一）鄙人年二十歲，於民國十六年七月受西醫施割鼻骨後，至十月時，月經來潮，在第一日覺肚內微痛，第二三日稍加劇烈，第四五日如第一日，第六日經血痛亦止。於近數月未有調理，於前兩月痛且加劇，坐臥不寧，如此疼痛，有害生育否，應如何治理。（二）鼻流鼻涕膿有數年，於每年經鼻科專門西醫醫治，轉有一年，雖覺鼻涕少些，但尚未除盡，有無醫法良藥可治。　　曾瑞華

答　（一）恐子宮位置不正，宜請婦科專家西醫診治。（二）試常行冷水摩擦全身，使皮膚強固，可冀痊癒。

（五百〇一）

問　（一）去年肛門邊忽生一泡，如指面大，懸痛不堪，數日後即破，流黃水甚多，痛亦去，惟從此常流少量黃水，源源不絕，用紙擦之，常見微血，且時覺癢癢，天熱行路稍多，則流黃水多而癢亦甚，觀之僅有一碎紋，好像被指甲掐碎者，但久不收功，不知是否痔瘡，須用何藥？乞示明。（二）女子產後，欲其身體十分強壯，勝過未產之前，應如何調養，用何補品，有人云專食雞汁十餘只可以強健異常，究確否？　　賈士蓮

答　（一）是肛門瘻瘡，宜請外科醫生割治，並多多步行，可以不復再發。（二）只要飲食增多，不必服用補品，不如多吃些雞肉，牛肉，牛乳，雞子等好。

攝影術顧問

（九十四）

問　（一）攝影書籍上配合顯影液方法，用於底片及用於燈光紙者，皆不相同（即分量不同），二者不知可否通用。何以市上配就的顯影藥，既可用於底片，又可用於燈光紙？

（二）新編攝影術上所說的 Amidol 顯影方，用愛素紙 Azo 是否合宜？

（三）感光表上每多 1/2 1/10 秒等字樣，但普通鏡箱上大半無此樣自動快門，不知有何法以計此種適的時間？　陳逸章

答　（一）顯影藥，大都可以顯底片及燈光紙。但是像貝路加力克酸（俗稱輕紛）等顯藥，容易染紙成色的，故不能爲燈光紙顯影之用。市上出售的顯影劑，可以兩用的，大都不是貝路加力克酸，而爲米多爾桂拿爾的一類。

（二）可用的，且甚合宜。

（三）快門上所標的分秒，每用簡寫，如 1/2，只標一 2 字，餘可類推。尋常鏡頭雖不備此樣快門，但以已意估計，練熟，當不很難。以精密而論，感光表上所說的合宜數，鏡頭上所標的秒數，亦不過示其大概，要在善自運用耳。

（九十五）

問　（一）新編攝影術二十八節，澤寶紙之調色液第三種，變青色後，用阿摩尼亞水洗之，不變紫色。何故？

（二）我於去年十一月買 Agfa Film-pack 及乾片，今年二月將兩種同時攝影；光圈，位置，及曝光時間，均不變動。以主用 Amidol 之顯影方顯影。結果乾片則黑白分明且厚，Film 雖黑白分明，但十分薄。經加厚法始能曬像。此種現象，是否因 Film 太陳舊？抑顯影方不合用？Film 的顯影方，最好是那一種？

（三）拜耳燈光紙（Tngal Bayer Gaslight Paper），單用大蘇打（Hypo）定影，稍久，則影全褪。何故？有何法使其不褪？伊卡公司之定影粉，如何配法？

（四）影中身相，未經過「補筆法」，總比不上照相館的美麗。未知「補筆法」如何學習？用何器具？又補筆時，先用一種似油質塗過，那種是什麼油質？　廣州關存真

答　（一）爲阿摩尼亞水的濃度不足（即已走氣）的緣故。

（二）軟片包裝的方法，容易受潮氣，常致感光度減小，所以用軟片攝成的底片多嫌薄的。在各種感光片說明上所記的顯影方，則由該廠家所考驗過的，依其方法配用，當必格外合宜。若配好的藥品性質已改，則又在例外了。

（三）未知所用大蘇打的分量濃稠否？像片入過濃的大蘇打水中，或浸入過久，常有褪色的患害。伊卡公司定影粉的配合法未詳，大概就是酸性定影法的一種吧。大蘇打化於水，再加亞硫酸曹達或醋酸或檸檬酸少許，即爲酸性定影水。此定影水，定出的影，當可稍稍清明些

（四）常人攝取半身像不及照相館所攝的美麗，一半固在補筆法，一半則在攝影用的玻璃房配光平勻的緣故。學習補筆法，如能得師指示，進功甚易。至於器具，則用修像刀，鉛筆，修像架等。鉛筆則用白漆擦抹之。所云的油質，恐也就是白漆？待考。

社啟四

——規則——

（一）每函至多以四事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能過一百字

（三）信件須直寄本社

（四）函由局寄來者恕不接收

（五）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六）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十五卷三月號徵文（十八年二月十五號截止）

(甲)鴉片地獄

(乙)自古多情損少年

附徵

◉各地方貧苦婦女的情形

◉各地方的珍談與笑話

◉各地方著名風景的紀事及照片

◉婦女時裝的照片

◉結婚時照片

◉名媛的照片

◉嬰兒的照片

◉愛讀本誌的諸女士肖像

下期要目預告

○汎太平洋婦女大會與中國婦女

○婦女運動與婦女今後所當注意的

○女權的運動

○女子自身的革命

○海外的婦女

○麻刺甲的女僑胞

○寶山的飾終典禮

○閭里的飾終情形

○女僕問題

○美裝新裝與奇裝異服

○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

○古佛

○鄉夢的殘者